



Brother Andre

王山奇人

—— 安德修士 ——

杜寶田 ◎譯

譯者簡介

譯者杜寶田神父，河北趙縣人，前新竹教區杜寶晉主教之胞弟，一九四八年晉鐸後，赴羅馬讀教會法律，畢業後，被派至加拿大東部蒙特婁市，為華人堂區服務已有四十八年之久。



Brother Andre

王山奇人

—— 安德修士 ——

杜寶田 ◎譯

聞道叢書發行旨趣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發行各種叢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給教內同道提供研究現代問題的資料，以加強其對現代教會與世界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幫助教外朋友了解教會對現代各種問題的看法，進而認識基督救世福音的真諦。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是「忙」，沒有時間讀書；但在「知識爆發」的今天，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不斷充實自己，趕上時代。聞道叢書就是針對此一需要，為各位讀者提供忠誠的服務，每兩月出版一種書，讓大家享受一餐精神食糧。我們不敢奢想—所有出版的書都能適合每一個人的「胃口」；但是，假如其中能有一本使您滿意，我們就會感到非常滿足，因為出好書是我們的最高理想！

「聞道」一詞，顧名思義，就是孔夫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大道理；「聞道社」的英文名字叫做WINDOW（窗戶），音同意亦略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動機，是要教會打開窗戶，呼吸一些新鮮的精神空氣。

聞道出版社同仁本此目標努力奮鬥，六十四年曾獲省府新聞處獎狀（編字新一字第一〇三一〇號），足見此一理想已獲得社會人士的認可。聞道社同仁自當奮勉前進，尚祈各位讀者以訂閱、批評、介紹的方式，協助我們成長並光大此一出版理想。

天主教台南教區聞道出版社謹啓

王山奇人 安德修士

卷頭語	I
第一章 母儀流芳	1
第二章 聖 召	11
第三章 播 種	19
第四章 破 蕾	29
第五章 發 展	42
第六章 信 賴	56
第七章 謙遜誠樸	67
第八章 愛 德	76
第九章 缺 點	88
第十章 虔 敬	97
第十一章 內修生活	108
第十二章 聖人中的一對	122
第十三章 生命的末期	132
第十四章 凱 旋	141
第十五章 雖死猶生	149

卷頭語

自幼受了家父的影響，對聖若瑟就懷有一種依恃之情；來加拿大蒙城服務後，每年總有幾次登王山去朝聖；遇友人到來，更自告奮勇，導遊王山聖若瑟大殿，順便作次朝聖。一九六五年末，接任華人堂區工作，不出三個月便受強迫遷移的威脅，當時不免手忙腳亂，不知所措，陷入一籌莫展的愁城。日後回想起來，確實難以明白上主的計畫。初任堂區主任，各項牧靈工作正待策劃，堂區善會也急須創立，偏偏又遭遇上經濟的困擾；所幸，由默思大聖若瑟的生平，由這位聖家的司庫人身上學會了信賴上主的照顧，疑難徯徨之中而不失去信心。廿餘年來立意將聖若瑟的忠僕——真福安德弟兄的小史，譯成中文，宣揚聖若瑟的敬禮。幸逢今年獲得較長的假期，才完成了這項夙願，感謝天主，此外又煩勞寶血會區綺雯修女和姪女孟閣的謄寫工作，特此鳴謝。希望藉著這本小書喚起人們對於大聖若瑟的信賴與敬禮。

(一九八九年八月)

第一章 母儀流芳

加拿大蒙特立耳市（Montreal）東邊的平原，矗立幾座不相連的孤山，山間有一「聖格里村」（St-Grégoire），村民常以驕傲的神情，指著本村通往瑪利鎮（Marieville）公路旁的一片土地說：「他（安德弟兄）就是在這裡出生的。」

但是安德弟兄住過的房子，一點痕跡都不存在了。這兒建立了一座花崗石的大型十字架，紀念這位謙遜的會士。相離不遠的孤山，彷彿一個皮毛不全，露出骨架的死怪物。一個深秋（十月）的下午，萬物像進入幽靜內，想到夏季的烈日，令大地生氣蓬勃；如今都已銷聲匿跡，遍地是濃濃的憂鬱秋色，綠色退化成為棕黃色，雜以紫或鮮紅的楓葉。我正在撫今追昔的時刻，忽自村中傳來響亮的鐘聲，顯然是為慶祝新受洗的教友而敲。鐘聲勾起我記憶中已褪色的往事。

一八四五年八月十日，在鵝卵石堆砌而成的教堂上的銅鐘，忽然響了起來，向一隊貧苦的鄉下人表示歡迎。饒舌的三姑六婆，看著這夥行人，便嚷道：「又是依撒·百塞特（Isaac Basset）帶兒子受洗，這該是第八個了！」

這回只是補行儀式，因為嬰兒剛生下來已經接受了緊急洗禮。該教堂神父預料：「這個嬰兒活不久。」他在登記簿上寫：「一八四五年八月十日，本人為阿爾福（Alfred）補

行洗禮，他在昨晚出生，本堂區木工依撒·百塞特（Isaac Basset）與柯的德弗茜（Clautilde Foisy）的合法兒子。代父是愛德華·百塞特，小兒的伯父；代母則是約寒特弗茜，小兒的姨媽；他們與小兒的父親都不會簽名。本堂西維斯特神父（Sylvestre）簽署。」

賴慈母無微不至的照料，小兒並未夭折，不過先天虛弱，一生不得健康。他的父母於一八三一年九月廿七日在聖瑪迪（St-Mathias）村結婚。父親是木匠兼造牛車，由他孩子們受洗的登記簿看出來，他時常遷移並無固定房舍。

安德弟兄，並不像聖保祿、聖思定或福高神父（Père de Foucauld）等人，有轟轟烈烈的皈依史，他自母親的懷抱中，就成為心潔志清的基督徒。在上主的照顧下，默默地修養篤誠的美德，他是魁北克（Quebec）農村子弟，那裡仍保著法國天主教徒的傳統。

自幼，母親就培育他成為天國的子民。小阿爾福（Alfred）的母親，是模範教友，溫良賢慧勤勉工作，雖然目不識丁，終身活在鄉下，又加上子女眾多，但她仍會妥善教養她的小兒阿爾福（Alfred），開始學叫「爸媽」時，也學會叫耶穌、瑪利亞、若瑟等聖名。小兒認得地上的家，同時也認識天上的家庭。

我們受洗時，上主固然賦與超性的生命，但父母應負責培育子女的精神生命，使之配合超性生命的發育。兒童的心

靈好比一張蠟紙，第一次劃上的痕跡永遠不會消失。俗語道：「三歲定八十」，一個人的成就，多次是在母親的膝前就已注定。這個幸福的家庭住在村頭的孤宅，八個天真爛漫的兒童嘻笑聲整日不斷。四年後又增加了兩張吃飯的嘴巴，父親的收入微薄，無法維持一家的生活，只得離開聖格里村（St-Grégoire）遷往法漢鎮（Farnham）。一八五五年的二月廿日，一家之主在山林伐木時，不幸被倒下的巨樹壓死，而永別了他的妻兒們。

阿爾福（Alfred）對父親只留下了模糊印象，他時常提起的只有母親。「媽知道我先天不足，有些偏愛我，她時常抱我在懷中，我卻非每次都吻她。趁別人看不到時，她偷偷給我糖果……晚上家中念經時，我跪在她身旁，手摸著她的念珠。」

「媽只會微笑，溫柔的微笑，就連在她去世以後，我還屢次見到她在微笑。她未曾講話，但慈祥地注視著我……我很少為她祈禱，然而我卻多次向她祈求。」

可見這位慈母雖在天上，仍小心培育兒子的心靈，使他自幼便異常虔誠。有人向他的一位姐姐開玩笑道：妳老弟小時也像常人一樣淘氣，未必是小天使。她答道：「如果你認識他，你一定不會如此說。他很小很小的時候，便到法漢鎮（Farnham）的聖堂內長時間地祈禱。」

這位堅強的寡婦，仍竭力奮鬥兩年，維持她的家庭，但

最後終於倒了下來：因為她深夜不眠，內外勞碌，再加上省吃儉用，便患上了肺癆。她只好投靠聖柴賽村(St-Césaire)的妹妹—茂德納道夫人(Timothée Nadeau)；只有阿爾福(Alfred)跟在身邊，其他的孩子，都分配到別的親戚家裡寄養。由於妹妹的細心照料，小兒的膝前承歡，使病人苟延了一些日子；最後終於不治。臨終前，她把孩子們叫到床前，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廿日，她給孩子們留下最後的遺言。肺癆患者常是至死頭腦清醒。她向他們說：「可愛的孩子，你們的爸爸已經離世升天兩年了……，現在輪到我了，為我祈禱吧！你們記得爸的墳墓在哪裡……也把我的遺體葬到法漢墳場，你們爸爸的身旁……我在天上不會忘掉你們……。」

一隻隻小手，好像要她強留在世上，可惜這位慈愛的母親不得不離開他們；阿爾福(Alfred)在旁涕泣如雨，無言以對，此情此景使他終生難忘。弱小的心靈被這種悲傷包圍，已感覺不到人世的快慰，只有一心嚮往天上的事物了。

做母親的人，最擔心自己的兒女在世忍苦犧牲之後，能否得到永生的賞報。小阿爾福(Alfred)的母親死後，第一次面對面見到天主時必會喃喃自語：我只是個窮苦的寡婦，在我微賤的生命中結出了果實，送給世界十個子女；我雖然目不識丁，且有繁務纏身；加上我的生命特別短促，可是我只有勉勵教育他們敬拜祢。他們原是祢的，求祢照顧他們吧！

我們也可想像到天父的回答：這些孩子將成為妳天上的榮冠，在妳的阿爾福（Alfred）周圍，妳要看到他以祈禱熱淚所掙得的靈魂，他將引領好多罪人走上得救之路。

母親葬後，孤兒們只有含淚辭別墓園。阿爾福（Alfred）回到姨母家，這位姨母的體格與性情都酷似他的亡母。姨丈外表沈默寡言，但他心地非常慈祥；阿爾福（Alfred）就成了他們的養子。剛入修會給他們寫信時，常流露出自己內心孝愛的真情：可愛的姨丈姨媽：得入修會，心中異常愉快。不過我不會忘記我的恩人……可愛的姨丈，我沒有立刻答覆你的來信，因為想等到你的主保慶辰，才給你寫信。我們家族的習慣，父親的主保日，一定要獻上一束鮮花。我能獻給你的最珍貴，最馨香的花束，便是紀念你對我的恩愛，除了念念不忘你的辛勞與照顧，我還能再獻上甚麼貴重的花束？

茂德納道，粗壯勤勞，心地慷慨，一心想把兒子們連外甥在內，訓練成彪形大漢，來日可以經得起風暴，自立門戶……這竟使瘦弱的阿爾福（Alfred）怨恨起亡母對自己的過度溺愛。有一次他曾坦白地訴苦道，姨丈是一位粗壯的農夫，以為人人都該和他一樣健壯！

很可能這位胼足胝手的硬漢，曾對失去母親而不斷啜泣的外甥說：夠了，不必再多情善感，哭泣不已！你已經十二歲了，要開始幹活了。我在你的年齡，已經自食其力、下田工作。你總要設法獨立，自奔前程，我也不是有錢人家…

…。你的體格不太好，又不想念書，我想最好讓你到鞋匠那裡做學徒。

小阿爾福（Alfred）自然樂意接受，因為他一生都不曾推辭辛勞，只是體格軟弱，往往勞動過度而已。我們這位少年馬上專心做學徒，整日伏在厚厚的牛皮上，學製粗硬的牛皮鞋。一不小心便被錐尖刺傷，或把手指錘疼，因而引起胃痛，一生不能痊癒。

阿爾福（Alfred）因此學會對病人和勞工的同情；日後想起自己蒼白而又弱小的身體，負起這粗重的活計，不禁自嘆力不從心：「你們知道，在鞋匠舖內，終日趴地下，不停地揮錘猛打，不會幫助我的消化。」

在這個時期，阿爾福（Alfred）要準備初領聖體，他對第一次領聖體的熱望，我們不難想像。孤兒對熱心亡母的教訓，記憶猶新；來日終生長期朝拜聖體，都是從這時期養成的。本堂神父卜望沙（Provrençal）是一位熱愛聖若瑟的神父，親自準備他的初領。阿爾福（Alfred）也風雨無阻地上要理課，恭聽聖經故事，他時常想到聖若瑟如何照顧小耶穌，可能那時他已立志效法這位勞工聖人，照顧活在自己靈魂裡的耶穌聖嬰，並以最誠摯的愛情在聖體聖事內接受他。

從阿爾福（Alfred）初領聖體的照片，就可說明：貧血而病弱的面容，陪襯著一雙發光的黑眼球，一眼大一眼小，表現出溫柔而堅決的神態。

某晚，阿爾福（Alfred）病疼不支，納道夫人幫他脫衣上床，見他咬緊牙關，強忍劇痛，向他說：「你在衣服下面帶的是甚麼呀？」「沒有甚麼。」「讓姨媽看看，孩子！」她終於發現一個皮帶上邊，穿著幾根鐵刺。「你瘋了嗎？像你這種體格還能作這種補贖嗎？」「姨媽，這是我許願要做的克苦，以後不做了。求妳原諒！」

姨母內心驚嘆之餘，抱住外甥而不停地親吻；但過了不久，她又得為他除掉一條纏住腰間的鐵鍊。姨母責斥之下，只說「我不再做了」。不久他又找出第二種克苦的方式。他的表兄弟們對這種反常的行為非常注意，不時向母親反應：「媽，阿爾福（Alfred）不睡在床上，而躺在地板上……。真的，我也見了。」「阿爾福（Alfred），是真的嗎？」他低下頭，不作聲。「你沒病找病，不可再這樣糊塗了。」

小表弟雖待他如長兄，但有時卻惡作劇玩弄他，令他多次躲在牆角啜泣。天主在種種痛苦與困難中，磨鍊他，以便負起他來日的使命，使他成為工人的最好楷模。天主的上智使他嘗試各種不同的行業，由鞋匠學徒又轉為麵包廠的工人……。

一八六〇年四月五日，姨丈跟著採金熱的人群離鄉遠走，到加利弗尼亞州（Californie）採金礦。當時的政府，忽視農業，也不求改善，於是魁北克（Quebec）的農夫大批的走上了這條西征的道路。

這時阿爾福（Alfred）已十五歲了，在名叫魏邁（Ouimet）的人家作農工，住在聖柴賽村（St-Césaire）的附近。阿爾福（Alfred）的為人爽快聽話，奮力工作，與其他的青少年最大的不同點，是別人玩耍，他卻祈禱；下雨天或休息時間，他念玫瑰經，追念亡母。

本堂卜望沙（Provrençal）神父教他特敬聖若瑟，他便習慣與聖若瑟神交密談。漸漸地這種敬禮溶化了他的生命，這位天上的模範工人，成為他生活的典範。而聖若瑟也自天上助佑他，邁向聖德的高峰。

聖若瑟親自引導，使少年的他，內修生活日加進步，成為若瑟的門徒；他並熱愛耶穌的苦難，努力效法；他神修的輪廓漸趨明朗。阿爾福（Alfred）一生的特徵就是：效法大聖若瑟，與受難的基督心心相印。有兩件軼事可証明他神修上的境界，以及超人的慷慨。

在一次拍賣會上，魏邁先生買到一尊苦像，回家後，見到阿爾福（Alfred）目不轉睛地左右觀察，遂道：「你喜歡他嗎？」「不錯，先生。」魏先生馬上將苦像送給他，此後阿爾福（Alfred）每晚放工後留在農倉裡，遲遲不歸。農人便去看個究竟：發現他正端跪在高懸的苦像下祈禱。

幾天以後，阿爾福（Alfred）工作很不自然，查明後發現他身上帶著一條重鐵鏈。

同一時期又有一件插曲，說明他天使般的純潔：一天他

被人帶去參加晚會，發現人們輕佻，行動曖昧，他不顧別人的嘲笑戲弄，毅然走出喧囂的會場。歸途中經過一座小橋，聽到異於淙淙流水的聲響，他馬上直覺地想起母親，大聲道：「媽咪，如果這聲響是妳提醒我，不要再去那類的場所，請妳再響一次吧！」同樣的聲響又開始了。

我們不必評論這事件的本身價值如何，但可以看到，雖然他很小便流離失所，無人管教，然而對亡母的懷念卻使孤兒避免了一切危害。

此後，阿爾福（Alfred）離開聖柴賽村（St-Césaire）到法漢鎮（Farnham）去學鐵匠，使他日後對於訴苦埋怨的工人能了解體諒，因為他曾經歷給馬釘鐵蹄和打鐵的艱苦工作。

畢竟鐵工太苦了，他不得不放棄。恰好當地的堂區史平格（Springer）神父給了他一份工作，使阿爾福（Alfred）求之不得，因為既有機會接近耶穌聖體，又可以多行祈禱神工。

他廿歲時，見到很多法裔加人離開魁北克省（Quebec）到新英格蘭（美國）去找工作。天主也要他到美國去受考驗，使他獲得美國人的同情，將來更易於推廣聖若瑟的敬禮。

阿爾福（Alfred）身材瘦小，面色蒼白，雖然已經廿歲了，但看起來不過才十五六歲的模樣；由於他心神收斂的面

孔，隱約中已顯示出他內心的愛火與虔誠。多年後，他已習慣在勞動中祈禱，並常與所景仰的納匝肋工人交談。

三年的時間到處奔波，居無定所。有時做農場短工，有時則到紡織廠打工，到莫沙（Moosup），哈特佛（Hartford）與費尼（Phaenix）等城的工廠中做工。由於孱弱的身體，多次強迫他放棄城市中的高薪工作，而轉往農場較適合衛生的活計；他毫不沮喪，各處奔走，以工作餬口，效法他天上主保的勤奮與祈禱，所到的地方，人們都見到他把休息的時間全部用來祈禱，無不稱奇。

幾時提到這一段漂流的時期，他便想起有關聖召的夢境。說也奇怪，真像聖若瑟一般，他一生並無超凡入神的奇蹟，但多次獲得異夢。

在農場工作，當筋疲力盡時，他忍不住問聖若瑟：「我將死在甚麼地方？」好像夢境，出現了一座從未見過以大石建造的房屋，由於印象特別深刻，幾年後他才發覺與聖母書院完全一樣。但他並非死在這座大石做成的房屋內，不過他要在那裡度過四十年的修士生活，並在那裡開始聖若瑟大殿的工程。

第二章 聖 召

阿爾福（Alfred）百塞特廿三歲返回祖國，住在美加邊界地區沙村（Sutton）的親戚家中。在他遷往法漢鎮（Farnham），甚至到美國打工期間，與卜望沙（Provrençal）神父常常保持聯繫。上主奇妙的安排，在孤兒的人生路上，安排一位智慧的導師，領導他。這位來自聖十字架會的修士，從他手中找到聖召，日後常常提起：「卜望沙（Provrençal）神父是位有聖德的神父，眾人之父，堂區教民敬之如慈父。他的墳墓就在教堂附近，墓碑上刻有兩句話，可以概括一切：宅心慈善，博愛眾人。」

他又告訴我們：卜神父是大眾的善牧，對本堂區的教友，熱切照顧，上集市的時候，他的帽子常放在手中，因為人人都向他致敬，這樣他就不必每次都摘下帽子還禮。

阿爾福（Alfred）有時也回到聖柴賽村（St-Césaire），到神父住所，逗留一些時間。有時講到他對聖若瑟的敬禮時，他坦白道：幾時主任神父需要我，他會到教堂內聖若瑟像前來找我。

自幼就缺乏父母管教又在美國飄泊三年，多數的青年，早在美國失掉信仰，但我們的孤兒，返回祖國卻依然虔誠篤信上主，遠避世俗的娛樂。

聖柴賽村（St-Césaire）的主任神父，特別重視青年教育，在一八六九年，他創建了一所職業學校，託聖十字會的修士管理。阿爾福（Alfred）來見卜神父的時候，已有六位修士任職，他們住在神父寓所對面的新校舍內。某日卜神父問：「阿爾福（Alfred），你是否想當修士，終生住在會院裡，接近聖堂，每天都可以參與彌撒並恭領聖體？」「哎！神父，你不知道，我不識字啊！」「孩子，這有甚麼關係？不是每位修士都要教書，才來我們村的修會內，有的修士整天只是做手工。你不想成聖十字架會的弟兄嗎？」「你想我有這聖召嗎？」「孩子，我想你有。好好求天主，可以使你看出來的。」「謝謝你，我回去考慮一下。」

阿爾福（Alfred）細看修士的會衣，黑長衫好像神父的長袍，帶著白領，繫一條長的羊毛繩，帶著穗頭和聖若瑟的聖牌，很吸引他。於是情不自禁地探問他們的生活情況，以及他們如何敬禮耶穌的養父？修士很樂意答覆一切問題，因為他體弱，所以並未勸他入會。當地的修會，分為兩等級，一是神父，一是輔理弟兄；後者特別摹仿聖家中耶穌與其養父間的密切合作。

這一修會在一八四七年，應蒙特立耳市（Montreal）甫爾澤（Bourget）主教的邀請，才到加拿大來工作。它原是聖德的司羅毛洛（Moreau）創始於法國芒市（MANS），當時已擁有多座健全的會院。在輔理弟兄中，另有一批更具體

效法聖若瑟的生活，專務做手工的活計，他們中不少是與天主心心相印的篤誠人士。他們為別的弟兄們服務，從事謙卑的工作，而靈修上卻有驚人的進展；因為低級的工作，不易引起驕傲的思念；再者也不像宣道或教師，必須全心貫注地準備工作，而他們能夠一方面從事勞力工作，同時又可以專心默想救主的言行。

阿爾福（Alfred）實在求之不得地接受了神聖的召喚。修會生活正是他飄泊時代的奢望，本來他所渴望的，是將自己的一生奉獻上主，因此才一家不適合搬到第二家或調換農戶，改變工廠。而今可算是落葉歸根，心境如魚得水。他對世俗的厭惡，祈禱中所感到的不安，都是天主引他進入修會的召喚，一旦得償心願，自然其樂無窮。

在一八七〇年的初秋，他便向蒙特立耳（Montreal）出發，聖十字會的初學院，剛自聖洛倫村（St-Laurent）搬來兩個月，新會院是去年剛開設在雪嶺區（Cote-des-Neiges），原來的「美景旅館」（Hotel Bellevue），是千篇一律的長形木屋，正門為四根圓柱撐著的前簷，在「王山」（Mont Royal）的西麓，現在把它改變成學校與初學院。加斯底諾（Julien Gastineau）神父身兼兩職：學校的校長兼初學生的導師，自然很歡迎青年的阿爾福（Alfred）百塞特，來作初學，尤其是因為聖柴賽村（St-Césaire）的本堂神父，專函保荐：「我送來的是位聖人，貴會有福了。」

該神父的說法，並非言過其實，因為神父自小便認識他知道他並非情場失意，或飽經事故後，心灰意冷，才走向基督。他是衷心接受超性生活，經歷耶穌為自己密友所指定的途徑：考驗、鞭打、十字苦架等，只因愛主之火充滿心靈，好似狂風巨浪，把他推入雲霄。

一個慣於獨自生活的青年，普通很難適應修會團體死板的紀律生活。阿爾福（Alfred）卻表現服從、勤勞與熱心，經過了幾個星期的考驗、工作和祈禱，當年十二月廿九日，他獲准接受會衣。望會的青年，將自己奉獻給天主，常是感人的場面。當主禮神父對他道：「阿爾福（Alfred）百塞特，自今日起，你的名字改為安德弟兄。」神父作夢也想不到，這青年會做出驚人的事功。

為感謝安德卜望沙（Provrençal）神父，他才選了安德這個名字。據說亞爾斯的本堂神父，聖維亞奈曾講過預言，將會在這微不足道的弟兄身上，得到部份的應驗：「聖十字會，在好多考驗之後，將有偉大的成就。」可巧，教宗碧岳第九世，也在這一年，宣佈聖若瑟為普世教會的主保。

安德弟兄在初學院的幽靜氣氛中，一心追求的目標，就是在自己身上，實現基督的道理，使一舉一動都表現出福音的理想。在隱居而學習修會生活的一年內，他念念不忘的便是模仿救主生活的每一細節。加斯底諾（Julien Gastineau）神父是位有經驗的導師，對他循循善誘，使能在修德進業突

飛猛進。

次年，因聖洛倫書院的修士，工作太多，急需幫忙，於是請初學士再返回舊址「白樓」(La Maison Blanche)。這是因為有一巨大的牆壁，用白灰粉刷過而得名。但安德弟兄，因為健康欠佳，令人擔心，被迫中斷初學，仍住在聖母書院，管理衣服和病房；幾個月後上司派他兼管門房並燈火的雜務。

在這期間，他對自己修會聖召猶豫不定，安德弟兄正好遇上神修導師納西·余比耶 (Narcisse Hupier)，他是由法國調來的聖十字會神父。依安德弟兄晚年的回憶，對他的神修最具影響力的便是余比耶 (Narcisse Hupier) 神父。他正像一位雕刻家，在開始自己的傑作前，只交給學徒一些粗糙的工作。天主在塑造自己的聖人時，也是如此。天主聖神親自領導聖女小德蘭靈修的進展，因為聖女曾為缺乏一位精明的導師而傷嘆。

安德弟兄尊重自己的神師，好似尊敬一位聖人。某日他對人說：「余比耶 (Narcisse Hupier) 神父在夢中顯現給我，我問他那一段經文最中悅天主？他念了三遍天主經，然後接著說：你要多次重念「願你的旨意奉行」。從那時我明白了，我在生命中將有好多阻難。」

修士後來不經心，又道出了一個夢境：「羅馬的聖女芳濟加 (Ste Farnçoise de Rome) 也告訴我……。」但一看見

有人好像記錄自己的說話，為了維護自己的謙遜，便住口不講了。

天主經自然是最好的經文，因為它是主親自編出來的。「願你的旨意奉行」一句，為安德弟兄更是需要時常重念，因為他一生要遭遇的困難太多了。

對他來講，不得發願做正式的修士，比起疾病更令他痛苦；一八七二年初，本會的初學院又遷回聖母書院，安德弟兄卻收到會方一月八日的決定：「安德弟兄因健康欠佳，恐難完成聖召，不得宣發暫願。」可幸這期間，得到一位意外的救星。

事後他追憶：「我為進修會，遭遇到重大的阻擋。幸虧，我遇到蒙城的好主教，甫爾澤（Bourget）。我跪在他的足前，傾訴我的苦衷，他以慈父般的溫柔，撫慰我，保證我可以加入修會。」

這是一件頗具意義的歷史，主教當時正視察聖洛倫村（St-Laurent）的聖十字修會，已面色蒼白而病弱的安德弟兄，下定決心，硬著頭皮，到書院客房扣門。老主教滿頭白髮，因齋戒而削瘦的身材，雖已七十二歲，但仍挺直身體，和藹地問他：「孩子，你有甚麼事？」少年跪下，雙手抱住主教的腿，神情緊張，淚珠奪眶而出，他剴切地道出：「我入會的夢想已遭破碎，因為身體脆弱，要被迫離開修會。我很愛天主，不怕任何卑賤的任務，都樂意接受。」「孩子，

不要怕，我會給你發願的。」

主教注視這青年，他有一副憂愁的容貌，似常沈浸在懇切的祈禱中，他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預感，因為他的夙願——光榮聖若瑟，到現在尚未實現。他曾寫過：「應為聖若瑟建一聖堂，為補償他被信徒冷落。如果天天有人讚美聖若瑟超人的美德……盡我一生的餘年，使這一聖堂成為朝聖的地方，任何人可以隨時來訪……。」

上主的處理，微妙莫測，遠在一八三六年，甫主教曾親身赴法國，向毛羅神父請求派幾位會士來自己的教區服務，毛神父也是特敬聖若瑟的人。如此天主的兩位僕人，完成了一件稀奇的交易。聖十字會的會祖答應派遣九位會士，主教為了致謝。將由羅馬帶來的一件罕有聖髑，古代教難時，一位四歲殉道兒童的遺體回贈。

甫爾澤（Bourget）主教可能憧憬著這一新修會，可以準備人才，實現自己的夙願：為聖若瑟建築一座莊嚴的聖殿。

我們的初學生，如獲至寶，滿心寬慰地退下。日後他記述這回事，常說：「哦！甫爾澤（Bourget）主教，一定是升了天堂，你們多求他吧！不會錯，他一定升了天堂。」

這位初學生，一定認為好主教的說項成功。初學導師向他說：「不必憂慮，我要設法讓你發願。」而導師則向會方求情：「這青年即使不能工作，他至少很會祈禱。」

一八七二年八月廿二日，安德弟兄果然獲准宣發初願。當日早晨的團體彌撒中，領聖體前，神父把聖體舉在聖爵上，安德弟兄讀出了自己粗硬的手筆抄寫的誓詞：「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我安德弟兄，以前名叫阿爾福（Alfred）百塞特，自知不堪，但深願為崇高的天主聖三服務。今向全能的天主宣誓，以一年為期，依本會會章及規律之指示，在我主耶穌基督之前，在無玷始胎榮福童貞瑪利亞和她尊容的淨配聖若瑟，並天朝諸神聖之前，堅守神貧、貞潔和服從三願，並接受我上司所命令任何職務。」

如此，他入會的聖召已經實現，聖若瑟門徒的使命就要開始。

第三章 播種

初學期滿，安德弟兄仍在聖母書院守門；他做事勤勞，各方面應付地異常圓滿，可說是勝任愉快。這裡差不多兩百個學生，由幾位教師管理。他便在此地度過了四十個寒暑。大家都聽過他的自我幽默：「離開初學院，上司讓我吃閉門羹，一直吃了四十年……未曾離開門口半步……。」

舊日的「美景旅館」(Hotel Bellevue)，慢慢改為很大的石牆，那是他未入會前，夢中所見過的。一八八一年，右側改修完畢。一八八八年是中央與聖堂部分；一八九〇年，最後一段工程竣工。

訪客一進門房，便可看到那小房間，只有六呎寬，開著一個很小的窗口，令人有陰暗的感覺，床舖是一塊木板，蓋著一張薄薄的毯子。一個衣櫥，一張小書桌，一把椅子，還有牆邊的一條長椅，這就是全部的傢俱。牆上的油漆，多處已經剝落。牆上還掛著苦像，和一幅聖若瑟畫像。

修士人數並不多，每人都身兼數職。安德弟兄負責的事更加多：守門人，他要在門房守後；負責為客人找某位修士，或某一學生；每天早上五點，他要打晨鐘，敲每間睡房門，並高聲誦念「讚美上主」。日間還要按時打鐘，使團體的活動按部就班地進行。他一生最守時刻，常是分秒不差。

又要打掃門房和三條走廊，到城裡跑腿，到附近郵局送取信件。星期一開車，把學生們的髒衣服，送到各人的家中，星期六又得將洗好的衣服收回。

有空時，他又作理髮匠，趁機還勸導兒童，使他們熱愛聖若瑟，即「小耶穌的爸爸」。晚間準備彌撒用的祭餅，編製修士用的羊毛繩帶子，或其他的雜工。可以說，他時時勤勞，日夜不息。上司看到書院前的空地，適於闢成花圃，尚未開口，安德弟兄便了解其意，毛遂自薦。他為完成這一工作，有時入夜尚未停工。

他曾自述：「白天我一得空，便到山坡上把成塊的石頭掀起來；夜間，有時很晚了，才能把它們搬到幾百公尺遠的校門口。講來很可笑，為避免過度吃力，又不浪費時間，我用兩架推車，把第一架推了五六十公尺遠，再走回來推第二架，這樣我可以靠走路休息，也可以把我的經念完。有時工作未做完，已聽到雞鳴，我要打鈴，叫大家起身。」

這種夜以繼日的辛勞作風，不免失之過火，但他的心意滿好，即是為迎合上司的旨意。今天看起來大可不必，但當時修會初來加拿大，事事都要會士自己去做。天主也就利用這些超人的犧牲，聖化自己的僕人。照常情來講，很難令人置信：他弱小的身軀，每餐只吃幾口食物，如何能天天如此勞動？

自幼就患的胃疼，一直未痊癒，他並不介意，只要把任

務忠誠地做完，其它的問題，自有天主照顧。他的食物，普通是幾片硬麵包，浸在摻水的牛奶中，放在桌子的一角，得空就匆匆忙忙吃幾口，好像偷著吃。因為他是守門人，無法與團體一塊用餐，但上司卻不知情。只有幾位同事的修士，才發現這種過度的克苦。

雖然體弱多病，然而從未利用這一點，要求改換輕鬆的職務。他日後追述：「我雖然有十五年的時間遭受胃疼，但從未要求過休息，讓另一位修士代理我的工作。我也從未推辭人們的要求，常是來者不拒，白天做不完，夜間還可以做。」

安德弟兄的這番話，像是出自天真的坦白，並非要人同情他的苦衷，只不過為證明疾病也不足是於阻礙他的工作。

他四十三歲時，因過度操勞，身體已十分衰弱，暑假快完的時候，書院的醫師見他在開課之前，洗刷門房的玻璃，強令他休養，否則兩個月後他將不會活在人間了。但守門弟兄並不在意，工作如常。幾天後，醫生又發現他同樣的工作者，這位瘦弱的弟兄微笑地回答說：「我一旦死了，我的修會就少了我這個累贅。」他如此身兼數職，並未想到自己的重要，反而認為是修會的累负。他認為修會生活是一種無價之寶，如何努力工作，也無法酬報，他常以自己的辛苦來講笑話。一天早晨他對幾位修女說：「我整夜磨擦（地板）（法文俚語有週未酒醉之意），可是早晨我還領了聖體。」弄

得修女們啼笑皆非。

主日早晨，一位母親來看孩子，見他天未明已起身洗刷會客室，面容憔悴而疲倦，以憐憫的心情對他說：「安德弟兄，你比往日改變多了！」他卻以輕鬆的口氣回覆：「沒有甚麼改變，主日換新衣，自然與往日不同了。」

他雖然操勞很多，但並不忽略內心的修養，每一小時他都祈禱，尤其是默想救主的苦難，與聖若瑟的密談。會規或院長所定的祈禱工作，自是照行不誤，不過多數是私下做完。早晨公共祈禱後，為參與彌撒，他常是跪在後邊地板上，靠進門口的地方，以便於聽到門房的鈴報，好像福音中記述的稅吏，低著頭、聚精會神、一動不動。日間能遇到一位修士，願意代理門房幾分鐘，他便喜不自勝。「拜託！你可否代我看守一下門房？我要守聖時。」「是，可以。但不能太久！」

好修士如獲至寶，馬上跪在祭台前的地上。可惜在可愛的聖體前，跪不多久，同伴便來叫他：「安德弟兄，已經兩個鐘頭了，夠了吧！」「哦！再等五分鐘好嗎？」他誠懇的要求，對方無法拒絕，但不久又再來喚他：「十五分鐘都過了，我要上課去了。」他無奈，只得中止祈禱，無言以對，向那位代勞的修士，千謝萬謝而別。

辛苦的一天過去了，傍晚有時不太好意思地向另一位修士求情，輕敲房門：「我很瞌睡，怕念著經就要入睡，你可

以跟我一塊兒念經嗎？」

這位年輕的神父馬上答應；但他的經太多太長了，又無法使他停止。此後得了教訓，絕不敢再次奉陪。於是第二次的要求便被婉謝了，以其他重要工作為藉口。安德弟兄只好另求高明……結果大家都受不了他長時間的祈禱，沒人敢奉陪。

他每晚都疲倦不堪，特別是星期三、六兩晚。他決定一週兩次，擦洗接客室的地板。等到別人入睡後，他才到聖堂念日課。滿堂漆黑，而他能背誦所有的經文。疲倦過度時，跪著就入了夢鄉，醒過來又開始重念。有時這般超人的奮鬥，一直維持到天亮。

有一次，無意中被人發現，一傳十，十傳百，馬上全修院都知道了。修院中，沒有驚天動地大事，所以一點小事便爭相傳聞，作為談笑的資料。

在聖堂中只有一盞小小的聖體燈，放射著淡紅的螢火光芒。虔誠的守門人，半睡半醒地與天主交談。忽然間大吃一驚，見到祭台前方圓窗有光，它又和一間空房相通，彷彿又聽到一些聲響，他立刻上樓叫醒一位修士：「快來，聖堂上邊有賊。」修士急忙起床，快步察看，原來所謂小偷的光，只不過是月光，經玻璃的反射，而發出來的亮光；一位俏皮的修士，為阻止安德弟兄夜間進堂，把堂門鎖上，鎖匙藏在一邊，看他如何反應？不料他照常進去，那位修士反而大驚

不已，後來向人述說，大家反認為他白天說夢！

小學生很快看出來有人作弄守門的弟兄。他們天真地觀察，彼此討論，那位校監或教師是反對贊同安德弟兄的人物。

有一位證人詳述一八九〇年的事蹟。一位十歲的走讀生準備初領聖體，因為不斷替他把信件送到郵局，便成了守門弟兄的朋友。一天小學生問：「昨晚你到哪兒去？我曾見你往山上爬。」「我去求聖若瑟，那邊比較清靜。」「怎麼，只你一個人？」「是的，你也願意去嗎？」「當然，弟兄。」「先要你媽媽許可，晚飯後可以來找我。」

小學生受寵若驚，準時來到。兩人一塊登山，走的是一條滿佈碎石的羊腸小徑，來到山坡一塊無樹的空地，在一棵樹旁，他們跪下去：「我在這裡埋了一枚若瑟聖牌，我們求聖若瑟，使我們能買到這塊地……。」以後安德弟兄不斷地與這位小朋友上山祈禱，每次他總會說：「這塊地我們要拿到手……應當為聖若瑟找一處地方……。」

安德弟兄滿可以脫卸責任，努力做妥修士的工作後，向天主說：主我能做的，都做了。至於宣傳天主的愛，傳揚聖若瑟的敬禮，我這個無德無才的人，實在無能為力，你另請高明吧！然而他並不消極，自己全心愛主，也希望他人分享這個愛。他真是一位模範的工人，任何教友都能效法，只要他們了解自己的宗教，都可拿平凡的方法，去拯救他人的靈

魂。

他所以請其他修士一齊祈禱，只不過是一種藉口好讓天主也賜他們同樣的熱誠。他開始在書院服務的時期，無意中道破了他卅年後要實現的夢境。每天上午他到理家修士處取信件，送到郵局。

一天裡家問他：「安德弟兄，請給我解釋一下，我每次整理房間，桌子上的聖若瑟像，為甚麼常是自動地轉向山坡的角度？」「因為他願意人們到那裡敬禮他。」

他心懷善良，願為眾人服務，趁機對人勸導幾句。由於他心靈的天真與態度的溫良，吸引了不少學生與他接近；小孩子不免有時惡作劇欺侮他，而他卻並不介意。

修士講話帶有超性的純樸與熱情，人人都樂意聽從他。學生的家長們都愛與他交談，吐出內心的委曲，並請他代禱，有時且大見功效。他對病人的愛心，開始有了用武之地。大家都稱為「好弟兄安德」。他每天到郵局的路上，順便探訪一些病人，他把書院聖堂內，聖若瑟像前面油燈的油取出一些，送給病人，修院無人注意，而外邊的人倒交頭接耳地互相傳說：「好弟兄安德是位聖人，你可知道，他會治病……。」

在同會修士當中，卻一無所知。某日，他知道不能準時返院，便請一位青年修士代理門房，而這位修士因故離開幾分鐘，正巧有一客人來到，打鈴幾次而不見人，院長正是羅

日 (Louage) 神父，具有法國南部的暴燥脾氣，走下樓來，把全院的鈴都打個不停。青年修士馬上回來，無話可講。正在這窘迫的當兒，安德弟兄邁進大門，羅日 (Louage) 神父大發雷霆道：「我是省會長、院長又兼理家，現在還要叫我守門。安德弟兄，跪到地上給我吻地！」

守門弟兄一聲不響，便跪地認錯。羅院長本是一位有修養的人，嚴守會規絲毫不苟，且對人也很慷慨，只是暴燥易怒；屬下都敬愛他，好似一位嚴厲的父親。大家開玩笑稱安德弟兄為全院的避雷針，因為羅神父的雷霆，經常發洩到他的身上。

安德弟兄從不講一句解釋或推諉的話，守門的職務常使他任勞任怨，可是還有的修士愛說風涼話：「與其天天祈禱，倒不如守好你的本分。某人來見我，為甚麼你偏不通知我？……。」

本來守門人可以回答說：我走遍書院找不到你，若在你的房間，就不會發生了……或院長說過某種情形，不讓我去叫人……。

但修士卻一聲不響，笑罵由人，低頭認錯，逆來順受。旁觀者日後常說：「看到如此謙忍，不怨不尤，實在不易。別人在此情形，早已辯白了，而他卻一聲不響。」

天主為考驗自己的忠僕，在他周圍預定了幾位有缺陷的人，好像聖女小德蘭一樣，在會院內忍受了莫大的磨鍊：

「天主若不藉夥伴來磨鍊我們，祂怎能使我們成聖呢？」

除了這些平日的磨難，他也習慣自克。例如：在地板上睡覺，夜間工作或祈禱守大齋等苦功，安德弟兄更加上自幼便做過的特殊苦功。日後他為證明一個人不可嬌生慣養時，曾坦白道：「多次冬天夜間，我到鐵工房間沖冰水浴，有時也曾在書院後面，人跡罕到的角落上，赤身滾入雪中。」

這類苦行很可能是為壓制魔鬼的誘惑，牠們見到天主僕人到處所播的善果，而對他加以攻擊。不過很快便吃了敗仗，一切詭計終歸無效；於是和對付其他聖人一樣，計不得逞，便施以肉體的困擾。安德弟兄非常謙遜，不過有時無意中說漏了不少插曲。

他常生活在超性的氣氛中，為證明天主如何報答人的服從，他說出了以下的事實，但並未想到這種奇蹟對他有甚麼光榮。他慣於服事垂死的人，有的醫好了，有的卻準備他們善終，尤其書院附近的人，常請他去，為死人裝殮。一個主日的早晨，一位小學生報告，他的祖父剛去世，生前安德弟兄曾許過要為他入殮，守門弟兄道：「我今晚七點左右為他入殮，因為我的職務，今天不能離開。」學生回家，報告修士的回答，但他的父母叫他再回去說：「你要即刻來，不然屍體僵硬，便無法穿衣化妝了……。」「現在不可能。今天很多人來探訪，我不能離開門房。今晚我一定來……。」

晚飯的時候，門房工作完畢，守門修士即刻赴約，而屍

體尚未冰冷，還可以彎曲，裝殮起來一點也不費力。工作結束後，死者的頭好像太傾斜，他想法把它直過來，但屍體好像突然僵硬起來，這麼一點工作，也很難做到……。

他回院後，便去做冗長的祈禱，然後走進自己的睡房。這是在樓下的房間，別的修士睡在樓上。房間正與食堂相接，忽聞噪聲大作，好像杯子碗碟互相撞爛。他馬上去察看，並把燈點上，見到一切平靜，並無破損。他後來說：這類事件曾多次發生。「每次我去料理死人，每次都有這種聲響出現……。」有時瞥見一隻動物，好像一隻大黑貓，震耳欲聾的怪響，也似乎是它做出來的，實在無法解釋。安德弟兄推測：魔鬼見我做愛人的工作而發怒，想來恐嚇我。

不少人聽到這事，不禁冷笑，好像魔鬼顯形給聖人，都是一些無稽之談。請他們讀一下亞爾斯本堂神父的行傳，便可發現與安德弟兄的經歷十分相似。他自魔鬼手中奪出許多靈魂，魔鬼自然憤怒若狂，有時顯出動物模樣，發出撕裂窗簾床單或枕袋的怪響。

安德弟兄一生中，曾多次受到魔鬼這種的困擾。他談心時吐露出來，或在別處間接地表露出來。如此天主的僕人，在工作祈禱，與各種克苦磨煉中，準備自己的偉大使命。這段隱修生活，好似播種於地，在陰暗中發芽，好在公開生活時，很快地茁壯起來，成聖若瑟的使徒。

第四章 破 蕃

安德弟兄三十四歲時，在法國露德村得見聖母顯現，而只大他一歲的聖女去世了。伯納德的使命，很久以前就已經完成了。朝聖者已絡繹不絕地，到瑪撒畢耶（Massabielle）山上所建的無原罪聖母堂朝聖。上主的道路深奧莫測，聖若瑟的使徒，卻要再等廿個寒暑，才可以現實自己的工程。

伯納德為達到自己的理想，只需證明聖母的顯現，經過多種考驗，終獲得大眾的信任，且事成身退，到遙遠的隱修院獨修。

但是安德弟兄為完成自己的使命，卻要依賴以聖若瑟之名為人醫病的奇能，且與自己的事業密切結合，卅三年的時間，時刻維護它，在民眾看來，他已成了納匝肋木匠的化身。

安德弟兄自幼便對聖若瑟持有一種特殊敬仰的情緒，而且他入會初期便竭力向接觸的人宣傳這敬禮，不過要等到他領受天賜異寵，行奇蹟時，才可令他的使命具體化。這種異能即等於伯納德蒙聖母現身一樣，變成了他的工具。

這種異能逐漸地顯露出來，而且與他日常來往的人士，都是到最後才發覺到。他代禱的奇效，首先施於同會的修士與學生，但他們都是在事後才發現事情的奇妙；然而不知怎

地當時卻看不出那種超人的能力。

書院的理財弟兄阿德利（Aldéric），是一位典型的修士，與安德弟兄分享羅日（Louage）神父之避雷針的綽號；因腿部受傷，已臥床不起一個多月了。三月十九日的前幾天，守門弟兄來探望，他嘆息道：「傷處不見好轉，我看聖若瑟節日無法進聖堂過節了！」「用信心作九日敬禮，到時不必怕，就走進聖堂去。」

果然，次日的早晨，眾修士見到昨晚尚臥床的病人，竟和他們一起過節，不勝驚異。彌撒後，傷痕都不見了！

安德弟兄對學生也是一樣關心，尤其對一些孤兒特別同情，有病的也經歷到他祈禱的奇能。一次我們的好弟兄，私下講述他在聖母書院開始醫病的工作時說：一個學生已在病房住了幾天，患了特別的熱症，臥在床上。下課休息的時間，守門弟兄來看這孩子，以一種溫柔的微笑問他道：「你在這裡懶著作甚麼？」「我有病。」「起來吧！」「醫生說不可以。」「你沒有病了，快去玩吧！」

孩子一時興奮起來，不等再催，很快便穿上衣服，連蹦帶跳地跑出去，和同學們一塊玩耍。學監站在旁邊，不勝驚奇；問明情形後，人們反責怪安德弟兄的愚昧失檢，侵犯護士的職權。他回答：「這孩子沒有病，不妨給他檢查一下吧！」醫生已找不到一點病蹟，但又放心不過，來回幾次，重覆檢查。的確，孩子完全好了。

一次天花流行，侵襲聖洛倫村（St-Laurent）的書院，病房設在「白樓」（La Maison Blanche），即以前的初學院。患病的修士、學生住滿了，甚至已有幾位死亡。書院院長包德（Beaudet）神父親自看守隔離病室的病人，安德弟兄雖然體格衰弱，很易接受傳染，但不顧一切，很樂意地接受院長神父的呼喚。他一進病房，便雙膝跪下，求聖若瑟免除這場天災。此後再也沒有新患者，而且不久，病人都復原了。

但是人們並不在意，在大家的心目中，守門人只是一個愚昧無識的小修士，做事古怪任性而已。然而慢慢地，學生的家長倒注意到他慈善純潔的光輝。下午母親們在會客室探望兒子，問長問短，父親則比較不夠耐心，常到他的房間抽煙聊天，修士則在熱鬧之中，加入他的本行話：敬禮聖若瑟。人們漸漸地向他吐露一些自己的隱私和苦衷。他對苦難是一位過來人，馬上就了解他們各種的內情，加以適當的勸導；並宣傳安慰痛苦者的聖若瑟，是一大能的代禱者，因為他仍享有耶穌的孝愛。

善良的守門修士，以慈悲的態度接待所有的人。有一天遇見一位愁眉不展的訪客，他以關懷的態度問：「你府上近來好嗎？」內心煩燥，無處發洩的客人，毫不客氣地道：「好與不好關你甚麼事！」修士並不灰心，等那人見過自己兩個住宿的兒子，就要離開書院時，修士又微笑著說：「你倒滿有脾氣的。」那人為向修士道歉，說出了自己的苦衷：

「我內人臥病在床已好幾年了…。」修士隨口接道：「她的病並不沈重，她正等你回家，告訴孩子的消息。」那人不明底細，修士又接下去道：「現在她好了好多。」

客人不理他便走開了，心中悶悶不樂，以為這不知趣的守門人，自充先知，專說風涼話。不過仍是快馬加鞭，回到城中，看個究竟…他的太太果然站在門口等候；因久病在床，面色仍是蒼白，見他返回急忙向他問道：「孩子怎麼樣，很快活吧？…」

細查時間，正正確確是愁眉不展的丈夫與修士交談時，她感到好轉了，她要讓護士快扶她起身，遂後便離開房間，到陽台上迫不及待地望著丈夫的歸來。

這類奇蹟日漸加多，消息不脛而走，有的訪客專為求守門人給他們治病而來。一位同伴堅決地肯定以下的怪事：

『我親眼看見的事實我可宣誓證實：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底，安德弟兄要洗刷會客室的地板，我代他守門，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五點左右。有人打鈴，兩個男人扶著一位婦人，我給他們開門並問明來意。一位男士說：「這位婦人想見安德弟兄。」當時他正跪在地上，洗門口處的地板。「安德弟兄，這位婦人想找你講話。」他遂停止擦地，問她道：「妳有甚麼事呀？」「我風溼很厲害，請你醫好我！」「放開她走吧！」她開始走了兩三步，修士繼續擦地板。不一會兒他對婦人道：「妳沒有病，可以回家了。」她於是走出，並

不需要人攙扶她。

聖若瑟經堂開始前廿年，安德弟兄已經露出天主特愛的標記，但他好似並未計劃為光榮聖若瑟而建築一座聖堂。

書院的前面，便是陡峻的高山稱為王山；只在山腳下邊有一小片開拓的土地，其餘盡是原始的山地、楓樹、橡樹等雜生其上，與深綠色的松柏類相映，顯得淡了許多。有的地方只有一些矮樹叢，漫無次序地雜亂成一片。由山上遠遠看去，是一望無垠的平原，直到「洛倫第」(Laurentides)山區盡是農田，夾雜著一些小塊的樹林。一個個的農村都是一簇簇的房屋圍住一座鐘樓；當中穿過一條「草原河」(Prairies)，兩岸的樹叢形成一條環帶，西邊是聖露依湖(Lac St-Louis)，這是聖洛倫河排水的地方使地形不致單調乏味。

修士，尤其是初學生，很樂意攀登羊腸小徑，到山上去採幽。山地的主人是位性情乖戾的蘇格蘭人，不讓遊人登山賞景，有時還放開獵犬追逐登山人。豈不知愈加禁止，愈刺激幼年初學生的好奇心，他們雖是身穿會服，但頑童的心理仍未消除；每逢假日，爭相攀登王山頂峰，常常在筋骨鬆軟一陣之後，找一處平坦地點或山坡的柏樹下念聖母日課。

書院的上司深恐有人在此地興建旅館，破壞環境的幽靜，早有意購買過來，但價格太高，談判中止。後來被一法裔加人買到手中，可惜也不是一位好惹的人物。人間方法已

經技窮，一個天真的信仰動作倒把事作成了。理財修士阿德利弟兄，本來對納匝肋的工人，就有一種孺慕之情，尤其聽從安德弟兄建議獲得痊癒後，更加敬禮聖若瑟，把聖若瑟聖牌撒在這塊想買的山地上。其實我們的守門人，為實現建堂的希望早已做過這件事，並且以後為使業主們放棄產權，他還要多次重做。果然一八九六年七月廿二日，在契約上簽了字。

勤勉的守門人一得消息便馬上動工，把小徑弄寬，斜坡鑿成梯級。一個陡直的小山頭之後有一段平曠地帶，滿是小樹，修路的人便把這一段路名之為聖若瑟馬路。指揮修路的拉豐（Lafond）神父方法很好，就把這個路名油漆在入口處路邊的短牆上。

次年，人們用一根根的圓木築了一個亭子，由梯子可上到亭子頂上，高出樹梢之上，可瞭望大好的自然美景。安德弟兄尚未談起建築聖若瑟堂，他只把一座小型的聖若瑟塑像，安置在一塊凸出的巖石上。

他得空便到那裡去祈禱；不久他在塑像下邊放置一個碟子，偶而有人去朝聖，便把獻金放在裡面。會客室人多的時候，守門人遇到相識的便向他們談起自己的工作，勸他們到山上，經過「聖若瑟大路」便可飽享眼福，同時並提醒他們別忘了到巖石的聖像前做一些祈禱。

這便是第一間簡陋的「經堂」，其貌不揚而別具風格。

經過荊棘叢的小徑，到一處野草蔓延的空曠地帶，小小的塑像下邊放一支小碟，為接受幾枚銅錢。簡樸無華，但有一種感人的情調；就是用這些銅錢，而且多數是貧苦民眾的銅錢，安德弟兄築成了他的第一座小堂，隨後是底層教堂與山上大殿，全美洲最壯觀的大教堂之一。

小小的獻金漸漸增加，守門人得到上司特許收存起來，為實現建築朝聖處所的夢想。後來他每給學生理髮一次得的五分錢也放了進去。他生來貧寒，但毫不貪戀世間的財物，一生也不認不出大小獻儀的區別，幾分錢他都樂意接受，幾角錢也是一樣：「這是為聖若瑟…。」

後來聖若瑟使徒的工作，在民眾之間漸漸具體化了；每天都有許多痛苦的人來看他，他一一接見，安慰他們，向他們宣講耶穌與耶穌的養父。

有人扶著一個青年人來求見。「安德弟兄，你還認得我嗎？」「我的小伙伴，跟我一同到山上祈禱的，你好嗎？」「啊！很不好。上個月我工作受傷，醫生要送我到醫院，壞疽已經發現，人們要鋸斷我的腿…。安德弟兄，你若願意，你能醫好我。」「不成，我怎麼能？不過你若相信，聖若瑟倒可以。讓送你來的車夫先回去吧！」

他扶著不良於行的病人，經過門房到儲藏雜物的房間，避過好奇者的耳目。傍晚時分，沒有人來擾亂，也不會被人偷看或作弄的時候，把傷者帶到自己房間，用手在他發黑而

腫了的腿上揉擦一會兒，病人居然就可以踏著冰雪泥濘的道路走回家去。

雖然千叮萬囑，別向外人張揚，但這類的奇事頻傳，已變成家喻戶曉的訊息。歷史常是千篇一律，週而復始。遂後便是聖經史實的第二版本：「上主對撒旦說：你曾注意到我的僕人若伯嗎？世上沒有一個像他那樣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遠避邪惡的人…。但天主允許了撒旦試探自己的僕人…。」

若伯受苦的理論完全適用在安德弟兄身上。他的青少年期，遭遇父母的全亡，貧苦伶仃到處顛簸，又加上病苦的煎熬，入了修會，又經歷乖戾的上司，胃病加重；有時醫了別人的病苦，而自己倒要臥病忍受幾天胃疼，再加上抽搐痙攣的舞蹈症。

現在他使徒的心靈上又加上一種最難當的痛苦，四面楚歌，要他停止活動。來求見的人群三教九流，任何階層的人都有；學生們也難免不與他們交往。家長便埋怨孩子結識了一些下流人，院方自然要加以干涉。於是家長探訪的時間，決不得接見病人：下工後必須到書院對面，馬路旁的小電車站去見他們。

修會上司最怕人們批評他們輕信一個文盲，性情怪誕的鄉愿，而影響全修會的聲譽。但自信仰一方面著想，他們也不敢直接反對天主上智可能的計畫。當時蒙特利耳的總主教

佈凱席（Bruchesi）也持同樣謹慎的態度。

「如果你禁止安德弟兄接見病人，他會不會服從？」

「他絕對地服從。」

「那麼，就任他去吧！若是由上主而來的，它會自然發展，否則，將會自消自滅。」

可惜不是人人都持有這種開朗而容忍的態度；幾位同會的修士以及村中的醫師，卻公開地攻擊這位醫人的奇士，把「老奸巨滑，老千，江湖術士…」等醜名加在他頭上。

然而修士並不介意，仍舊繼續自己的工作；但是人非鐵石，有時也會傷心流淚；向一位同情自己的同會會士傾訴苦衷，說明自己的希望。並痛惜找不到一位神父為來訪的人聽告解。這位會士親眼見到守門人修理破車站的艱苦情形，幾天的時間，忍氣吞聲，為聖若瑟的客人準備一個落腳的地方。

毀謗者未得到全面勝利，心有不甘，便上訴主教公署。幾位同會會士和一些受惠者，自然也力加保護被控者。總主教佈凱席，為人審慎，未加可否地把反對者應付過去。他們在教會方面既未得逞，於是轉動矛頭向市政府控告，衛生局應責無旁貸，因這事與公共衛生有關。

一位前來的視查員，想取締一切不合衛生的手術。修士很客氣地接待他，指給他看自己的手術——用聖若瑟聖牌或油按摩傷處——對人的身體不會有害，官員反因修士的溫良

慈祥，合情合理的態度，大為感動。

反對者絕不認輸，又橫加誣告，攻擊他的名譽，說他有失檢點，強力按摩患者。有一次，修士善意接待一位訪客，為他按摩，不料他竟恩將仇報，當面侮辱修士失檢。誣蔑之聲四起，弄得同會修士也不敢太信任他，會外人士更肆無忌憚地漫加攻擊。有一個偽君子，外表很是同情，修士也誤以為是惟一的知心好友，向他傾吐內心的委屈，苦訴自己的不幸。不幸這是一個卑鄙無恥之徒，人面獸心，不會了解朋友的崇高心靈，故意把修士的祕密加以曲解，視修士為傻瓜，毫不明瞭上主在善人心靈上的超性工程，與反對派溝通，變本加厲地誹謗他。修士純樸守信，對人忠厚，一旦遭受這種被出賣的事實，內心大受感傷，很長的時間無法忘懷：「我最知心的好友，我對他訴苦最多，他把我出賣了！把我心底的祕密全盤公佈。你們不會也不可能體會到，我是如何地傷心！」

魔鬼眼見這一精神革新之事業，日漸擴大，自不免出盡絕招，極力阻擾。但是也正由於這些阻難，才更為我們烘托出天主忠樸的忍耐、良善、服從和勇敢等德行的造詣。

在滿佈烏雲的風暴中，忽然出現一線陽光：建立小堂的許可，終於得到。在一九〇四年，書院的木匠阿朋就（Abondius）弟兄在半山地帶的一個山頭上，建築了一座小堂，只十八呎長，十五呎寬，沒有窗口，光線是由兩片毛玻

璃的天窗射下去。門是兩扇摺折的大板。遠遠望去，十分渺小，好似在山上放置了一盞燈籠。建堂開始就有一個奇蹟出現，安德弟兄時常念道的：一個人到書院來見我，他枯瘦如柴，好像玻璃紙一樣透明；他患胃癌已不能再吃甚麼東西。我問他：「你明天早晨可以來幫我的忙嗎？因為山頂小堂的路需要拓寬一些。」「願意是願意，只是沒有力氣。第一我要能吃東西才行。」「好吧，你明天來跟我一塊用早點。」

果然，第二天早上我給他一頓豐富的早點，他當天就可以做工；病的影子也不見了。我用他做了幾個月的工。

十一月十九日光榮十字架節日，在書院聖堂內祝聖了一尊聖若瑟像，大家整隊恭送到山上小堂；在那裡舉行彌撒，並建立了十四處苦路像。不必一一提出參加的人物，本書的主人翁站在最後一行。

安德弟兄年近六十花甲，身體瘦小，但舉動輕快，疾病與痛苦已使他滿面皺紋，頭髮稀疏而蒼白；只有微笑的面孔與炯炯的雙目，倒仍像年輕人一般。經過種種的奮鬥與考驗，他已預感到密友，納匝肋工人的勝利，不過他的使命尚未達到公認的階段。他與病人的接觸只是不受干擾而已。

小堂開幕不久，冬季就開始了，幾個月的時間被風雪所封閉，朝聖者不得走近。書院遊戲室的盡頭有一間空房，安德弟兄將它改作一座小堂，牆上放置一尊聖若瑟塑像；幾位幸運的客人，不時來這裡祈禱。他們有時也跟著修士到書院

聖堂拜苦路。每次靜默祈禱中，夾些隨時自發的禱詞。多數是在晚間，昏暗中無人進堂時才做的。某日，一位修士毫不知情地走入聖堂，幾位朝聖者正跪在椅子中間，靜默祈禱後，移往苦路的下一處，那位修士忽見十來個陰影，慢慢移動，不禁放聲大叫，抱頭跑出聖堂，在裡面的人不禁捧腹而笑！

在這一段時間，安德弟兄不斷穿過枯樹，遙望山頂的小堂，那兒已蓋上一頂厚厚的雪帽。他有時勉強走上去，在山坡上一群群滑雪的小孩子，還向他打招呼，以為他是來玩雪。病人們不能再進書院來見他，只好等在路旁小電車站內。守門修士得空才走去見他們。所以需要到春天，才有成群的人來見他。某日下午有一百多人，在書院外的樹蔭下等待，修士正在整理門前的花圃，好像未注意到他們。一位婦女走近來，修士忙開口道：「到山上小堂內等我，我一得空就去見你們……。」

假期內能找到別人代守門房，他才可以整天在小堂去接見訪客。他曾向一位友好說過：「多次我不吃早點，為節省一些時間，將幾塊餅干塞到袋內就到小堂，一直到晚上才不來。有幾次下山時才想起來，我忘記了吃東西……。」

日子一年年地過去，事業的阻力並未減退，反而變本加厲，醫生和幾位同會修士，堅決反對到底；城中有幾個死硬派，公開嘲笑他是「老瘋子」，自信能行奇蹟。病人們在路

旁車站小棚內擁擠不堪，乘車的人，群起抱怨，書院的上司不勝其煩，曾計畫把安德弟兄派往本會其它會院，即新班維克省（New Brunswick）的聖若瑟大學工作，修士多次熱淚橫流但總未灰心。他不時自嘆：「我惟一的安慰是：經過困難的考驗，「經堂」的工作，便會有一項新的進展。」

有一部份會士和友好擁護他，他們請求省會長第雍（Dion）神父，要把小堂擴大，再裝設暖氣，這樣冬天也可以利用。但是時機尚未成熟，這項要求未被接納。他們又直接要求主教公署，自然也是碰釘子。教會上峰這般持重保守的作風，自屬明智合法，無可厚非；然而真金不怕火煉，它們反而間接證實了，安德弟兄特殊使命的真實價值，一旦發現了其中的真理，佈凱席主教和第雍（Dion）神父便成為兩位熱烈的擁護者。

各地民眾，群起擁護這位「王山奇人」，朝聖者愈來愈多；反對派倒銷聲匿跡，很快地便是全面的勝利。修士的事業好像蓓蕾待發的花朵，初春遇到寒流而凍縮，只需強烈陽光的照射，便可盛開怒放。

第五章 發 展

我們已了解聖若瑟大堂開創簡史，但這裡並非研究建堂的歷史，而是開創人的生平。所以為詳述安德弟兄的一生，建堂的細節可略而不談。

山頂小堂開創之後，我們的修士還有四年的工夫，仍作聖母書院守門人，日間抽空便到小堂接見訪客。多數是在晚上，提著小燈籠帶領幾個幸運者，到小堂祈禱和拜苦路；有時人數很多，偶遇暴雨，大家只有四散奔逃。冬季小堂冰雪封鎖，加國的初春仍落雪，聖若瑟節日也不例外。

一九〇六年，一夥教友「安德弟兄之友」，向省會長神父請願，興建聖若瑟堂，因為為時太早未被接納。一九〇八年七月，人們用柱子撐起一個布棚，從小堂直到山的岩壁。兩個月後，布棚的一半已圍了牆壁，變成一座教堂，原來的小堂作成了祭台間的聖所，這座教堂已安裝暖氣，整個冬季，朝聖者都可前來。

春天已到，又有一棟房子建起來：內有餐室及休息室，還有安德弟兄的寢室及接待室。從此之後，他不做書院守門人，而正式受命為教堂的管理員。

次年堂身再擴大，為陪襯這麼大的教堂，原來的小堂也在後邊擴展，第一層作祭衣室，上邊有安德弟兄的房間，再

上便是尖錐形的小鐘樓，一口大鐘懸在上面。

一切都很簡樸，不過氣魄相當雄壯，周圍都是叢木，未加人工的修剪，有的直立，有的倒臥，密密的短樹或青草，把斜坡也遮蓋起來，岩石的裂口也不見了。向北望去廣寬的平原，點綴稀落落的幾座農莊。只有遠處的山脈，沖淡了高空的藍色。擴建工程進展神速，已超出了最樂觀的夢想，很快便是神父的住宅，堂身又要加長，直到岩牆的盡頭。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蒙特利耳的總主教佈凱席，親來祝聖新加的一部份教堂，向擁擠的群眾宣佈：「我很高興看到這虔誠禮大聖若瑟的活動，這「經堂」好似一粒芥子，本身很小，但日後可長成一棵大樹。發起人是為熱誠而純樸的會士，把聖像放在這一地方，天天來此祈禱，不久建起一座小堂，後來敬禮聖若瑟的人，愈來愈多，必須擴建，如今已增建數層。今天我祝聖最後拓展的一部份。但這一敬禮剛才起步，我相信不久後，要出現一座正式的教堂，聳立在王山頂上，正對著這一美觀的平原，為大聖若瑟建築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殿……。」

懷疑與猶豫的時代已經結束，一味信賴天主的照顧，便可建起一座花崗石的雄偉大殿，與周圍的山峰媲美。

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好多教堂被毀，在王山上開始興建一座花崗石的底層教堂，本身雖然寬大，但看起來好像一座矮短的堡壘。原來的鐘樓與聖所部

分，自原始的小堂遷移過來，形成頭部與頸部，皆在屢次拓展的軀幹上。後面是一座大型的法國式公園，高聳的白楊，深綠的草地，舖滿高低不平的山坡，自然要用去好多人工，不能一一計算。

一九二四年，底層教堂的後面山坡，也就等於它的上面，開始興建大教堂，地基深入石層之下，好似中古世紀的主教座堂。大器晚成，需要經過一段悠久的歲月，才可成功，停工多年之後在一九三六年由安德弟兄信心的提議才又開工。

你們願意把大教堂蓋起來，把聖若瑟像放在禿牆上，他自會想法按上頂子。仿效義國翡冷翠（Florence）名建築家布乃斯基（Brunelleschi）所做主教座堂，在王山頂上，也出現一座以圓頂為蓋的教堂。由於科學的進步以及近代的器材，精密的策劃才作出這座雄偉的建築。內部以協合的直線條引人向上，彩色的碎塊玻璃窗，更予信眾以熱切與和諧的感覺。

如能登上燈籠式的圓頂，更可俯視全城一百五十萬的居民。住宅東邊穿過聖洛倫河可遠望聖格里山，山腳便是安德弟兄的出生地；西邊則是一望無際的平原，它的盡頭可看到起伏不平，為煙霧迷茫的洛倫第山區。前排則可以看到兩處頗富紀念的勝地：雪嶺與聖洛倫書院。本書主人翁的一生就在那裡。他不但為了全教會的主保聖若瑟，建造這座傲視北

美的大堂，並且也將聖若瑟的敬禮，傳入全美洲的信友心中。

想知道這座「聖堂」的影響力，只要看看以下幾項數字，便可知道。到目前已用了一千萬元；每年收六十萬封信，是來自世界各國求上主的恩佑。「經堂」月刊每月印發廿五萬份，善會成員已到七萬五千人，每年參觀者不下幾百萬人次之多。

如果說地點幽美吸引了部分的遊客，但是無法說明，為何來自美洲各地，且川流不息的朝聖者。朝聖團的歌聲淹沒了許許多個人朝聖的禱聲，整個堂區的教友，冒著街上的噪音，整隊走向王山朝聖。

遇有慶節，尤其聖若瑟工人主保節時，那真是人山人海，四五萬人把月台變成各色各式的花圃一樣。山坡上兩道階梯中央，有一道跪行的台階，擠滿了善男信女以及兒童，邊唱邊行。聖體遊行時，更有身著紅袍的輔祭班，與穿白袍金花的神父前呼後應。

到了晚間的燭光遊行，千萬的火光形成一條火龍，虔誠的歌聲，雄壯而肅靜，更是一番動人的場面。異口同聲，眾人溶成一個整體，為天主所吸引，而每一個人則變成一粒原子，自己的獨立性已消失了。

這座「經堂」是接觸超性界的處所，在這裡可以呼吸到聖寵的氣息，教友的信心可以在此公開展覽，它又可稱為沙

漠中的綠洲；我們奔向永生的旅客，可在此獲得精神的洗濯，恢復體力，迎接人生的挑戰。肉體的痊癒，只不過是基督的誘餌，亦如祂在生時，藉以爭取人心……聖洛倫河中佈滿好多打魚的木障，上潮時魚類游入其內，等到落潮，便被困在其中。聖若瑟大堂便是天主的木障，聖寵沖來千萬的靈魂，回家後更成為天主聖愛的囚徒。

高棣（Gauthier）主教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的公函中，論及天主藉「經堂」所施的神恩，引證教宗的勸諭：「投奔聖若瑟前，才可完成教會抗拒無神共產生主義的流毒。」主教道：「在蒙城我們早就實現這投靠聖若瑟的工作，自王山「經堂」創始以來，更成為風氣，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沒有一個人來此朝聖，而不是滿載神恩而歸。我每次想到天主在此的仁愛工作，不禁五內感激。我們這一都市的煩惱與苦痛，好像不停的波浪，衝擊這座聖若瑟所住的孤山，聖人慈心接待，並撫慰身遭各種困難者。聖若瑟已伸開大能的雙手，祝福並保護我們的都市，我們都該引以為榮，而且滿懷信心地投奔到他跟前。」事業奇妙地進展，絕不是人力做得來的，惟有上主的特別助佑，才可圓滿解釋。

第一座小堂，底層教堂與大殿，都是賴受惠者的捐獻而建成。至論遊客或好奇者的贈與，遠不如想像中的重要。大量的捐款人，多是隱名氏，基於超性的動機，向天主還願，窮苦人的捐贈聚少成多，變成一筆鉅款。

這一事業的發展，步步都有奇蹟的出現，無法一一詳述。今略記一二如下：克勉（Adolphe Clement）神父是一位年輕的教員，因眼疾太重，不能擔任教職，被派來擔任第一座小堂的主任司鐸。一天晚上和安德弟兄散步，無意中道：「如果你要我為聖若瑟工作，首先我得恢復視力；現在我已不能念日課，僅能勉強舉行聖祭。」安德弟兄隨口答覆：「明天你要開始念日課」。於是，這位會士便為此聖堂工作了廿五年之久。他不只一次聽到眼科醫生的質疑：我們不明白，你眼睛如此惡化，竟還可以看書！

還有一位同工，也值得一提，好像古代聖人們的奇蹟，令人難以置信。

一位六十歲的老人，一生與森林搏鬥，開墾了一片可觀的田園，妻子剛去世，惟一尚在的兒子也出外謀生。他只需將田地出租便可過舒適的太平日子。這位名叫若瑟馬朗方（Jodeph Malenfant）的老人，住在聖秋白村（St-Hubert de Temiscuata）離蒙市約三百哩的地方。一天，他忽作一異夢，使他坐臥不安：他彷彿遇見一個小老頭，用盡平生之力，修建一座教堂，並且向他示意，請助一臂之力。「我認為這夢，就是天主的旨意。於是毫不猶豫地離家上路，尋覓那位要我幫忙的人」。親朋們多笑他愚蠢，但他常以一句話回答：「只要助人一把，也算服務。服從天主勝過服從世人。」於是他便向蒙城出發，他已風聞過山頂上的聖堂，爬

上山時，正遇上夢中瞥見的老人。安德弟兄日後傳述：「我在下山時，見到他盯住我，我穿過一條路，回頭向他說，你正是我需要的人……。」

馬朗方申請加入修會做助理修士，因年已老遭被院長拒絕，他並不灰心專為服務而生活。他想出了一個大膽計劃，去幫助安德弟兄。他跑遍全省，自東至西，為聖若瑟「經堂」募捐。

於是他北上喜古的密（Chicoutimi），介紹信和委任書，一件都沒有，便申請在教區內募捐，自然不會獲准。但他不動聲色，開始為聖若瑟過乞丐的生涯，走遍各村鎮，誦念自己的格言：「只要助人一把，也算服務。服從天主勝過服從世人。」

各處碰壁，遭人白眼，再加上灰心的誘惑實在不易克服。他曾對人追述：魔鬼屢次在我耳邊，悄悄警告：傻老頭子馬朗方，你有一片良好的田園，你偏不安享天年，而要各地流浪，到處乞食，做個無業游民，居無定所……。我回答：「撒旦，滾開……。只要助人一把，也算服務，服從天主勝過服從世人……。」

他走遍全省以後，返回「經堂」，帶了足足一千四百元，悉數交給第雍（Dion）神父。神父自然接受了，但請求這位施主，不要再各處行乞。神父說話溫雅有禮，含混其詞，不料正是對牛彈琴。他出來對別人道：「你們的省會

長，一點人情味都沒有，好像冰窟裡出來的…。只要助人一把也算服務…。」

他依然我行我素到各地行乞。有神父請他推銷聖若瑟年刊，他說：「好，我要把年刊傳遍全國。」

他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與世長辭，十年的時間常在各處流浪；好的季節，他曾遠達新班維克省（New Brunswick）甚致拉巴都（Labrador）；只有幾個冬季才住在「經堂」附近。他一個人就徵收了三萬五千訂戶……。

尚有許多位同工者，勿庸一一介紹。言歸正傳，再看我們那位謙虛的小弟兄，他常推行聖若瑟的敬禮，在這一段時期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跡。

他自述：「很久的時間，我得打掃聖堂，也得管祭衣。有時我一連輔五六台彌撒…。一天早上幾台彌撒以後，忽來一位外地神父；只留下一個麵餅，我飛步下山到書院去取。等我跑回來，他不過剛穿好祭衣。」

他常是迅速快捷，不辭勞苦，清理一切，盡善盡美。一年聖誕節前，他對司庫神父說：地下聖堂的石灰地板需要洗淨，然而司庫早已忘掉。於是 himself 自聖母院請來一位輔理修士，兩人開夜車洗淨聖堂。可巧省會長及時發現，下令他們去休息。

老頭兒存心謙讓，成為眾人的公僕，功成不居，且常居末位，在民眾前卻變成聖若瑟的替身了。

朝聖者常說：我們來求安德弟兄的好聖若瑟……我們去看看那位好弟兄安德。

此地宛如露德鎮，上主的神能顯示了好多奇蹟。這裡不是泉水，而是一位小輔理修士的一句話或一次撫摸。

一九一二年，蒙城總主教在教友前，指著聖堂內那些謝恩物品，大聲宣佈：「我可不可以說；這裡有奇蹟出現。如過我不說，這些東西，人類苦痛的鐵證，要替我說話了……。」

安德弟兄白日接見朝聖者，而夜間用好多時間去祈禱。這些奇蹟差不多都是藉他的手而實現的。

我們隨便記出幾件當事人親口述說的事實，不會是他們編造的，而把當時「經堂」的實況表露出來。

一天，人群太擁擠，他實在無法一一接見。好弟兄走到候客室內，站在聖物桌的後面，一個一個地問他們來求甚麼？他的答覆幾乎千篇一律：「用這聖牌沾點聖若瑟油，去揉擦……再做一個九日敬禮……。」忽然間他瞪住一位患者道：「把你的拐杖給我，去走走看。」

患者照做，病忽然痊癒，拔腿就跑，飛奔下山，搭上第一班電車回家去了。在場的人，個個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的動作；而安德弟兄，毫不在意地繼續問下一位：「先生，你有甚麼事？」「我的右臂多年癱瘓，一動也動不了。」「你去領告解聖事，也作一個九日敬禮。」「對不起，你說甚麼？」

「我說你去告罪求赦，並做一個九日敬禮。」「我廿五年沒有告罪了！」他的女兒陪著他來，拉著他的衣袖警告他：「爸爸……小心說話。好多人在聽你的話。」「廿五年來，我硬著心，不告罪。我現在該有同樣的勇氣，坦白出來。」安德弟兄插嘴道：「用右手拿住你的帽子，戴在頭上。」那人照做不誤，一點疼痛都沒有，驚喜地呆在那裡。修士接著說：「今晚你回來，睡在小堂的上邊，明早你領聖體。」「你放他走了，你知道他還回來嗎？」「一定會回來，我知道。」

果然，他回來了，次日辦告解又領聖體。修士很樂意描述這個回頭者，驚奇若狂的情形。

每天下午三點在底層經堂內公開祈禱，修士在幾分鐘前，必趕到聖堂，參加祈禱。一天正趕著要去祈禱，一位友人突然迎面來擋駕：「安德弟兄，我有一件急事求你。」「念經後再來吧！」「恐怕太遲了，我的表妹快死啦，有人叫我來求求你。」「她身體很好呀！」「你不曉得，她正奄奄一息。」

修士不作一聲繼續走入底層聖堂。第二天，這位友人忽接一個電話：「你猜是誰講話？」「聲音很熟，不過不可能，我搞錯了。發出這聲音的人，已經傅了病人聖油，現在可能已經嚥氣了。」「沒有，我就是你的表妹，昨天下午兩點三刻或三點鐘的時候，我的病忽然好了。我馬上來城中過夜，今天我要去聖若瑟大堂…。」

後來，這位友人又帶一位婦人到安德弟兄的接待室，她在久病之後，手臂關節已經硬化。

「安德弟兄，我求求你，搓一搓她的手臂！」「你不會拿你的聖若瑟聖牌，自己搓一搓嗎？」的確，修士在這種情況下，常是十分檢點，讓敵對的人無瑕可指。有人不斷派婦女去，強求修士按摩或醫治她們，設法找到藉口而誣蔑他，但總未得逞。這位友人道：「我拿聖牌在硬化的手臂上擦時，見到安德弟兄在我面前祈禱，等他一閉上雙目，我馬上覺得肢體完全軟化…。」

有時修士只需瞧一眼，就可把病醫好。一位肺癆病人已到了末期，請人送他到聖若瑟經堂，擠在求醫的人群中。只能遠遠的望見修士，馬上向陪著他而來的妻子說：「何時才輪到我？啊！我一點病也沒有了，我們進堂謝主，還我們所許願吧…。」第二天他便恢復工作，多年後，一點病跡都未曾復現。

還有一個奇蹟，在眾目圍觀之下出現：一天上午，一群來自美國的朝聖者，把接待室擠得水洩不通。到午餐時候，修士要到餐廳用飯，已經走了幾步台階，幾百個人擁擠之下有一個人跑上去，攔住他。回頭看時，一輛救護車以穿過人群，把車門打開，一個病人躺在擔架上。修士毫不驚怪地說：「解開。讓他走吧！」若無其事地轉過身，走入室內，病人的繃帶解去後，起身就走。雙腳連襪子都沒有穿，大家

看得目瞪口呆，爭相傳述。

諸如此類的事，不下幾百件。自然前來朝聖的人，常是絡繹不絕。修士不但醫治了很多形體上的疾病，更注意靈性的沈疾，這是他的主要任務。有時房間擠滿了人，他不勝其煩地苦勸一個罪人悔改，用去一個多鐘頭，然後一分鐘一個病人由他面前經過。他常說形體治癒，是為引起精神的復興。

天主利用形體的需要，引人祈禱而歸向祂。耶穌在世時曾用一點泥，治好胎生的瞎子。同樣他現在藉著人的講話或觸摸一件事物、一個聖髑、或一點油，而實施超人的恩惠。安德弟兄常是將群眾的驚嘆轉向聖若瑟，以娓娓動聽的言詞，講述納匝肋的工人。他的服從，順命與生命的艱苦，和現代人的驕傲與享受正成對比。一位與他常相往來的同伴，屢次講述：「他常提到聖若瑟或聖家，他表情的自然與直率，好像一個人講自己熟悉的先人一樣。他祈求工人的主保，好似面對面講話一般…。」

他對聖若瑟的虔敬，引領教友追念耶穌的苦難，晚間探訪病人以後回修院時，他常帶領陪同的人拜苦路。他的一位摯友說：「每次我跟他拜苦路，聽到他隨時隨地編造的經文，長而動聽，不禁讓我相信他，就和宗徒一樣，雖是無知的漁人，但講起耶穌來，便滔滔不絕。禱詞並不重複，每次至少一個小時，情趣的深長，好似說不盡一樣…。多次他的

祈禱好像和上主對話，他聽對方答後，才轉移話題。」

漸漸地，一夥朋友便參與他這種祈禱，於是便開創了公拜苦路的先例，每週星期五在「經堂」舉行，一連廿年從未中斷。

同日晚間，舉行聖時也是同樣開始的。安德弟兄請來幾個同伴，在昏暗的聖堂內，他燃上一支蠟燭，安置在他跪凳上，他的祈禱直到蠟燭耗盡為止，慢慢人數多起來了，他才請求主任神父來主持……。

以上只不過一個開端。這位聖十字會中名不見經傳的輔理修士，在王山上已開展了他的工作，惟一的動力便是他對上主的堅信與虔誠，不顧一切地實現上主的指示。他已能肯定地覆命說：「聖若瑟要我把「經堂」安置在這裡……。」自然這不是說他得到聖若瑟的顯現，只不過一種內心的感受，有布凱席主教的一封信可以證實：「論到敬愛的安德弟兄，我要補充一些細節，大家還不知道，但頗有意義。第雍（Dion）神父與安德弟兄來見我，商討在王山上建造「經堂」，我告訴他們這一件需要巨資的浩大工程。我向好弟兄道：你是否有些灰心。他說沒有。我對他說：「弟兄，我有一件事要問你：你所作的是上主的指示嗎？你有過神示嗎？聖若瑟有沒有告訴你，他願意在王山上建一經堂？」他回覆：「一切都沒有。我只是很虔誠地敬禮聖若瑟，所以我才無所顧忌地去做。這種坦承純樸的答覆感動了我……。」

一位朝聖者，遠遠地望到王山頂的經堂，一步步走上去，進入那間陰暗的底層教堂，需要一段時間，才可看清前邊的祭台而前去祈禱。同樣，讀著們也可藉此約略地瞭解安德弟兄的生平與他的工作。現在我們要設法進入他心靈的內部，一步一步，虔敬地進入這所精神聖堂，瞻仰他那種不露聲色與主密合的偉大工程。

第六章 信 賴

為使安德弟兄活生生地，好像他的為人一樣樸實不華地、重現在讀者的面前，我們放棄了一切解釋他心靈的心理學方式，盡力好似攝影機般直錄直寫，把他聖德的線條一一照出來，拋棄德行的客觀價值，直述我們所看到且接觸到的主要幹線，分為三章：信賴、謙遜樸實、熱愛。

我採訪過修士的友好和會友，他們都有同樣的印象。其中一位道：「這是一位具有非常信心的偉人。」他舉出許多實例，繼續道：「偉人的偉大處，就在於他連一點驕傲的意念都沒有。」

有人形容這位天主忠僕的虔誠與犧牲，把他看作是阿耳斯本堂神父的化身。他們兩位的體格與精神，的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整個生命的歷程中，步步都是上主異能的表現，而他的信賴，也就成了他的習慣，上主授意他完成各種不凡的事功。他在實現這些事功時並不存有絲毫的猶豫或踟躕。他一生的祈禱並不是為求恩，而常是謝恩，提前預謝天主要賜的破格大恩。現在我們盡力保持目擊者口述的味道，提出幾個事蹟，觀察安德弟兄這種堅毅不拔的信賴心。

一位因意外而受傷者，雙腿已經疽爛，被人抬到經堂來，醫生已經對患者說過：「你該儘快接受手術，鋸掉雙

腿。」患者一時拿不定主意。醫生又說：「不作手術！就沒有辦法救你，好似妄想變更聖洛倫的河道一樣艱難。」

安德弟兄很小心地，按摩那已腐爛的肢體。一位旁觀者道：「已完全爛掉了，聖若瑟也不會使他生出一雙新腿。」修士不為所動，仍鼓勵那位不幸者。果然不久，他便痊癒而歸。

一位病已垂危的母親，請安德弟兄來看她。修士一入門，有人對他說：「可惜，太遲了！」醫生診定只有幾分鐘的生命，且已簽妥死亡證；家人也認為必死無疑，用床單蓋起她的面部。安德弟兄跪在她床前，輕輕拉起床單，用手觸一下亡者面部，病人立時睜開雙眼；一會兒，微弱的聲音發出：「我很餓」，病人恢復了知覺。慈祥的老人送了一片橘子給她吃。令人不禁聯想起，救主在福音中，復活雅依洛的女兒後道：「給她吃的吧！」

又有一位母親也把自己的幼兒帶給安德弟兄。小兒的脊椎骨軟化，無法支持他的小身體。修士一見就說：小兒病好了。母親大喜，馬上解除兒子的石膏背心，和支持頭部的鐵架。修院院長屢次勸他，不要貿貿然就講話，他哪裡會記得這麼多！幼兒解除了石膏套子，馬上就蹦跳起來了。

一位患嚴重風濕病的人，用手一按骨節便叫苦連天。安德弟兄用力按摩他的腿部，問他：「好一點吧！……你站起來。病好了…。」

好兄弟親口說了一件事：一位癌症患者在經堂得到痊癒。外科醫生不肯相信，一定要進行預定的切除手術，但開刀後，連癌症的影子也找不出來。

安德弟兄還講過一件事，為表揚聖若瑟的大能，受惠人不必再受刀割。一位婦人，背上生一毒瘤，大如拳頭，已決定在本星期五動手術。幾天之前她來經堂，瘡瘤不見了；到了星期五，她仍到醫院去，請醫生檢查。但醫生甚麼也找不到，大為驚異：「妳的毒瘤原來是在哪一邊呀？」

一位病人在施手術前，來請安德弟兄為他祈禱，但修士說：「不要做手術，你求求聖若瑟吧！」

修士的幾位朋友常陪同他招待病人，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未曾見過一個人，聽從修士的勸導而病痛加重的。這不是冒昧，而是他忠於上主的靈感，堅決信賴天主的大能。

一位神父問他：「你怎麼可以毫不遲疑地就下斷語？如果我是你，我可不敢那樣試探天主！」修士答：「看得出來，聖若瑟要治好他們。」「為何有時你勸人祈禱，但有時你會直接了當地說：丟開你的拐杖……你再不走，便是懶惰……為何不同？」修士思索一陣，誠樸地答道：「這個很明顯，因為已看得出他們沒有病了。」

這樣說明了他每天長時間安撫病人時，所感受的指導。他要求所有求恩者都應抱著同樣的信賴。有一個人抱怨，自己只獲得一半的恩典，可敬的修士對他說：「若你想保持這

已得到的恩典，你得繼續祈禱。」

有一位不知趣的人大叫：「求你治好我吧！治好我吧！」他回答道：「你求不到，因為你不信賴天主。你求我治好你，就像我是醫生一樣……。若是天主的工作，你為何不去求祂？」

安德弟兄有位親密的朋友告訴我們：我一次正與好修士交談，一位瘸腿的青年進來，埋怨道：「我們已等待好久了，明天我的九日敬禮就做完了；如果還不好，我要叫人鋸掉我這支腿。」修士回答說：「悉由尊便。要不要我即刻替你打電話找外科醫生？」青年垂頭喪氣地走出去。我緊隨在後，他對我說：「就憑他這分待人的神氣，我一輩子也不再來了。」「這樣，受害的只是你自己！你看醫生已有多久了？」「已經五年了。」「有沒有好轉？……可是你並未對你的醫生發怒，並且每次他看你，你還得付錢……。是不是？安德弟兄，義務地接待你，沒有立刻治好你，你就生氣了……。小伙子，聽我的，回去見他；他說甚麼，就做甚麼。」

青年人倒還聽話，安德弟兄見到他知如此聽勸，又富於信心，就滿有把握地說：「再做一個聖若瑟的九日敬禮。到第九天倘若還不得好，我來負責鋸掉你的腿。」

一位婦人雙腿動不得，被抬到「經堂」。安德弟兄的一個同伴，在辦事處門口維持秩序，使大家排隊。他大聲喊：「請讓步，讓這婦人先進，可能馬上就有奇蹟了。」癱者由

四個人抬進去，不一會隔板後邊，修士的聲音發出來了，大家平息靜聽。「起身，走路吧！」「不行沒辦法，我兩條腿都癱了。」「小信德的女人，我請求妳，起身，走路吧！」門口忽然出現了這位痊癒的婦人，兩眼淌著喜淚，直站著，驚訝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大家都興奮地圍觀，她卻穩健地穿過去了。

有時修士還要人盲目地堅信：一位農夫不小心被耕耘機打傷，來「經堂」求醫。修士對他說：「你去把拐杖放到聖堂裡，明天你再上工。」農夫領命，但一步一蹶，十分艱苦，同來的人小聲道：「你分明並未痊癒呀！」農夫信心堅定，馬上依命而行第二天就開工，勉強地咬緊牙關，扶犁耕地，只好讓犁帶著走。到了晚間，家人自然冷嘲熱諷，而他的腳部腫得特別大，他仍不灰心。到天明，他卻完全痊癒了。

一位教友到安德弟兄的接待室說：「我的姊姊胸部生癌，三支肋骨已經疽爛。醫生說：惟一辦法就是馬上割除，才可救命。「你告訴她，不要接受手術。聖若瑟來醫她。」每天下午她照來不誤，報告：「我姐姐她一天不如一天，她快要死了。」「若是同樣的病她不會死…。」病者堅信修士的話，等到外科手術也不能救她的時候，她忽然痊癒，癌症不見了，肋骨癆傷變成一種糊狀物，而肋骨復原了。

耶穌有時也要人先有信心才醫治他：「你信人子嗎？你

信我能治你嗎？」奇蹟並不單是能力的表現。救主就拒絕猶太人的要求，未顯奇蹟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經堂」的奇蹟也並不是無端端做出來的。

一個人一連八天來安德弟兄的接待室，惟一目的是為見一次奇蹟的出現。人們告訴他：「正因為你對天主缺少信心，只滿足好奇心，你不會見到奇蹟。」果然他終於放棄，不再來了。次日，一位癱瘓者果然當場痊癒了。

安德弟兄要人無條件地信賴天主，他愛用的方式不外：用聖牌按摩……用一些聖若瑟油，克苦自己禁吃某種食物……。

不少人情願作加倍的克苦功行，步行到遠地朝聖或疼痛的醫療手術，但輕視修士的這一套方法……。然而天主在施恩之前倒要人發出一種完全的信賴之心。用聖牌按摩，看來好像兒戲，但為實行它則需要放棄自己的成見，一心信賴上主。故此，只有忠誠實行他各種訓示的人才得到病癒。效果並不出自行為的本身，而實在是來自行為時附帶的超脫信心。安德弟兄曾加以說明道：

「好多病人得不到痊癒，是因為信心不足，或者不完全翕合天主的聖意。不少人不守我的勸告；你們知道，用聖牌或油去按摩時，還要有信心……。又要多求聖若瑟，但最要緊的，是時時處處要接受天主的聖意。」因此他常勸人：「無論是申請甚麼，拜見甚麼人物，簽署一件重要的契約……常

要在手中拿著聖若瑟聖牌。拿在手中，比帶在身上更能令我們想起聖若瑟，這也是信賴的表示。」

根據同一的理由，他曾有過以下的勸告：在計劃要買的土地上撒下聖牌，房主不欲出售時，在他的屋內丟放一個聖牌等等。有時安德弟兄勸人禁食巧克力糖、蛋糕、香煙等，只不過一種克苦的事功。好像他看出來這類事功的本身效果，就醫好一些輕微的病狀，並不需要煩勞聖若瑟。至論他那種一摸就可治病的特別能力，連他自己也感覺奇怪。他曾告訴他的密友，天主用一個「沒用的工具」而完成大事：「一個人打獵時意外受傷，到接待室來見我，子彈留在肉內而中毒。醫生都說要割掉那隻手才行；我給他按摩，毒膿好像油漬一樣流在地上，我雙手也滿是油：他倒完全復元回家去了。」有人問道：「你為甚麼自己去按摩病人？」「我的手好像聖若瑟聖牌一樣，能產生同樣效果。」

科學家一定笑他是兒戲，因為像風馬牛不相及，在一生癌的肢體上按摩幾下，而病體即刻痊癒。無疑的，這種行動必有上主的能力在工作，好似耶穌在世的時代一樣。大家都記得，聖經上記錄祂怎樣治好了聾啞和生來的瞎子。耶穌給他們抹上口水，又撫摸……對法利塞人來講，這也是兒戲。安德弟兄的行為，為半信的基督徒也是可笑，我們不妨把聖經引來一看：『有人給他帶來一個又聾又啞的人，求他給他覆手。耶穌便領他離開群眾，來到一邊把手指放進他的耳朵

裡，並用唾沫抹他的舌頭，然後望天嘆息，向他說「厄法塔」就是「開了吧」！他的耳朵立刻開了，舌結也解了，說話也清楚了……有人給祂帶來一個瞎子，求祂撫摸。耶穌便拉著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在他的眼上吐了唾沫，然後又給他覆手，問他看見甚麼沒有，他舉目一望說：「我看見人，見他們好像樹木在行走。」耶穌又放手在他的眼上，他定眼一看，就復了原，竟能清清楚楚看清一切。』

救主本來一句話就可治癒，但為激起幾個求恩者的信心，才採取了這種可笑的方式。同樣的動機，也使安德弟兄作出同樣的動作。他也屢次向受恩的朝聖者說出救主的話語：「平安回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

普通用手來撫摸而做出奇蹟，但好多次只一句話也就夠了。有一次在朋友家集會，他講論耶穌苦難差不多一個小時。有一位婦人，多年來關節硬化，不能下跪，也來參加，希望得到病癒。修士笑著對她道：「人家說妳有病，我倒不相信，因為妳一點病也沒有，試試跪一下！」她應聲就跪，非常容易，一點不便也沒有。

我們再提一件上主的工程，只需安德弟兄的一句話便實現出來。公立醫院的一位法裔實習醫生，患靜脈炎後，一支腿不能走路，醫生們都認為他已無法改善，要一生扶著兩支拐杖行路。一位朋友勸他找安德弟兄，弟兄對他道：「你是一位醫生，相信吧！聖若瑟不會讓你丟掉這麼好的前途，枉

費你父母的一片苦心。把拐杖放下，走到門口！」患者應聲而走，一次、二次。「現在把拐杖放到聖堂裡，感謝聖若瑟賜給你的大恩。」

一天，八位醫生聚在安德弟兄的朋友家中，你一言我一語地嘲笑安德弟兄：「你的安德弟兄是一位走江湖的術士，醫學入門都未念過，就敢用油和聖牌為人治病……。你能不能提一件真正奇蹟是他作出來的。」

主人為答覆他們，便把青年醫生的事講出來。他們繼續嘲弄並向他挑戰。弟兄的友人只有請當事人前來作證。他就住在附近，馬上接受邀請。他一進門。他們便開門見山地問道：『安德弟兄有沒有對你說：「放下你的拐杖，行走吧！？」』「是的，一點不錯，我不再感覺痛苦。」

為甚麼所得的神恩都歸到聖若瑟名下？惟一的理由，就是喚醒民眾對天主的依恃與信心，使信仰不致呈現萎縮狀態。一位忠實的同伴肯定地說：

「十五年以來，我幾乎每天下午都來安德弟兄的接待室，協助求恩者排隊，維持秩序。我相信沒有一個星期我不會見到奇蹟。不是癱子行走，便是瞎子看見，或者一個人臥在擔架上……安德弟兄有時對我道：我們不能說每次都是奇蹟，但至少也該認為是天主的特恩，為打開世人的眼睛，可惜世人仍是閉眼不看。」

安德弟兄啟發民眾的信心，而他的愛主之情常促使他不

能安於現狀。但救主並不強迫人，任其自由信與不信。奇蹟再明顯，人仍可拒而不信。猶太人就曾圖謀殺死耶穌和他所復活的拉匝祿，害怕人們信從祂。

講到安德弟兄生命中這一重大的任務，我又想起了一幕小插曲……大家都擠在修士的接客室前邊，修士來了，沈默寡言，滿臉疲倦的神態。當他邁過門檻時，忽然一個女人馬上跪下，在後邊輕摸他黑袍的下端，天真信賴的行動，與聖經所記載的多麼相似。

『看，有一個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從後邊走近，摸了祂的衣服縫頭，因為她心裡說：「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的病就會好了。」』

至於受惠者的姓名，詳細情形與作證醫生的姓名等……有專書與檔案記錄，在此不能一一記述。病患的種類分為好多種。例如：瞎子、瘸子、癱瘓、癌症……如能將所有奇事記錄出來，分門別類列出，真可與聖經的奇蹟媲美，當是一件令人拍案叫奇的大事。

安德弟兄如何醫好人的形體與靈魂？如何能知悉人心的意念？如何在無人能知悉的時候，安德弟兄已曉得某人已經逝世？這類的奇蹟或怪事，不下數千件之多。

大多數人來到經堂，便會遇到一件奇事，且奇異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們不能一一寫出，只記出幾件使大家認清好弟兄的心態。他待人接物十分檢點，絕不像江湖客，誇大其

詞。但仍有人自稱得到他醫病的秘訣，結果都是冒充騙人，或是精神幻想者。可幸教會權威將有關文件存入檔案，以作證據；否則後果真不堪設想呢！

安德弟兄的作為，並非每件都可效法得來的。他的德行倒是每人應當勉勵修練的。例如遇到需要緊急手術才可醫治的病人，除非有上主的特別指示，誰能放心地說：「不必動手術你的病已經痊癒了…。」自然當事人，由於信賴天主與聖人，可以決定取捨，但沒有上主的啟示，任何人都不可武斷行事的。

安德弟兄對人說，他並無秘訣。有人問他：「你用何種魔術為人醫病？」他勃然大怒，立即下逐客令，因為這是污蔑並破壞他的事業。他沒有一次不把這些奇事歸功於天主的工作。有一件事，可證明他對這一點毫不讓步。一位訪客向他說：「你比聖若瑟更有能力，你答應了我們各項要求，但聖若瑟卻聽不到我的祈禱。」瘦弱的老人，受了這話的打擊，竟然全身痙攣，被人扶回房間，大病一場；日後他自述道：「我馬上顫抖，不知不覺地嚇了一跳，只得臥床幾天。」

安德弟兄的唯一秘訣，應該是他堅決的信賴天主，是天主用奇能來推動聖若瑟的敬禮，沒有其它的理由。

第七章 謙遜誠樸

聖母在謝主曲中，表現了她謙遜的榜樣，她因上主在他身上所行的奇功，稱揚上主。我們知道，謙遜就是真誠；但我們多次對它又懷有一種變質的觀念，認為修練謙遜，必須自卑自賤，自稱虛無，甚麼都不會做；為避免驕傲也不敢講論天主，或表露自己的虔誠。然而真正的聖人謙卑自己，是因為在天主的光輝中看出自己的身價，他能明見自己因主的大能所成就的事功。謙德並不否認天主所賜予我們的能力，不過它要我們歸功於那位賜予者。

安德弟兄就是生活在這種誠樸的謙遜中，蒙城聖德的主教甫爾澤（Bourget），作主教四十年未能實現的夙願，上主卻藉修會中一位最無才的修士完成了，他並沒有以自己的病弱或無知，而辭退這項任務。

雖然修士不曾預見他初期工作的後果，但他常是勇往直前，有始有終地做去。周圍的人笑他愚蠢，千艱萬苦，他也在所不顧。真像一位雄赳赳氣昂昂的勇將，衝鋒陷陣地爭取國土，他真有聖女貞德的堅決氣概，挨打受辱，而仍然說「即使我的腿耗盡到膝蓋，我仍要向前走去。」

這就是本書主人翁的信念。天主不需要人的才學，祂偏偏利用微賤的工具成就大業。聖經上元寶的譬喻正適於超性

界，天主在天上，將厚賞一切善用聖寵而獲利的人。

聖若瑟的使徒自知無才，但他也知道，天主正藉他完成奇功。一九三六年，夏末的一個下午，兩個奇蹟連接出現：一位女病人被人扶著而來，忽然痊癒後自己走回去。人們馬上又抬來一個癱瘓的人，旁邊有人開玩笑說：「假使弟兄把這個也治好了，那才了不起呢！」不一會，癱子也走了出去。幾位基督徒在場，不禁用英文驚嘆道：「神是偉大的！」晚上老修士由接待室若無其事地走回修院。第二天一位修士開玩笑道：「安德弟兄，昨天好像有兩個人，很生氣地離開你的接待室？」安德弟兄已聽出他的意思，是指兩件奇蹟，遂直率地答道：「那不能怨我，全是好天主的錯誤！」

深信其中真理，這位奇人看到人們來找他並向他致敬，但並不會引他起絲毫的驕傲意念……。一般地說來，他對所行的奇蹟常是守口如瓶，只有人請他講述聖若瑟的慈悲時，他才肯暢談所發生的奇事。不過他說出聖若瑟的大能以後，發覺人們對他表示景仰，他馬上詼諧地改變話題……例如講到一個癱瘓治好了，他會說：「聖若瑟認為他還需要兩支腳……。」一天，他剛醫好了病人的雙腿，一位旁觀者問他道：「這人叫甚麼名呀？」「我忘了問他。」

病人把兩支拐杖放在底層聖堂後，飛步下山，那位在場者一見，起步直追，請他留下名字好報告弟兄：「他叫『綠草』（LA VERDURE）」。弟兄微笑道「他又綠了

(REVERDI) 將名字唸走了音。」

這位再世華陀已慣於看到天主在病人身上施行的恩惠，如果想為他講謙遜的道理，真不知如何開口。有一位聖座代表，自認為應該給他講幾句話謙遜的勸語……陪同的主教卻勸阻這位貴賓道：「大可不必了。他的血液中滿是謙遜，他不會明白你的大道理。」

一位諮議司鐸苦口婆心地警告他預防驕傲的誘惑，喋喋不休；正好一位鄉下佬來求恩，不能再等，馬上打斷他的勸導。插口道：「請你們告訴我，兩位中那一位是安德弟兄？我老遠地來求他醫病。」那位不識趣的司鐸大吃一驚，怎麼會被人家看成一個輔理修士，自動退出，而去反省自身的虛榮和道理的空幻。

修士完成天主的工作，毫不介意人間的毀譽，這又可證明他謙遜的根基。他從來不注意訪客的身份，但有時他的上司，甚至主教跪在面前，求他降福時，人人都可看出來，真使他太難為情，可是他也勉為其難地照辦。有時陪同一位神父去探訪病人，病人求他降福，他總是婉拒道：「神父，你應該降福人家。」

一位有聖德的方濟會神父福德力克 (Frédéric)，現在他的列品案已呈到羅馬。一天來到經堂向院長說：「我來研究一下，安德弟兄怎麼修練到這樣高的聖德？」院長帶他到小堂，拾級而上，修士正好由頂樓的臥室走下來，在梯子上相

遇，福神父雙膝跪下高聲求道：「安德弟兄，請你降福我。」「不成，你該降福我才對！」

兩人面對面地跪在那裡，互相謙讓，正似聖道明和聖方濟初遇的翻版；最後只好兩人互相擁抱。這是如何動人的一幕！當時「經堂」工作剛剛開始。有一位朋友在省會長前一再說項，安德弟兄才得參加，每年方濟會神父，在包派聖亞納堂（Ste Anne de Beaupré）的朝聖行列。有一次，福德力克（Frédéric）神父正穿好祭衣，那位友人帶領安德弟兄忽然趕到，問道：「有人給你輔祭沒有？」「還沒有。」「我給你介紹一個輔祭的，你一定很高興見到他。」他一面打手勢，叫安德弟兄前來……。

誠樸的修士對於所有的神父都懷有一種出於信仰的尊敬。碰巧跟他一塊用早餐時，無論講什麼都不能阻止他為我們神父服務，而我們卻難以為他效勞。神父作完彌撒要想見他，他馬上兩手捧住神父的手，而不放鬆，他必是認為那雙手剛抱過耶穌的聖體。

有時修士坦白說：「我未曾唸過書，對神父我有什麼可講呀？」他一定知道，他有好多東西教給神父。固然他缺乏兩種下界的知識：神學與哲學。但他修到了一種超越人世的上智—神秘學及對天主的直覺認知。他講述耶穌苦難時，音容動人，聲淚俱下，勝過解經學家的長篇大論。

遇有大人物來訪時，他衷心歡迎，並無矯揉造作的虛

套。只是面帶微笑，趁機吐出一句詼諧的語句，只為參與交談，而不會離題。但他總是站在次要的位置，總不會聳人聽聞，引人注意。人家對他表示景仰，也不會使他高興。他時時尋求末位，而且佔住不放。在食堂內，他常坐在最末的一張桌子角上。在聖堂則站在祭台後，最不顯眼的一個跪凳上。

他最討厭人家給他拍照，不過院長一出聲他就不再逃避。這也說明了為甚麼他個人的照相上，多數有一種皺眉不悅的陰影；只有出其不意，或很多人在一起時，才見到他微笑的本態。「經堂」開創時期，第雍（Dion）神父作者會長，要他拍兩張不同姿勢的相片：事後人們把兩張照片一起拿來，問他喜歡那張，他答道：「兩張沒分別，都是同一個傻瓜。」

一次院長請來一位出名的畫家叫修士擺出兩個姿勢來。見他太過勉強，院長便不再堅持下去，畫家只有憑記憶所得畫完那幅畫像。最後，他死前兩個月才勉強讓人刻出一幅半身像，那是一尊自然的寫真像。

安德弟兄可能也知道，在國際上他是加拿大的名人，不過對這些他滿不在意。一位常住南美洲的加拿大人曾寫過：「只要一提加拿大，或蒙特利耳（Montreal），人們便問安德弟兄。他們可能不認識政府的首腦或主教，但他們都聽過這位修士的名字。」

一位來自很遠的地方訪客來看他，也不會使他另眼看待，只接見兩三分鐘便要他告退。一天，一位貴賓來到說：「我是英王的專任司鐸，皇帝看過喬治翰（George Ham）寫的蒙特利耳的醫治奇人一書，特命我路過時來拜見你……。」修士毫不在意，只談了三分鐘話，便告辭道：「還有病人在接待室等我。」

對聖若瑟毫無信仰的人們只要一開口，便會被帶出去。好奇的人們常被逐出門外。關於他們，修士說：「真奇怪，有些人來這裡，但並不明白為什麼而來！」

有一位婦人來說，自己太疲勞，需要人的寬慰。她得到的答覆是：「我也是一樣，很疲勞了。請你為我祈禱吧！」

他的謙遜不能說是因為他不瞭解，或不覺察人們對他的尊崇。他的識辨能力，超過一般的人，但對於讚揚，他特別敏感，馬上動容，好像人們侵犯了天主，及聖若瑟的權利。有時他會很巧妙地把人向他發出的讚詞轉到別處去。他喜歡默默不語，並非虛情假意，而是出自內心的純樸。

此類聖人慣有的聰明，在安德弟兄生命上不只一次出現，然而不能說是「麻木不仁」，應當認為是超性精神的天真表現：把一切都歸功於天主。甚至忘記了人們也能有別的動機。於是修士有時只認為是教友的好心，而未想到是人們對他的敬意。

一次，他到美國，一位堂區神父招待他住宿，為使他出

其不意地受到歡迎，動員整個堂區，在晚間開歡迎會。修士回來後向院長報告：「我一到澤西城（Jersy city），正趕上該堂的節日。」

一次，到安大略省（Ontario）遊歷，搭錯火車，開出後查票員發現他的錯誤，請他在下一站下車。站長一見是安德弟兄，馬上送他到直達多倫多的快車站，使下列快車暫停，讓修士上去，他感覺站長滿客氣的。等他返回經堂報告這一件事時，尚以為這是鐵路局的常例！

修士時常感覺自己的不堪，有時偶爾發些脾氣，他就熱淚盈眶地痛苦自己缺乏忍耐。他一生最後的話就是：「請為我的回頭祈禱吧！」

或者有人要問，謙遜即是真實，為何他能誤認自己的神修，差於其他的人，而低估自己本身的價值？這是因為他常熟記救主的訓言：「我給你們立了榜樣，為叫你們照我的作風去做。」他避免與別人比較。他惟一的標準和模範就是耶穌基督。有人或者笑他為一點無傷大雅的缺失而淚流滿面，未免小題大作，近乎兒戲。但我們要設身處地瞭解他的心態，他既然竭力效法救主，就是有星點的缺失也算破壞了這張美麗的圖畫。這是所有聖人們的推理，他很吻合福音的教訓：「你們要和你們的在天之父一樣齊全。」

他對聖德非常敬仰，如有人對他表示像對活聖人的敬意，他便極力勸阻。他說：「人的遺物有何價值呀！」在這

一方面他是非常執拗。他發覺修女收集他的舊衣服，於是每次送衣服洗的時候，他必每件數過，缺少一件時，他也必要追究。為避免受人愚弄，他曾親手把穿爛的衣服堆到爐子裡燒掉。

一次，兩位修女來見他，一位竟偷偷地剪下他外身繩帶的綻頭，拿回修院作聖髑。等她們去後，修士才發覺，大聲喊道：「這是兩個女賊，她們都發了絕財願，怎麼還能幹出這事來。」於是設法把遺物追回。

一位多年來的同伴，在安德弟兄接待室的門口讓人排隊，順口勸人與耶穌、瑪利亞、若瑟與安德弟兄一同祈禱。一天被修士聽到，引發了無名大火：「不能、不能，你不能這樣說！」「你每天多次為來訪的人祈禱，我不能叫人們和你一塊祈禱嗎？」「這樣，你不是把我放在聖人當中了。」「請你放心吧！」

修士的怒氣才得平息，無可奈何地由他去了。只有為了超性的動機，推展聖若瑟敬禮，才可叫他出頭露面。但在信眾群集於「經堂」時，他卻又躲在一邊。在大節日或盛大遊行時，他經常退到一邊靜觀他天上的好友受人尊敬。他愛自稱是「聖若瑟的哈巴狗」，主人凱旋時，它應默不作聲。

有人向小伯納德（Bernadette）說：「妳蒙聖母恩遇，並未感到驕傲的誘惑嗎？」聖女答：「你以為怎樣？難道我不知道，聖母選了我，是因為我最愚蠢；如果她能找到一個

比我更愚蠢的人，那她必定揀了那個人。」

安德弟兄負有與她相同的使命，思想也和她相似，對同樣的問題，他的答覆是：「藝術家們使用最小的毛筆，劃出最美的傑作。」

第八章 愛 德

在為安德弟兄申請列入真福品的呈文上，一句話總括地描寫了天主忠僕的一生：「窮人、病人及困苦者的朋友。」的確，這位聖若瑟使徒的一生，最特殊的便是他的愛心。耶穌會將愛心作為祂信徒的標記，信耶穌的人應有的印號：「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35）。

安德弟兄對這一標記，表現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我們一進入他的生命歷程就可發覺，步步都是他愛心的實現，尤其對於病患的愛護。以下便是一位受惠者的記述：

「聖若瑟『聖堂』開創的時期，我的身體非常衰弱，可說已到了生命末期，每天只能一次吃點肉湯，每次咳嗽便吐出大量的鮮血。所有的醫生都肯定，天數已到，無可救藥。而我總覺得看看安德弟兄，或許還有希望。我一步一步喘地上山，心中自忖道：等我下來的時候？不是痊癒便是墳墓了。好修士留我住宿，住在原始小堂的頂樓上。原來只可住一個人，當時已有一位腿部潰爛的病者住在裡邊，瘡濃的臭味已瀰漫小房間。房角吊上一塊布幔，修士在地板上放一條薄褥子，沒有床單或被單，那便是他的臥床。每天晚上，最後的訪客告別後，他還要用一個鐘頭時間為我們按摩。之後

熄燈，他卻悄悄地走下樓梯到小堂去。一夜我暗地裡追蹤，在聖體燈的閃爍下，我隱約地看到他，跪在地上，開始熱誠的祈禱。午夜後約三點，他才返回小樓，躺在地板上休息……。

在那裡我住了多日，健康也未見好轉，仍是咳嗽而吃不下東西。一天早上弟兄煮了一鍋肉菜湯，中午他裝了一大碗，命我吃。我對他說：安德弟兄，就是全蒙城的醫生叫我吃，我也不會聽；但是你叫我吃，我只好服從；後果如何，隨他便了。我吃了下去，奇怪，下午感覺有力。吃晚飯時，修士又給我一大碗……不久，我便平安回家，我的父母和醫生們都稱奇不已。

我的一位病友卻需要一段較長的時期，曾有過幾次他索性要接受醫生的意見：鋸掉那條腿，我不時去探望他。他曾拋棄信仰，而參加了馬松會社。我帶他去見安德弟兄，想勸他回頭；豈知他一見修士按摩那濃瘡，使他噁心，馬上要走出去；不久他小聲對我說：「如果真能治好這一個病人，我也要信了。」

十一月中旬，病人果真痊癒了……。他為人們盡心竭力地服務，我們不能一一在這裡記述。現在只引證一件往事，使大家看出他是如何熱切地懇禱，為使人們得到所求的恩典。

一天晚上，底層聖堂已沒有人，全堂黑暗，只有燭光和

教禮燈照亮一些地方。修士帶來一位盲目的青年，他因雙目復明而來。修士把他留在一邊，自己跪在地上進行祈禱。他走上聖所的台階，每上一階便祈禱一刻……一位有病的少女向安德弟兄道：「我特別自美國來，求你醫好我的姐姐。」「為什麼你不求自己病癒？」「因為她有八個孩子，她的健康最重要。」「妳姐姐目前很好。現在可以照顧妳自己了。」他取過她的拐杖來，叫她走路。她大為驚奇，喜淚滿面，馬上拍電報回家，她姐姐回電報：「忽得痊癒」。

一個冬季，正遇大風雪，安德弟兄在接待室，好久還沒有人來。忽然有四個人抬著一位雙腿癱瘓的少女來。修士教他們都跪下祈禱，他向病人說：「妳感覺好些嗎？」「我感覺腿部開始發熱。」「這是好現象。我們繼續唸經。」過一會兒修士又問。病者大叫道：「我的雙腿好疼呀！」她馬上起身，開始走路了。她熱淚橫流繼續唸經。

以下是聖經一幕的重演：安德弟兄的晚年，心臟病很嚴重，遵照醫生的囑咐不能上樓，只可探訪地面居住的病人。樓上的病人只有送到他所坐的汽車上。一天在蒙市變帷街(Bienville)一位病人從樓上被人抬下來，但是四面八方的人都帶來了婦孺病患，擠得水洩不通。修士慈祥地一一予以撫慰。車停了好久，好不容易才讓出一修通路，駕車的友人，不禁驚嘆道：真好呀，這不是耶穌的時代一樣嗎？人們前呼後擁都得到祝福或病癒。

修士則答道：「可能是同樣。但天主用的工具太差勁了……。」

如此情形不只一次。修士的友人們常說：「屢次我們必須求人幫助，才能把車子開出去。」

以下是一位受惠者親口講出來的事蹟：一個人把重病的太太送到修士接待室來，晚上暫住在「經堂」附近的旅館內。夜間忽然嚴重出血，請來一位急診醫生，看樣子她只有幾分鐘的生命了，面色和蠟一般的蒼白，呼吸已不能察覺，等於死了。醫生已斷定必死無疑，便走開了。病人的丈夫基於信德也丟下彌留的太太，放腿跑到安德弟兄的臥房，猛打他的窗戶：「我太太正在斷氣，你救救她吧！」猶如福音上所記錄的：「我的女兒病得要死，救救她吧！」…「只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痊癒。」修士趕忙穿衣，開了門，帶領這一夜間訪客到底層聖堂祈禱，跪在聖若瑟的祭台前…對他說：「你回去看看你太太，不用怕，她死不了。」果然他太太已醒過來，病也好了。第二天早上他打電話對醫生說：「我太太大有好轉。」但醫生堅信不會有救，回答道：「你別無理取鬧，她一定是死了。」

安德弟兄對任何人都是同樣的慈祥，不分貧富或敵友。有一醫生多年仇視安德弟兄，日日攻擊，不遺餘力，又千方百計，破壞他的聲譽和事業。他的夫人患病，出血不止，各種藥物都不見效。他請來同行名醫，也都束手無策。已經過

度貧血的夫人，低聲向丈夫說：「我求你給我開個恩。你的醫學和你同僚的醫術都無法治我的病……去請安德弟兄來，我求求你，答應我的請求吧！……」

醫生猶豫不決，一面是自己的驕傲，一面是對夫人的憐憫，左右為難。最後決定硬著頭皮去請修士。修士一進門，血便停止了。

耶穌本來是為拯救以色列人，但也曾俯聽了客納罕婦人的請求。同樣安德弟兄對非教徒也照行不誤。自然也要求他們具備基本的條件：誠意信賴上主。以下是一位受惠的基督教徒親口的證詞：「我的手臂癱瘓已久，見過許多醫生都毫不見效。我去見安德弟兄，他對我說：你既然來見我，那你一定相信上主，也相信奇蹟……我就請你舉起手來。「我做不到，它已癱瘓幾年了。」「我命你舉起來！」「我沒有辦法，只好勉為其難地試辦。忽然間，我感覺已完好如初……」

一天晚上，安德弟兄在一位朋友家用晚飯，他是一位醫生。問他「附近有沒有病人？」醫生說：「我的鄰居，是英裔異教徒，已經癱瘓一年多不能走路。」當晚修士請人帶路去探訪這個病人，他正坐在輪椅上，修士教他起身行走……。一位老年友人，時常陪著修士探訪病人，親身在場，把這件事傳述出來。

安德弟兄，照顧形體的痛苦，但同時也兼顧靈魂方面的需要。他曾說過：「我最開心的是能和罪人交談，引領他們

歸向天主。」

他的密友都知道這一點，不斷地帶來些無賴之徒，修士很樂意與他們交談，並帶他們拜苦路。他尤其喜歡接觸一些精神悲哀的不幸者、罪人、無信仰或反對宗教者。他對唯物共產主義的滲透加拿大，大感憂慮，時常為這事操心祈禱。

一次，他向幾位朋友道：「蒙特利耳（Montreal）已有共產黨的活動，你們聽說了沒有？」他們勸他不必介意。他卻答道：「正因為人們不留意，這才是危機的所在…。只要民眾不受其害，我滿不在乎，他們抓起我來，千刀萬刮處死我，都無所謂。」多年來他就盼望死在共產黨手中，為能救得他們的靈魂…。

他在傍晚探訪病人，也是為救得人們的靈魂歸向天主。他多次向陪同的人講述，被探訪的人，他們的家人，甚至聽聞奇蹟的，怎樣獲得精神的利益。

他曾親口說出以下的事：「一位堂區神父請我去探望一位無惡不作、又背棄信仰的病人。我一進屋就問道：你願意我用聖若瑟聖牌為你按摩一下嗎？好多人的病比你重的多，都這樣痊癒了。他的床很低，我只有跪在床前為他按摩，忽然間我感到他的雙手抱住我的頸項。我心中想，小伙子我可捉住你了…他果然回頭歸正，得到一個善終。」

很少有罪人能抗拒這一衰弱老人的威力，他會聲淚俱下地講述救主的受難。為詳述他如何扣人心弦，在本書中必須

加寫一章才成。為感化硬心的罪人，他普通是自抽屜中取出一尊苦像，解釋基督的痛苦，受鞭打多少下，五傷中每一傷口的苦痛，更詳述肌肉的破裂，鐵釘穿過筋骨，以及猶太人與羅馬加給耶穌的凌辱唾罵，最後用天主無限的仁慈結束他的講道。當事人都認為這是上天賜給他的口才。

有時他剛柔並施，看情形打動人的心弦。對方一露心動的蹟象，他便開始講論天主的慈悲，繪聲繪色地描述敗子回頭，迷失的羊……。他利用聖寵的聰明與技巧，把罪人找回來。又會鼓勵人的望德，詳述幾位大罪人改變為偉大的聖人，只要回心轉意避免犯罪，一心愛主就會成功。安德弟兄常說：「對天主的慈愛，我們總也無法講得完。」

他宣傳天主的仁慈，但並不忘記天主的公義，時常提到車禍和猝死。勸人說：「要時時準備，好天主對我們說過，祂像盜賊一樣來到。」

有人向他辯論，他會用日常生活中的實例去回答。譬如有人說：「不進教堂了，因為對神父們失去了信心。」他會回答說：「你到大公司去買東西，你不會先追究那位售貨員的私生活怎樣……。」

他愛提福音的比喻，他也會因時因地編造自己的故事。一個人埋怨道：做完一個聖若瑟九日敬禮，不但未得所求，反而遭到更大的打擊。修士回答說：「一個人有三個兒子，聖若瑟節日前，來聖堂作九日敬禮，為全家祈福。但九日敬

禮後不久，長子得病死了。第二年他又來作九日敬禮，以後次子也病死了。父親大失所望，起誓再也不祈禱了。後來他開車到遠方去，車子忽然停下，一個陌生人前來叫他跟著去，走到樹林內指給他看一棵樹上吊著兩具死屍。向他說：你的兩個兒子若還活著，就會變成殺人的強盜，也要被人吊死。第三個兒子可能作主教。如果我讓他們還活著，你將要如何痛苦悲傷？…」

安德弟兄的道理，我們可以記錄下來，但無法繪形繪色地把他的音調姿勢介紹出來，尤其他雙目冒出的那種無法抗拒的慈祥威力。

他與人交談，每次總要勸人向善，自然多次是有關重要性的問題。大家對他的智慧都感到佩服。有人講起時裝，他便指給他們一條穩妥的方向。與人們接觸的多了，使他發現在所謂西方文明的牆壁上，出現一個大缺隙：女人變成野蠻時裝的奴隸。他曾嚴厲地批評道：「時代之所以變壞就是由於女人。」

婦女性感的裝束，傷害人靈不計其數。他從人的訴心中得到證明。他見到輕佻的母親，破壞了家庭或至少忽視了子女的宗教教育。現代人忘掉基督徒的樸素，拋棄祖先的克苦精神，他預感到下一代的人不僅外表，而且內心也要變成無宗教者。

有人談到經濟不景氣，他指出這一衰微的真正原因。死

前幾個月，有人問他：「多年來的經濟恐慌快要結束嗎？」他回覆道：「不會。人們祈禱不夠，使天主發怒。目前的恐慌為大家是個教訓。但是人們仍忘記好天主，不祈禱，還要褻瀆祂，教堂空設。人們增加祈禱，厄運就會結束。」

他自認有責任批評放蕩不羈，但骨子裡是出於善意。多次提醒人說：「我們總不該憂慮，應常歡樂，也不要使他人不快活…」

有時話題有些欠妥，他便用一種雙關的諧語，轉變談話的資料。他自己也坦白說：「不能時時隨機應變，有時看出來太過勉強，但可避免傷損愛德；天主看見內心的意願也就夠了。」

為避免引起近人的不悅，他是頗費苦心，需要一種細微的觀察力才能發現他的用意。為避免廚房修女的不悅，也假裝取用自己不能吃的東西。一位同會弟兄見他只取一片餅乾，在口中慢慢咀嚼，盤中的菜動也不動。對他說：「你可以要別的東西吃」。他回答說：「不必。別讓修女為難。」

安德弟兄對於朋友的同情心，更是無微不至。他們都是自「經堂」開創時便聚在修士左右，始終如一。每星期五，風雨無阻地參加聖時，拜苦路。主日上午，修士往往也帶幾位到自己的房間，給他們講聖若瑟的行傳，耶穌的苦難。這一種友誼常帶有超性的味道。他曾向他們談心：「感情只可歸於天主，我不願對你們有厚此薄彼的情感。」

他最同情貧苦人。他的一位朋友說：「我經濟困難，健康堪憂的時期，感覺他另眼看待我，領導我，在重要的事務上，採取適當的步驟，關懷探詢事情的結果。我曾發覺他尊重敬愛那些遭遇不幸者，把感情都花在他們身上。見到他們哭泣，他便六神無主，不知所措。他又絞盡腦汁，使他們寬心，安慰他們。為失業的人他更操心代謀職業。」

這些友伴負責把罪人帶來，或陪同去探望病人；辦公時間之後出外探病，有時到友人家中用晚飯，對待他們更是推心置腹，恩愛有加。一位友人病危了請他來，他跪到床前，就唸起經來。不一會兒垂死的病人睜開雙眼，修士問道：「唉，怎麼樣了？」病人回道：「不太差。」過了兩天病人便完全康復，到接待室去見修士。

有一位友人大拇指生了瘡瘍，一震動就流血不止，等待醫生施行手術。修士按摩他的患處，忽然間瘡影都不見了。修士指著他曾用過的止痛藥笑著說：「藥物可以暫時止疼，醫生拿走你的金錢，而聖若瑟則消除了一切。」這是他臨死前為向服侍他的修女致謝，笑著講出的往事。

以下是與聖伯鐸的岳母忽然痊癒十分相似的故事。當時耶穌來吃晚飯，見她正在發高燒，不能做飯。一個下午安德弟兄忽然來到一位醫生朋友的家中，他夫人的一支手臂已癱瘓了幾個星期，修士突然對她說：「時間到了，妳的手已不會疼了。」病人喜出望外，手臂馬上運用自如，興奮驚嘆了

幾分鐘，然後她就親手準備晚飯。

一位朋友開車送安德弟兄到醫院，探訪一位遭遇車禍的人。朋友笑著對他說：「以往常是你折騰，這一次讓我來治治看。」修士說：「好極了，說一句要算一句。」朋友教他解除繃帶，並用聖若瑟聖牌，按摩傷處，果然痊癒。離開醫院時，同伴大為感動。修士對他說：「你見到了，好天主是如何仁慈，以後不要懷疑天主對你的仁慈。」

他用奇蹟治癒朋友，但他更時常叮囑他們，效法救主，歡迎苦痛；也一再鄭重的說：「我們不應求主使我們避免災難，而應是使我們更好地忍受苦難。」

他引證一些殉道聖人滿心喜樂接受死刑說：「感謝好天主吧，祂用考驗來探測你，你真有福氣。人們若明白痛苦的真價值，早就焚香祝禱，追求痛苦了。」

一位年老的朋友吐露自己的苦衷，修士道：「快唸謝恩經，感謝好天主來眷顧了你。」「你神經病，不識時務！」「別這麼說。將來你會瞭解的。天主是用苦難招待自己的好朋友和忠僕…熱心人為天主作事，天主用磨難酬勞他…。痛苦不是小事，它有絕大的價值，只有天堂才能報答它…。」

安德弟兄如此為人服務是否可能走入歧途，只發展外向的事業，而忽略內修的生活？我們在他的愛德工作上，可以發現，神修大師十字聖若瑟的基本原則：「對受造物的愛情，若真是建基於天主而超越情感之上，那麼它加強的時

候，我們對天主的愛也會加深；令我們越惦念朋友，就越想念天主。」

愛心是救主一再提出的勸告，祂又以身作則，用自己的一生表現出來。這就是一切真基督徒應該持守的原則。可惜不少教徒忘掉這種原則，在生活挑戰上，寧願自掃門前雪，或者採取弱肉強食方得生存的謬論。安德弟兄卻力行愛心，終生服膺福音服務的精神，因此才可感召他所接觸的大批群眾。

第九章 缺點

如果將聖人的一生描繪成香水培養出來的玫瑰花，只有一種顏色一種味道；那麼聖人便成為毫無缺點的超人，也就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了。讀了這類的記錄，並不會引起我們見賢思齊的心意，因為他們功全德備，已和我們平凡的人生脫節太遠了。我們可以引聖女伯納德的言論為證。這位感人的聖女瞭解聖德的定義，而且她的使命與安德弟兄的使命也有多少相同的地方。

聖女說：「人們愛把聖人們說成不染纖塵的全人，無缺失、無弱點、沒有高低潮、也沒有陰暗的時間；完全是下凡的天仙，我們凡人哪還敢追蹤取法？」天主的助佑不過協助我們人性，而真正的人性絕不是十全十美的。天主的聖寵可以減少人性的缺陷與黑暗，而並不完全改造它，安德弟兄也不例外。我們謹以尊敬的心情，但保持絕對客觀的立場，發掘幾項天主忠僕的人性缺點。

大致說來，安德弟兄是位平易近人的修士，但有時他也發怒，惡言相對使受恩者感到尷尬。不過即便有不少次的忿怒言行，我們也不該斤斤計較，而忘掉他修練的英豪德行。平心而論，總體講來，這些表面的缺點也不見得十分嚴重。而且天主也好像並不介意安德弟兄的這些激烈行動。一位基

督教的婦人來到接待室，很不客氣地被逐出門外，婦人熱淚滿面地走出來，但下樓梯時忽然痊癒，她馬上轉身俯伏在弟兄前向他致謝……。

與主的親密結合，不容持有騎牆的作風，一丁點的偏私便可以破壞這種結合。因此安德弟兄既然與天主如此親密，作了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自然他必要竭力克制自己易怒的偏向。

平心講來，我們可以找到好多為他推諉的理由。例如生性激動，脾氣暴燥，自幼父母雙亡，寄養在親友家中，隨時打些零工，未受到良好教育，自然染上了工人們的粗魯作風。他老年易怒的性格，在他事業的開始時，無人見過。當時認識他的人都同口作證：他能夠自早上六點接待訪客，直至夜間十點，常是和顏悅色。但一上了年紀，身體衰弱，在接待室每天至少五個鐘頭，多數是站在那裡，聽取人們的長篇訴苦，自然不能保持脾氣的平衡，而有不勝其煩的表示。並且聲音變低，嗓子嘶啞，而為使人明白需要一再重複。由於不斷發奮努力，最後吐血而一蹶不振。

好多次，他去見一位同會修士，向他坦白地說：「唉，我又使一個人哭了。」同時大點的淚水自他憔瘁的面頰流下來。所以我們很懷疑，他對自己忿怒應負若干程度的責任。有人問他：「你發怒前有沒有考慮過？」他答道：「絕對沒有。事後我才發覺了我的脾氣暴燥。」可憐的老人見到同會

修士都在寬慰他，使他寬心，他反而更加內疚悲痛。

天主故意使他保留這一缺點，作為驕傲的抗毒素，使他記得自己的軟弱。天主揀選一個人成就一項偉大的任務，同時，就預定了特殊的方法使他不致被虛榮心所迷惑。所以天主多次用一種可見的缺點，隱藏祂忠僕的聖德。這也是安德弟兄易怒性格最實際的解釋。

他的怒火多次很像耶穌清潔聖殿的怒氣。有時他說：「我對自己並不滿意，今天下午我又發脾氣了。但是人們也太奇怪而不明白，這是聖若瑟在給人醫病呀！」

最惹他生氣的是那些好奇的人。他們不來祈禱，只求醫病。他就趕他們出去，這不是天主聖殿的愛火教他如此做嗎？態度有失於粗暴，或者厲聲厲色，都可說是出於天使般的純潔，和救靈的急切。時時有人服裝不端莊，修士對他們就毫不客氣。

一位婦人指著自己的女兒說：「這是一個好孩子。」修士不客氣地說：「這是妳的女兒？我若是妳的話，我就不敢自誇了。」又有一個女人說自己常是悶悶不樂，得到的回答是：「妳的衣領惹你難過呀！」他對一位著短裙的女人說：「妳不怕妳的裙子太醜怪嗎？」

一位女士的胸領開得很闊，她求修士醫好他的肺病。修士說：「妳按摩按摩妳的衣服，把它接長一點吧！」他以聖人的眼光，見到人們崇尚時裝，使一位女教友和一個妓女，

穿戴著同樣的服飾，不禁讓他想到西方文化就要墜入深淵，也預見這種虛偽要帶來的不幸，極力攻擊，不遺餘力。有時言詞有些過火，也該是情有可原的。

江湖騙術是他最厭惡的伎倆。有一個高大的美國江湖佬，走進接待室問修士用何技巧催眠病人，使他怒不可遏，馬上趕他出去。這是因為聖若瑟的名譽受辱。如果是為他自身的聲望，他是滿不在乎的；但他對聖若瑟的受辱，好似一位孝子遇到父親被人攻擊或被人侮辱，而無法容忍一般。

訪客缺少誠意他一見便知，對他們也毫不客氣。一個遠路來的人一走進接待室，修士便說：「是一個得不到所求的，他存心不善。」

一個女人開設一間宿舍，不知何故無人來往。一位朋友勸他去求安德弟兄為她的商業祈禱。修士回答說：「妳幾時終止取笑我和我們的『經堂』，妳的顧客也就會回來了。」女人自知修士言之有理，便對人坦白說：「我當時被他看出來是如何羞澀，真令我無地藏身。」

故此，老修士的怒氣多次是護衛宗教事業的正義作風；否則，便有其他不得已的苦衷。

有人批評安德弟兄並沒有絕對地遵守會規。豈不知天主，並非千篇一律地鑄成自己的聖人。固然有的人是恪守成規，分秒不差；有的人則因其特殊使命，只守其主要會規，無法履行其它的細節；因為會規只是使人成聖的工具，並非

人生的目的。

為了解天主的工程，需要保持一種較寬大的眼光。假若天主樂意，讓自己的僕人採取一種艱難的方式，成聖自己，祂無權力這樣做嗎？若有人經過一種不平凡的路程而完成了超性的事業，我們就可以看不過去嗎？墨守成規並沒有甚麼了不起。有人一生謹守會規，但未曾達到與天主合一的地步。安德弟兄則走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而到達聖德的極峰。

所謂「會士遵守會規，便可成為聖人」，並非要人只外表守規，而是要人保持會規的精神，服膺規條的領導。安德弟兄便是持守這一條活用的路線，沿著自身缺點的曲線，在生活中表現了對天主的熱愛，切望模仿被釘耶穌的一生。他每一作為都滿溢這種愛心。如果拘泥於會規條文，呆板地遵守，恐怕要產生好多缺失與遺憾。

安德弟兄依照會規的精神，對於會方的上司是無微不至地絕對服從。為了他事業的需要，他才外出，他的長途旅行也多是出自主治醫生的叮囑，或者是為施行善功。他的消遣便是在家接待病人，或是出外，探訪其他的病人。他神經的緊張，工作的繁忙，都要求他找些消遣的時間。整個青年時期在遊蕩中渡過，造成他好變的秉性。對他出門太多的批評者，應當去詢問一下他所安慰或治癒過的病人們。

他晚間出門的確有太多之嫌。接待室一做完，他便等汽

車，去見別的病人。普通是看了病人之後，到朋友家中稍息，九點或十點才返回會院。先有上司的准許，他才出遠門，甚至到渥太華，但次日一早便回到會院，若無其事地照常工作。

出外時，他的精神愉快，平易近人，特別開心的是接受人們的愛戴，帶領人們接近天主。他愛講幾句詼諧話之後，便把話題轉入教會的事理，自自然然毫不勉強，無人感到硬拉硬扯的情況。假期是在親友家渡過，他終日所講的都是有關天主的事理。

為避免同會弟兄們見怪，他曾私下向他們解釋道：「為作善事，出門旅行也不算犯法。你也同意吧！」

多次他自美國回來，把病人痊癒後用過的拐杖等工具，一一帶回來，晚上無人來時，抱去放在聖若瑟像的周圍，猶如衝鋒陷陣的勇兵，把敵人的旗幟搶來，獻給自己的統帥。此類的旅行，不但不會傷害他的修會生活，而且還有助於他的神修工程。故此上司們尤其到他的晚年時期，特准他四出旅行，並不怎麼限制。

他對會規並不拘泥於死板的文字。例如，靜默的時間，他有時也講話，勸弟兄們向善，注意神貧，愛人敬主等。團體散心的時間，他卻忙於操作。他遲遲上床也是經上司所准許的，此類的克苦協助了他的神修。一位神父責怪他祈禱的時間太長：「你可以把睡眠奉獻給天主！」修士回答說：

「如果你明瞭人們如何需要祈禱，你一定不會這般講話了。」

安德弟兄有他的理由，因為整日為人服務，夜間不去祈禱，如何能達到他神修的超越境界？聖人就是天才奇人，為適量地發展天才，不免要突破一些外表的常規。

聲稱將一切行為奉獻給天主，有時變成了不肯努力的掩飾，因為它不是完全奉獻，更不是絕對的克苦和毫無自私的愛。往往使人魚目混珠，名存實亡，不費吹灰之力，豐衣足食，安於小成。在安逸快樂中尋求主的光榮，天主不會接納這套偷安自私的理論。

相傳聖瑪利，瑪加利大（Ste Marguerite-Marie）猜疑心很大，因為懷疑院長生她的氣，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沮喪灰心。安德弟兄對此缺點，也並非毫無沾染；雖然他不斷地勉修全德，但由於他的易感性屢次把目標放在自己身上，自私心在各種偽裝下活躍起來。為了一些身體的苦痛，尤其是各種各類的攻擊，表現了過度敏感的感受。芝麻綠豆的小事，就可以破壞他的友誼。無意中的粗心也會使他大為傷感。同會弟兄極力避免，但他仍感覺有人口蜜腹劍，懷疑他們蔑視自己，衷心悲傷。

很明顯地，天主允許這些情節只不過是為淨化他。假如他在會士中感到慰藉，人人景仰他，他哪裡還能修德立功？天主的計劃，往往是在成聖的路上散佈一些荊棘。

聖女瑪利·瑪加利大（Ste Marguerite-Marie）在神拔

時，摔破了一個碟子，被人當面打了一記耳光。聖女小德蘭臨死前還聽到一位老修女低聲埋怨：「關於她，人們能有什麼好寫的呀！」

安德弟兄，在事業的開端時備受攻擊，也不是旗開得勝，受人讚揚。特別是有一位同會修士，彼此過從很密，情同手足，由於一次的誤會，友誼忽然中斷。

困難阨隍，有些只是想像，但他內心的傷感是同等的真實。同會會士對他多是景仰，但由於尊敬，不肯隨便多講他的事蹟，他卻懷疑他們對他的事業漠不關心。這類細節，多數由於他的年歲老邁，或者易感過敏的本性，甚或是天主使他聖化的安排。為了院長一次含糊的表情，他便發生誤會，認為院長愚弄他，將他看成小瘋子，使他心中非常悲傷。

神學家或可質問說：「恐怕安德弟兄，不太明瞭忍耐的道理：為愛天主忍受一切。」的確，在理論上，堅忍他人的凌辱並不太難。而安德弟兄也滿心接受天主的安排，但他有時仍像一個孩童受人誤解，而哭泣呻吟。因為天主的聖寵扶助人性，但不毀滅它，如果是一種易感的本性，聖寵也不會把它徹底改造。

有人保持一種錯謬的神修觀念，忘掉實際的人生，不明白他對病疼的呻吟，或對上司艱苦命令的悲嘆…。但為做一位天主教信徒，是否需要變成禁慾派的斯多葛人(Stoicien)，否認痛苦，把一切都看為抽象的？安德弟兄步步追隨耶穌，

尤其受苦受難的基督。他的導師對天父所加與他的苦難也並非毫無知覺。祂雖然是絕對服從死而後已，但救主仍哭泣地懇求天父免除祂的苦爵。並且向祂的門徒訴出祂內心憂傷至死；但祂仍不失為服從的表率。

耶穌的忠徒明知上司的安排，是天主的聖意，但這並不減輕命令的艱鉅性。安德弟兄屢次對人道：「好天主對服從的會士，施於超人的力量，有時祂願考驗一個人，便使他的上司閉上眼睛。譬如你已經有太多的工作，上司偏要加上一些。安心接受吧！一個人應該服從上司的決定。我們若不接受天主準備的恩寵，將來祂就不再給我們了…總不要忘記：一切都是天主准許的…我們做事無論是最好的善工，也要常獲得上司的同意。」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安德弟兄一生中幾項缺失並不像人們想像中那麼嚴重，而且往往是修養過程中的曙光，或者至少，也不失其為天上師傅的高足。

第十章 虛 敬

朝聖者穿過底層聖堂，可到安德弟兄的黑色石棺前，但需經過一座聖若瑟紀念廳。該廳內陳列著病患痊癒後留下的拐杖、助腿板、護胸架等；蠟燭不下數千支。聖若瑟塑像居中，下方則為安德弟兄黑色石棺。棺上方的拱式壁畫有耶穌受難的刑具。

安德弟兄的一生，最令人注意的，是敬禮聖若瑟。但認識他較深的人，都可發覺他首要的敬禮還是耶穌苦難。他石棺的後面弧形壁上畫一十字架，周圍繪有苦難的刑具：刑鞭、鐵鍊、鐵釘、鉗子、蘆葦、茨冠、長槍等，每件都栩栩如生，令人望去，不寒而慄。皮鞭而帶鐵球，粗硬的綠荊條，用力彎曲而成茨冠……。

安德弟兄自童年開始便許給聖若瑟一種特別的敬禮。父母死後，各地漂泊，以聖若瑟做他惟一的伴侶，大小事都託付在聖若瑟手中，視他為自己的密友，受其領導；進入修會，也是為效法工人主保，也將這種愛心盡力傳給同會修士、小學生，訪客和病人。為完成這一任務，他做了無數的奮鬥，闖過無數難關，一直到事業成功，名垂千古。

他為描述聖若瑟艱苦的生平，別具匠心，藉若瑟聖名行了無數的奇蹟。而安德弟兄常是虛懷若谷，將光榮歸於聖家

之長。有的求恩者，不祈禱聖若瑟而直接向安德弟兄呼求：「求你醫好我吧！」他認為這真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他要人們單純而絕對信賴聖若瑟。他曾教一位友人如此祈禱：「良善的聖若瑟，如果你是我，在這個大家庭中，這樣難管的生意下，要如何處理？現在你代我管理吧！王山的聖若瑟，扶助我，俯聽我吧！」

他對若瑟的敬禮，無不像對普通聖人的敬禮一般，也在聖神引導之下，願將普世教會主保的敬禮擴大推展。他認為天父既把耶穌託付聖若瑟照顧，教會—耶穌的妙體，自然也應該受他照管。安德弟兄一心想把以下的道理宣傳出來：惟有耶穌能成聖我們，祂是一切恩寵的泉源，永流不息；聖母是最接近這泉源的人，把恩寵施予人類，成為諸寵的中保；聖若瑟則被稱為普世教會的主保，因為他是主的忠僕，將天恩施於教會及人類。

他愛一再地重複：「這是因為王山的好聖若瑟加恩保護，我們的國家才未受到共產主義的毒害。」

只因他過度謙遜的保密，他和這位聖人的祕密交往，我們無法公佈於世。聖若瑟讓他為自己在世間的代言人，自然會與他多次交談；可惜我們只能在他的歷史上揣測一二。

固然，安德弟兄因敬禮聖若瑟而行了無數的奇蹟，他的使命自然不言而喻。但是他發起敬禮教會主保的運動之後，他卻常講論耶穌的苦難、彌撒、領聖體、內修、對聖若瑟卻

是偶爾提及而已！

他習慣說：「去作一個聖若瑟的九日敬禮！祈求聖若瑟。」但他幾乎每次都加一句：「這應當是領聖體、拜苦路…的九日敬禮。」與朋友談心時，常是談論耶穌苦難。朋友們可以千篇一律地引證此類的談話資料，但都似乎不記得他對聖若瑟生平的談論。

有時，安德弟兄講起納匝肋工人的絕對服從、考驗與痛苦，或喜樂中如何承受天主的聖意；但很快地改變話題，講起天主的慈愛、救贖與天堂等道理。這時才可看出他內修的真面貌，口若懸河歷數耶穌的生平好像是在演劇，多次是聲淚俱下，詳述各種情節。

他對聖若瑟的緘默，也可能正是為了他對這位聖祖的敬禮，主要是效法他作一輔理修士，不必研究或宣傳聖若瑟神學，只要以他作模範，仿效他為主服務。

由聖神的引導，安德弟兄日日勉勵，以對聖若瑟的敬禮崇拜天主。他極力反對偽裝的敬禮僅止於個別的聖人，而不能達到三位一體的天主。教會的敬禮都應該是通過基督的人性，而到達惟一的天主那裡。他要不斷地破除人們的愚妄，因為他們只想利用聖人，獲得暫時恩典，而不知保持寵愛的生活，全心愛慕天主。對他們而言，顯靈的聖人聖女好像是新上任的政客部長，一切都容易幫忙做到。

修士的作風完全合乎教會的指導，也是天主教所特有

的：依超性恩寵的大小，對聖人的敬禮也分有等級，將一年的禮儀多半定為紀念天上的聖人；但正典的禱文、獻禮經、讚頌詞、感恩經、領主後詠等，都是藉著中保基督而達到天主聖三。敬禮聖人聖女只佔次要的地位，好像一條條的小溪，流入禮儀的江河中，再被帶到無限天主所在的大洋中。

安德弟兄就在這一觀點上，培育他的虔敬。首先是對七苦聖母的敬禮，這是他修會的特別敬禮。聖若瑟著聖母而接近耶穌，於是也把這條路教授給安德弟兄。本書限於篇幅，只能掛一漏萬地略述一二。他對聖母的敬愛，也是天主聖化人靈的必需條件。

聖德就是高度地熱愛天主，經過受苦的基督，才可登堂入室地與天主聖三親密結合。瑪利，瑪特·尚朋（Marie Marthe Chambon）是位往見會的輔理修女，特敬耶穌五傷。有一位常來見修士的修女，帶來一本尚朋修女的行傳，他如獲至寶，好多地方與自己的體會不謀而合。於是向那位修女道：「為感化十八個罪人，我需要十八本這樣的書。」「好弟兄，你不想一下，我哪裡有十八本？並且在蒙城也買不到這書啊！」「我不管怎樣，一定要這些書。」

修女拗不過修士，很不開心地離去。當時她心裡埋怨修士未免太固執；返回修院後到圖書館查看一番，忽然發現兩打書，包得好好的在那裡，而且沒有一位修女知道它們的來源。

安德弟兄，多年來已實行了耶穌教授這位輔理修女的祕訣：「手不釋卷，常讀這本書，可使你學得，世間學者不會明瞭的事理。向五傷的禱詞，包羅萬象。」

耶穌的苦難是他最愛慕，且常常掛在心上的，他念茲在茲，終生服膺的便是這一課題。他喜歡由先知或神祕學家的記述中摘錄幾句，詳述耶穌苦難的細節。他常說：「為好好祈禱，要想像十字架上的耶穌。如果你見到長兄被釘在十字架上，怎樣還會分心呢？」

對耶穌受難的一切標記，他常必恭必敬；對路邊的十字架，住宅內的苦像，都會引來他深切的敬意與熱情的觀望，令旁觀者大為感動。守聖時或作聖體降福時，有人把聖體發光的帳幔掛在酒水桌的十字架上，他會把它取下來。出堂後對人說：「十字架上的耶穌像不應作為掛布的架子！」

一次，到一位朋友家，他說：「各方面佈置不錯，只有一個缺點。」「安德弟兄說出來吧，我樂意領教！」「一個大缺點，是耶穌並不佔首位。」手指牆角上掛的十字架。

為深入研究耶穌的苦難，他曾遍覽聖女潔如 (Gertrude) 與真福佳林，艾邁琸 (Catherine Emmerich) 的著作。

如果我們不只限於描述幾種特殊主要敬禮的話，我們應當詳述一些他對聖體聖事的敬愛，往往令送聖體的神父大受感動。恩主的聖體臨近時，他面容煥發，靜默而滿懷熱愛地等待著，也自己編了一些大膽的說法，鼓勵人勤領聖體：

「你若多日不吃東西，如何能夠生存？你若不領聖體，也就不能保持寵愛的地步。」有時他用實際的比喻來說明這道理：「你如果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對你的太太表示關懷，她將有怎樣的反應？…會不會懷疑你對她的情愛。你的家庭必定問題叢生…。同樣，你不領聖體，好天主一定認為你不再愛祂。你的靈魂定要困難重重。」

他曾教給人們在彌撒前再三重念一端短經：「諸位聖天使，你們在天上瞻仰天主，讓我也見到祭台上的天主吧！」

他對聖體的敬愛離不了紀念耶穌的苦難。他在聖堂中，每星期五晚上例行聖時，隨後便是拜苦路。

聖人聖女的內修生活，各有千秋，並不像堂內供奉的石膏像，千篇一律地照模型做出來。每一位聖人都是天主藝術的一幅傑作。安德弟兄內修的特色，便是他把敬禮聖若瑟與受苦難的耶穌緊密結合，這也就是他神修的關鍵。

拜苦路時，他好像與聖若瑟對話。他生病時手持苦像，到聖若瑟像前拜他的苦路。自然這兩種敬禮在他身上便密合無間了。天主必定利用痛苦的錘刀，雕刻自己特選的靈魂，祂讓利劍刺透至聖貞女的心時，對聖若瑟也不會例外。因為他與聖母同時準備神聖的犧牲，一生中經歷了巨大的犧牲，並曾預嘗到主的苦難。

山坡上的十四處苦路，原來在開始第一處的石基上，刻有安德弟兄的神修路程：「聖若瑟伸手引領自己的使徒走上

苦路。」

他對聖家之長的敬禮，是通過聖母達到基督受苦的人性，最愛直到天主聖三。他不時勸人祈求天主聖神，持有一種敬愛聖神和聖母的熱忱。他忠於主的默感，遵守禮儀程序步步升高：由若瑟、瑪利亞受苦的耶穌而至天主聖三：父子和聖神。

他內修的第二特點，是他工人心態的影響。他的修行並不像一位博學周知的神學家，而是一位勞力的輔理修士。例如他特別喜歡口禱，和一切外表簡單的神功，是任何平民都可做得到的。例如：九日敬禮，聖若瑟七苦七樂，口誦萬福而跪上經堂…。

我們應當注意這種達到天人合一的歷程：它使平民大眾可以了解，修成聖德是人人的義務和權力；忽略了這一點便成為學術研究上的一大錯誤，以美觀為藉口，把納匝肋的工人描繪成希臘哲人或羅馬大帝，而不是以勞力的工作完成他超性的生命。

安德弟兄的神修作業實在是多而且繁，但並不加重他的神修工作，他常保有天主子女的自由。熱誠不足的心靈往往感到顧此失彼，疲於奔命。但一位熱愛天主的人卻像一堆將熄的爐火，看似快被一捆木柴壓滅，但是當火花爆發遂即變成了熊熊烈火。

第一座小堂開始時，他往往整夜與上主交談。一位朋友

記述：他探訪病人之後，多次請我到小堂上邊他的房間睡覺。很多次我為刺探他的行動，強打精神，不肯入睡。午夜後我無法支持，呼呼入睡，而他尚在祈禱。清晨五點我醒來時，有幾次發現他的床舖原封未動。

上了年紀以後，他已不能再夜夜不眠，但除了他最後的老年時期，每晚只睡幾個小時，為他已是足夠了。很多次他剛一臥床便立即起身，徹夜祈禱。

人們見他通宵祈禱，清早又見也神情煥發，精力充沛，都稱奇不已。一位有人記述：「一九三六年的夏季，有幸在我家中招待安德弟兄一段時間。他當時正患病，咽喉炎很嚴重，好像大勢已去，晚上九點，他便回到自己房間；我就睡在隔壁。十一點他起身祈禱看書直到早晨。我以為他整夜失眠，必定疲憊不堪。」起身後我問他：「你感覺怎樣？」他的答案常是：「好一點了。」實際上，他的精神也真的恢復了。人們都說：「祈禱為他好像睡眠一樣，可以使他恢復體力。」

在他一生每晚探訪病人之後，必定與上主長談。堂門關了以後，整個教堂陷入幽暗，只有聖體燈閃爍發光，修士自己或陪著同伴進入聖堂。蠟燭與乳香的味道仍未消散，他的思念仍未跳出去剛見過的各種痛苦。他為一切請他代禱的人們，十遍聖母經為某某罪人…十遍為某位病人…口唇微動而雙目則仰觀天主。如能在旁窺視，方可明瞭他如何口中嘟

曠，拉長他的祈禱。這位老人除非筋疲力盡不能支持，否則他會長時間地喋喋不休，直至天亮。

經堂的一位工友，自一九二七年開始，屢次見他與主長談，十分感動，向外人描述：「在欄杆前，他跪在水泥地上，朝著正祭台，安德弟兄合掌祈禱，面對天主，一動不動；過一個小時後他開始拜苦路，並不像我們走馬看花，每一處他都慢慢地跪下。慘痛的表情，好像是他在忍受酷刑，必須一個小時才拜完苦路。」他的同伴，即便年輕力壯也都甘拜下風，只好坐在凳上等待他老人家慢慢地祈禱。

他這樣與主長談往往引發各種奇蹟。他自己也坦白承認，有時他心神深度地收斂，同伴離開或在聖堂走動，他完全不知道。有一夜，他跪伏在聖堂中間的通道，聖若瑟的塑像忽然在黑暗中光芒四射，像乘著一朵彩雲，彷彿要向他撲來。看到這一異像的工人，不勝驚懼，猛推修士躲開，可是無法打斷他的祈禱；同伴無奈，只有獨自跑出聖堂，面色蒼白渾身顫抖。他遇到一位修士，便告知方才親見的異象。人們帶他見院長神父，他又將自己所見的重說一遍。這一晚由於驚恐而不敢再入聖堂，他費盡唇舌而修士們卻好似見怪不怪，不動神色的樣子，使他滿腹牢騷：「我並未入睡，身體也很健康。這一異象延續了三分鐘之久，任何錯覺不會使我如此震驚。」

又有一晚，安德弟兄在祭台後邊的座位上，乘著黑暗閉

目祈禱，忽然亮光四射，把他包圍起來。

有三四次，人們看到有如星火在他頭上著光，並跟著他拜苦路的步伐追隨不離。好多次像有人陪著他拜苦路，而修士沈浸於祈禱之中，並未發覺任何人物。

同伴在聖堂中四下追尋，並未發現任何人躲在角落裡。人們認為這或許是安德弟兄祈禱的特色，將聖若瑟與耶穌苦難的敬禮連在一起，或許納匝肋的家長降來和他交談，協助他的工程？

可能有人想，這或是一種過度虔誠的幻覺結果，但這是一位年齡成熟的普通工人，平時並無任何神秘失常的言行。因為天主通常對聖人神奇的內修生活，只准曇花一現，稍露鋒芒，使他們生時避免諸多無謂的騷擾，同時在他們死後這種奇遇，倒可協助證明他們內修的造詣。

還有一件奇事，是安德弟兄親口講出來，隨後一位在聖堂服務的神父也加以認同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廿八日，安德弟兄上床休息之際，眼前出現一個心型的光體，他相信是看見耶穌，但為了極端的信實，他坦白地說，沒有看清楚，也不能隨便肯定。不久他又見到光體，這次很清楚地見到是聖母手抱聖嬰，走近床前，他便坐起來，不停地說：「媽，我的好母親！」

事後他又將這幕奇遇告知另一位神父，並且有聲有色地將各種細節認真地描繪出來。

關於此類奇遇我們不必多加解釋，我們只能肯定天主依祂的計劃，在某一些聖人身上多顯奇能，但對其他的聖人卻不願多行。安德弟兄使命的成功，人力無法解釋，他的祈禱生活和虔敬，他的克苦和醫病的能力，也都是本性所不能解釋的。

現在我們已對聖若瑟使徒的主要事蹟有了一個概念，但使我們耿耿於懷的，是他未曾和聖女小德蘭一樣，把他的內修生活介紹出來。看來好像天主願意親自領導他的靈修，使我們無從捉摸，惟一外露的是他完成使命的輝煌成就。

第十一章 內修生活

我們探索安德弟兄的心神領域，已達到最後階段。以上已簡略地涉獵過他的生活表現，他聖德的幾條主幹：信賴、謙遜和愛德。我們已發現了這幅圖畫襯托的線條與版面，即是他的虔敬，或他心靈的生活表現；下一步我們可以超越外表的型態，直入他聖德的核心，即他內心的虔誠，或者他内心生活的特異標誌。現在就讓我們去探究他聖德由來的根源。

最初安德弟兄的陵墓上有一幅天使的壁畫，我們每次觀賞那幅宗教性的傑作，細看它的條紋，立即體會到它的含意。但那天使如何讓人馬上感到天主的降臨，與天堂的幸福；而其它的壁畫成千成萬，繪畫得更精緻，但無法引人入勝，這是一件很費解的問題。不是作者藝術技巧的問題，而是他能引人入勝的感動力，只有提升到畫家的意想層次，我們才能體會作者的思路。

一位聖人就是上主的一件傑作，很容易看到他生命的線條，不過要查出線條的含義，並發掘它內藏的超性動力，就不太容易了。我們為深入他的內心境界，必須藉著活潑且敏感的信德，探索天主的計劃，追尋上主在人靈魂上的感召潛力。

聖人並不是一幅死靜的畫面，而是一個含有超性生命的活生生的人，因此為了解他就得細查他生命中不斷的發育過程，生動的表露，而不可只描寫他靜態的外形。我們的理智多數是把對象固定，提出幾項特徵，而不會觀察他生動而漸進的旋律。內修生活是人靈在上主的動力下日趨健壯的發育過程，也可說是聖寵的生活，愛德的實踐或完成一件傑作的歷程。

為幫助人研究一尊石像，希臘人常拿一件名家的作品為標本，這作品必需是最對稱、最均勻，同時最富理智或宗教方面的啟發性，稱之為古典美的權威或標準。我們為研究一位聖人，也該同樣拿出超性的傑作為標準，那就是基督，祂是畫家，也是標準，身兼造物主及受造者。

每位信友都可說是藝術家兼作品，因為天主在人靈上工作，並不抹殺人的自由意志，需要人自動地勤勉努力，一描一勾地描摹人而神的標準。我們的惟一價值，就在我們如何模仿耶穌的生活，如何使我們的生命絕對符合福音的精神。

故此，我們的課題也可說是將聖人看作一位藝術家一看看安德弟兄如何認識及模仿他的樣本—耶穌基督。

他的知識是經過日日默讀福音而得來，他的一切教導都出自這本書，我們問過有幸向他請教的人們，大家異口同聲地說：他常是以福音來解答疑難，沒有一位宣道者會這樣做，尤其是耶穌的苦難和比喻，這便是他的全套道理。

普通我們不願接受的艱鉅難題，但他卻絲毫不退避。他默觀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追求自己生命的法則，有幾位著名的聖人自認在神修生活的開始，曾誤入歧途，因為他們曾妄想修練直接與聖三結合的境界。安德弟兄就體會到這一點：他與超性界的接觸，是在聖若瑟誘導下，找到耶穌受苦的人性。

這一正確的方式應歸功於聖神賦與他心靈的超性智慧，這也就是那特殊的亮光，引導他對不可了解的事物，感到興致。他對耶穌的認識並非才智，而是一種超越人力的光照。這一點在安德弟兄身上徹底地表露出來。除了福音之外，他還有一本手不釋卷的書，便是「師主篇」。這也是聖女小德蘭最欣賞的書。一有空閒他便取來細讀，品嚐其中的滋味，因為這都是福音中的精華。他的朋友到門房去找他，時常見到，他正閱讀這本書。一位修女去探訪，看到那本書的字體太小了，不禁地問道：「安德弟兄，這麼小的字你怎麼能唸？我都看不到了。」「很容易，拿這一頁去看，妳唸唸吧！」「不行，不行，我的眼鏡破了，我連看路都有困難，僅能找到應走的路哩！」「試試吧，我想妳能看到，唸出來吧！」

修女無奈拿過來，滿心驚喜，竟然看得清清楚楚，離開門房，修女又恢復了深度的近視眼。她對另一在場的修女說：「妳可作證，我剛才竟能唸出那麼小的字體來！」

安德弟兄常是慢慢地細讀這本書，他幾乎可以完全背誦出來。對於獻身教會的人，他能隨口說出有關修道人的內修生活，強調在各種繁雜的事務中，都應該常常想念天主。

安德弟兄也愛讀聖人傳記，透過這些天主忠僕的行傳，他能更進一步地認識天主，他只需涉獵一遍，就會熟記在心，與人談話時他都能詳述書中的細節。可是有人認為他不學無識，對教會的道理不過一知半解，但很快這些人便發覺自己低估了安德弟兄，因為他不僅會談論神修學的高深道理，而且見他們不太瞭解時，他更會用多種實際的比喻加以解釋。

他對於主的認知並不單靠書籍，他由聖經的啟示，直接找到神學的知識。他利用每一個機會勸人祈求聖神，因為聖神常用天上的神光射著他的心靈，他常向人說道：「聖神為宗徒們所做的，也會為我們做。」

這種超性的學識反映在他一生的生活上，很明顯的，安德弟兄的虔誠是完全仿效耶穌的傳教熱忱，幾乎每一個動作都是如此，他內部的心態也是一樣，極力模仿耶穌的內修與自克。

他在晚年時，曾對人說：「我曾求天主使我能和天朝諸聖一般，常處於天主眼前。」他這種渴望與主結合的心情，能不讓他在世上度著天堂般的生活嗎？他那感人的言詞與技巧都是得自超信仰的生活體驗。

認識受難的耶穌，使他認識愛慕三位一體的天主。這也是教友生活的中心。天堂也不過就是享見天主，愛慕天主的頂點。他的生命，或著他心目中惟一重要的事項，就是天堂生活的初試，故此可以說他已生活在天上了。

他有時描述天堂的幸福，好像他經歷過一樣。他的朋友們常見他在講論天堂時，容光煥發，眉飛色舞；尤其在他生命的末期，三句不離本行地談及天堂。他可以用幾個鐘頭描繪天堂的幸福，因為他的心已在天上了。他常愛說：「我們與天堂之間只隔一片帳幔。」

他切望撕裂這一帳幔。曾向人道：「你可知道，為能早日見到好天主，希望早死，並沒有甚麼不對的！」一日，他又描繪天堂的美好，一個人插嘴道：「無論如何，我們人人都害怕死亡的。」他答道：「如果有一個聖善的生活，就不該怕死，它就是走入天堂的門戶。」「天堂很遠呀！」「天堂離世間並不遠，天主常聽見我們的祈禱。」安德弟兄為使人體會這一理念，他放低聲音去唸「天主經」、「聖母經」，聽眾只能見到他口唇在蠕動。他解釋道：「你們看，好天主已聽到了。」他的意思是說天堂就在身邊。

很早他就放棄了那種幼稚的想法，以為天堂是座象牙塔之宮，人死後，靈魂才可進入。他把天堂視作一個享見天主的狀態。現世，有一帳幔遮蔽著超性的事物，所以要用信仰去欣賞。安德弟兄藉聖神的光照，時時努力，讓這無種理念

深入自己的心靈。

他日夜思念天主的事理，雙目半閉，幾個鐘頭的時間跪在地上與天主密談，瞻仰靈性的奧秘。有事要找他的人。馬上就體會到他是怎樣深沉地進入默觀之中，除非是真正急事，他絕不願被人打斷這一狀態。有人請他去探訪病人，他就很不客氣地問道：「你都不想想我的祈禱！不成，我不能去。」

他的祈禱並不像一個懶孩子，詐取父母的恩寵。他不會對天主計較。伯給（Peguy）的話正好符合他的作風：「他不以討債還價的方式去許願，付出就是付出，請求就是請求，他不把付出和請求連在一起，他不為請求而奉獻，也不利用奉獻而請求，或者有所收穫才付出。」

在聖體前，他為每一個國家祈禱，常是虔誠動人，雙膝跪下，兩隻手抱著頭然逐一提出每個國家的名字。

教宗—白衣老人，在永城的小山為全世界人類祈禱：一位微小的老人在王山上，也為同一的意向而祈禱；兩者在意念上共同融合，這是多美麗的一幅圖案，只有在天主教會中才可實現！

一位同會修士問他說：「你獨處斗室那麼長的時間，你做甚麼呀？你一點運動也不做嗎？」安德弟兄微笑答道：「啊！運動嘛，我跪累了，就起身來；站累了，我再跪下去。」

這種偉大祈禱精神，在他身上培育出一個深入的內修生活，使他親密地認識耶穌基督，再進而認識天主聖三。他祈禱好像小孩求母親一般，他可以流浪，呼出自己的急需，與上主心心接觸，常記住耶穌的話：「沒有我，你們甚麼都不能做。」他全心尋找天主，天主也回報他的熱誠，光照他的理智。上主對於這種毫無頑梗，完全信託的靈魂，自然會倍加恩愛。祂喜愛這種自發自願的愛情，子女般的癡情憨愛，全心全意地嚮往祂。安德弟兄雖受到外界的衝激，他總會皈依自己的恩主，這是他默禱的傾向，直覺地嚮往天主，也成為他無言的禱詞。有一友人道：「我看他追求上主好似追求情人一樣。」這句話描寫他，實在貼切。

天主在他靈魂上的成就，可以表露在他成已成人的心火上；世間俗務閒談，都可被他轉移到他心愛的對象－天主。他的友人們都異口同聲道：「他插入一句向善的話，即把大家的話題轉到超性界的事理上。」

他師法耶穌，使生命變成連續的祈禱，和天天的自克、自律。他常提醒自己，若與天主結合，必須割斷現世的牽掛。他屢次勸人：「你們知道，要做一個好信徒，就不該迷戀現世。」

他常準備接受任何考驗。死前幾個月，他懷疑上司有意使他離開「經堂」，遂對一位友人說：「為『經堂』我已不能有所服務，恐怕自己太老了，反而礙事。下次人事調動，

上司調我到別處去我也不在乎，只要我能為修會有些貢獻就行了。我死以前，好天主會考驗我一下。但只要休息一下，我覺得還有力做點別的工作。」

他這種甘心接受派遣的精神，及願意接受一切屈辱，甚至毀滅他一生的事功，像這樣的心態，非有高度翕合主旨的人是不能做到的。

他預感升天的幸福在鼓勵他追隨走苦路的基督，他虛弱的體質不能承受的苦痛，他也受之泰然，希望效法被釘的耶穌。青年時已開始克苦，他整個的生命在艱苦的工作中，或長久的病痛中，不斷地堅持下去。例如：夜間的祈禱與工作，破床上幾小時的短暫睡眠，在書院中四十年的時間，夜間常是在小堂樓上的地板上度過，最多放上一條褥子……。

幾年的時間，在教堂附近的住宅內，他有限的睡眠，都是在幾塊木板搭成的床上。人們給他甚麼他就收下，從不要求他人的服務。他吃飯很少加油加鹽，他對飲食極不講究，有水有麵包就夠了，不講味道，只在口中咀嚼一下便吞下去。報紙、香煙、收音機等消遣的工具，他一概全無。不要以為這一切為他不算是犧牲，因為他有一個多情善感的心靈，非常欣賞自然界的美境、花卉、兒童、友誼；不過上主的愛火已佔據了他的生命，其它的誘惑只好被擠出去。

為進一步效法耶穌，他履行一種嚴格的神貧，他擔任守門的職業與外界接觸，不能太不修邊幅，有時見到自己的黑

長袍破舊不堪，縫補太多又褪色，無法見人，他則悄悄地請一個走讀生幫他把信件送往郵局時說：「聽說你媽媽常為窮人縫衣服。」「是的。」「請你問她，可否把我兩件舊長衣，改裝成一件可穿的長衣？」這位母親知道是為好弟兄服務，很高興地向安德弟兄說：「不用你的舊長衣了，我會給你做的；我知道你的舊長衣都不能再用了。」

幾天以後，安德弟兄穿上了新縫的長衣，在門房遇見這位善心的婦人，微笑向她說：「我終於被人家捉到了。司庫弟兄認出我這件長袍是用他的舊衣改修的。」

他終生保持這種神貧的精神，基於這種動機，他在年老時，晚間探訪病人回來，他還要查看門窗是否關好，電燈是否熄妥。

為建築教堂，光榮聖若瑟，並為工人的福利，不惜動用幾百萬元，但他自稱是一個貧窮人，常愛說自己是聖若瑟的愛犬（不堪受人的景仰）。無長上的准許，他從不接受或給予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這不是說安德弟兄保有先天性的自克習性，得來全不費功夫。他晚年，對一位同會弟兄說：「聖德，你可知道，這不是一蹴而成的。」

神修生活猶如自然界的生物，種籽需經過腐朽、折磨，才可使生命進展；還要農人的操勞，賦與水分與陽光，否則它不會自己生長的。這一生長的定律，在靈修方面並不例

外；神慰只不過是偶然的機遇，犧牲本性的一切，為能在現世與天主結合，來世得享永福，這就是神修生活進展的動力。安德弟兄德行的修成也是基於這一點：他終身的痛苦之外，尚要忍受各方面的攻擊，和耶穌一樣受到他人的折磨。我們暫提一件史事，這是一目擊者記載下來的。安德弟兄晚年在一場幾乎致命的重病之後，得到准許到一友人家中休養幾天，不料舊病復發必須送入醫院，急救人員已見慣痛苦，憐憫之心已麻木，把病人綁在擔架上毫不經心地抬下樓梯，其中一個敗類還嘀咕說：「這傢伙，能治別人，自己卻治不了！」這不是猶太人辱罵耶穌的再版嗎？「他救了別人，反不能自救。」

但是他心中最大的痛苦，應是天主隱而不見時的憂傷煩惱，他既全心渴慕上主，一心一意追尋超性的事物，如今忽然感覺不到天主的臨在，天上的至友好像突然離開了，連帶著靈性的光明，精神的興奮也不見了，只留下愁悶的黑夜。那種好似饑寒交迫刺心的憂悶，又似曾過度親密的好友，突然棄而不顧了。空洞的長夜，無望的等待，這正是每位真誠教徒所感到的遺棄，好像耶穌所經歷過的：「父，你為何捨棄了我？」

他心靈的優越點是基於直接和親身對聖經的體會，因為聖經含有一種感人的能力，並非精通聖經的學者所能獲致的。因為天主的光，只賜予謙虛受教的心靈。如果以好奇探

索的理智是追求不到的。誰能看清耶穌的生活，不是那些愛火炎炎，尋求降來人間之光的信徒嗎？我們往往擺出學者的姿態，研求信仰的寶庫，而不作貧苦的乞丐向天主伸出祈憐的手。結果我們只得到一些殘羹剩飯，而聖人們則享用聖經的盛筵。

安德弟兄在我們的時代所以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基督文化的廢墟中，空有其名，而實際上已找不到基督生活的氣息。

今日的基督徒已忘記了耶穌的話：「你們應是齊全的，如同你們的在天之父一樣。」他們也不明白愛天主的誠命，他們的理想自超性界跌下，降格於現世，只求不犯大罪。然而耶穌的道理：真愛天主，就是輕視現世和本性界的事，若人愛慕現世，不會擁有天父的愛……。「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

但多數的基督信徒，竭力兼收並容，強使涇渭合而為一，結果徒費心機，一方面深願守好全心、全靈、全力愛主的誠命；另一方面又保留一些力、靈、心意而追求現世的習尚和享受。他們希望獲得福音所講的完美珍珠或埋藏的寶貝，但是不願變賣所有的去購買。

好多人以為認識基督，但不過是路途中的邂逅。我們應把基督變成至友，生活的標準，好像聖保祿宗徒所說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生活在我身上。」不知不

覺地將耶穌生活的輪廓—苦難與十字架—表現出來。這類人才算接受主的邀請：「誰願作我的門徒，就該背起十字架來跟隨我。」

我們好似猶太人等待基督，把先知書中迎合他們期望的幾點拿出來，扔掉與他們貪婪心裡相悖的辭句。我們把基督改為適合我們本性期待的形狀，使祂也贊成我們的奢侈享受，入鄉隨俗，同流合污，大眾路線、不拘小節，偶而也加上一些超越的作為，以抒解自己的良心。

我們要再度基督化，不僅在共產黨的地區，在天主教地區也同樣需要，要找回初期信友的精神，因為我們與標準相距太遠了，我們生活的習尚已背離了基督的福音。

這並非我們故意要曲高和寡，想入非非。安德弟兄的一生並非獨善其身，而是兼善他人。我們應把耶穌作為效法的標準，否則福音便失掉意義。我們要這樣研究一位聖人—耶穌生活的副本，把他的生活作為第二部福音。

教會由於慎重，不輕易正式宣佈聖人的聖德，我們只有安心等待這一睿智的決定。不過，實際講來，安德弟兄已成為大家追尋的標準。他生前深望民眾師法被釘的基督，他死後將更將努力使大眾追隨基督的作風。保祿寇德耳（Paul Claudel）在「聖母的領報」（L'annonce faite à Marie）一書內所引用老亞納韋耳高（Anne Vercors）前赴聖地時的話，正可以放在安德弟兄的口中：「整個國家跟我一起呼籲，歸向

上主的寶座，我們的心志歸向祂，我是他們的代表，按著永恆的圖形塑造我的國家。」

安德弟兄的一生，不但可作為基督生活的模仿品，而是近代應時的傑作，教訓我們應如何塑造我們的心靈。固然每個人都應該效法基督的生活，然而我們不該低估或忽略修德成聖之中的英豪，他們已到達內修發展的尖峰。教會宣佈的聖人與一般忠誠而與主親密結合的信友，其間有很大的區別，就好像天才與聰明之不同一樣。

來翁布路阿（Leon Bloy）寫道：「人們好像已經忘記了，聖德是超本性的恩賜，使之與常人不同，好像他的人生起了變化一般。不是突然也不是漸進。這是上主計畫中的事蹟。聖人就好像天才神童一般，鶴立雞群，與眾不同；又像天堂落下的植物，和世間花卉不同其趣。由聰明變天才，無路可循，在登峰的神修和末等的聖德之間，也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一位聖人便是上天的恩惠。任何一個堂區，一個教區或一個國家，能出現一位聖人便是得天獨厚。人類需要天才和聖人，去掉天才人類歷史就需重寫，缺少了聖人，也是一樣；安德弟兄生前死後對社會的影響便是證據。在上主前質重於量，使徒、信徒的數目倒不太重要。

我們不敢冒充天才、聖德，但我們的生活也該浸入於超性的境界中，好像中古世紀的大教堂中學徒所做的雕刻像，

自然比不上名師的傑作，但也不失其引人向善的美術作品。我們不宜妄求達到教會公認的聖人等級，但卻應該勉勵模仿基督生活的實像。

第十二章 聖人中的一對

所有的聖人都有其共同點，因為他們的作風都是脫胎於天上師傅—耶穌—的模型，也就是祂福音的實踐。除去這基本性的相似以外，有的聖人具有相同的聖德，異曲而同工，猶如一位名師的兩位高足在他們的作品中，都能表達出老師的特點與派別。

見到安德弟兄，我們會自然地聯想到聖維亞內（Jean Marie Vianney）的德範。法國名雕刻家—委馬耳（Vermare）曾為聖維亞內（Jean Marie Vianney）刻出一具石像，他曾深度地追尋研究石像本人的風度表情等等。一天見到了安德弟兄，立即發現兩人的雷同點，好像觸電一般，幾乎要抱起安德弟兄來。事後向院長神父興奮地喊道：「我的亞爾斯本堂神父……我的亞爾斯堂區的神父，多特出的面容！多深沈的眼神，我所要刻劃的就是這樣的一個頭顱！」

安德弟兄不但外形酷似聖維亞內（Jean Marie Vianney），他們的聖德表現也多次雷同。大家都知道人的內修或精神生活反映在人的面部，誠於中而形於外。法國革命怪傑沃爾泰（Voltaire）的面型極似亞爾斯本堂神父，但傳出的神氣卻大異其趣。面對沃爾泰（Voltaire），人人感受到他內心的奸詐，蓄意狡猾及惡勢凌人。維亞內則內心慈祥，虛懷若谷，

且含有純樸的天真精神。我們的兩位聖德完人，都具有這種雷同的心境。

現在我們可以研究一下這兩位傑出的人物，對比之下可以相得益彰。

維亞內對上主的敬慕是得自他的慈母，自幼即受母親的特寵，她多次囑咐道：「小若望瑪利如果你開罪於上主，這比別的孩童犯罪更使我傷心。」我們的小阿爾福（Alfred）自幼也受到母親的偏愛，超過其他的兄弟姊妹，他慣於偎依母親身邊祈禱，手持同一串念珠，必定也會聽到母親類似的勸戒。母親的德行是傳授給小孩了。

兩位偉人同樣渡過一般艱苦的童年，家境困厄，學業低劣。阿爾福（Alfred）在農倉中祈禱被人發現，而若望瑪利在牛棚中小聖像前雙膝跪地，正好前後媲美。

二人如出一轍地約請同伴一齊祈禱，而同伴因為時間太長，第二次邀請便逃之夭夭。兩人都是先自克自律，然後才吸引民眾爭相前來。他們睡在地板上，天天齋戒，避免人間的舒適，在祈禱與磨難中準備他們來日特殊使命。二人同樣受到上司的懷疑，備嘗阻難；事業成功而受人妒忌與破壞。心地謙虛，但卻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毅勇，同會弟兄說：「安德弟兄若決定了一項事件，惟有上司下令才可使他改變主意。」

大家都知道體弱多病的維亞內遭遇的困擾，安德弟兄雖

不見常與魔鬼交戰，但也不是毫無糾纏。

魔鬼必定是計不得逞才露出獸形使其恐懼。開始的狡計都被耶穌忠徒的坦誠所擊敗，必定用過以下的圈套：「你大錯而特錯了…你將成為大眾的笑柄…你的修會也要拋棄你…。」

安德弟兄不輕易吐露與魔鬼的交戰，但他屢次對朋友提到地獄之神在現世工作，他也有時與魔鬼發生肉搏。

關於這類的事自然要慎重，但以下的事必不會是空穴來風，尤其我們知道都是比較持重、明智而忠誠的人們所報告的：

他為亡者服務之後聽到的古怪聲響由何而來？在山頂上初期的小堂樓閣內，他曾度過困擾的夜晚。一位友人晚間在那裡過夜，曾被吵鬧之聲所驚醒：好像是腳步和鎖鍊的聲音…。「安德弟兄，下邊小堂內一定有賊來了。」「沒有。放心吧！不必怕。」這類回覆，好似他已司空見慣了這種夜晚的惡作劇。一位神父決意要看看安德弟兄，院長對他說：「你到小堂的閣樓上，他一定樂意接待你。」他攀登了那條狹窄的木梯，情不自禁地停下來，又不敢敲門，只聽到裡面在吵鬧：「滾開，放開我…快滾…！」這位神父跑回來告知院長神父：「你確定安德弟兄未曾帶一個人到他閣樓上去嗎？」「絕對肯定，他剛回去祈禱，並且休息一會兒。」「那麼，這吵鬧聲由何而來？」「我相信一定是與魔鬼的糾纏

了！」

有幾次安德弟兄曾聲明不敢返回房間，有一隻黑色動物在裡邊。他曾對一位同會弟兄說過：一天他覺得有一隻手籠繫他的腿。

有一次，安德弟兄晚間探病回來，他詳述聖若瑟的慈善大能，使王山的「經堂」得以建立，並向同伴指出擴充修理的工程。這時他正站底層教堂內，地板的一部分已拿去，以便看清橫樑的位置。忽然間正講到聖若瑟的恩德時，毫無準備地跳過這個十二呎寬的空間，前腿被木板擊傷，頭則撞在地上。同伴大吃一驚，繞過開口的空間，扶他起來，送到房間；而安德弟兄則不出一語，同伴不勝納悶。一位老人怎能跳過這樣的距離？他心中想：間接的答案已經得到，因為安德弟兄剛借給他一本聖女的行傳，這位聖女多次被魔鬼拋來拋去。

安德弟兄有時用隱語講出，他曾與自己事業的仇敵邪魔肉搏：「可能有人會譏笑我們，在廿世紀還講鬼怪的事」。其實這種恐懼正是魔鬼的勝利。今人否定它在世間的影響力，不懼無備，正是敵人得逞的良機。它在普通信友前很少露形：聖人揭發它的假面具，它則原形畢露。基督和歷代聖人的史料中都有記錄，我們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聖若瑟的使徒對這類不時的攻擊並不介意，因為那正是事業成功或將要完工的標記，他可以重覆亞爾斯堂區神父的

話：「它在咆哮，好極了！它多麼笨！親自報告我，悔改的罪人要來了。」

這兩位勸人悔改的偉人，心中最感憂傷的，是人拒絕上主的恩寵。安德弟兄講到「經堂」內的奇蹟，有時嗟嘆道：「為令世人的眼目睜開，悔過自新；可惜人們看不清楚。」

他多次為共產主義而憂傷，很多人由於他而歸向上主之時，他卻遇到不可理解的阻力。一名無惡不作的酒徒，指著一位腿上生瘡而腐爛的肉塊，不時跌下的患者道：「如果你能使他痊癒，我要作一個最好的信徒。」不久，這位患者，果然痊癒，但那酒徒卻不承認那是超性的力量。安德弟兄死追不放道：「如果我使你喪失對淫樂的情慾，你就樂意回頭嗎？」那人卻擺出犬儒的作風道：「別這樣做吧！不敢煩勞。天主有足夠的天使侍候，用不著我的。」

安德弟兄與亞爾斯堂區神父同樣被人誣為發瘋，自己的善行被人誹謗。他們也有同一的日程表：安德弟兄長時間在接客室招待訪客，空檔時間就用來祈禱；維亞內神父則是誦念日課經、祈禱與聽告解。他們有一共同點，消遣活動便是探訪病人。窮鄉僻壤的一位神父由於聖德的美名引來了成群結隊的人們，而我們修院的守門人也轟動了整個北美洲。

民眾的讚譽聲中他們都報之以謙恭的微笑。雖有主教跪在他的足前，安德弟兄仍自稱為聖若瑟的愛犬，請人為他的回頭祈禱。二位都保持著內心的謙德；膽敢侵犯者，就認為

侵越上主的權利，因為一切美善都是祂所賜予的；有人不願祈禱，只依賴眼前的安德弟兄，反而招致他的大怒。

二人都會隱藏自己的善行，用一種雙關二義的笑語應付過去。但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如果有人尋找他們的東西當作聖觸時，亞爾斯的神父便會大笑這類人的愚蠢，再不然就如黃金一般提高價錢，增加他施捨所需的資金。如此出售了自己的衣服，頭髮及口中最後的一顆牙齒。而安德弟兄則完全相對，絕不讓步。如懷疑有人圖謀不軌，便大加申斥。

基於聖善的理由而採取了相反的對策。一位是為協助愛德的工作，另一位則基於謙遜的理由。

亞爾斯本堂神父所講的神學重心，就是誠命最大的一條：天主為愛而造化並救贖了世界，我們為得救也只有還愛天主。這也正是安德弟兄教訓的撮要。二位都沒有口才，也不講究修詞，但他們的言語可以直入人心。安德弟兄問一位訪客道：「你愛天主嗎？」那人半吞吐地答道：「愛啊！」「你怎樣證明你的愛？例如你多久領一次聖體？……每一個星期，或每月一次？」「有機會就領，不夠嗎？」「若你有一位知心好友，是否要等幾個星期，或幾個月都不去見他，表達你的友誼，透露你的心意…耶穌為救我們死在十字架上，你為愛祂做一些犧牲嗎？…噢，只要我們真愛天主！」

講到這裡，他的老淚已經縱流滿面了。好多聽眾由於他的言語和表情而大為感動，將自己的悔改歸功於這位好弟

兄：「我來求他一種恩惠；他對我講天主的愛，使我大為感動，令我對教會的觀點完全改變。你們可知道，人們能夠在大罪中生活，整年整月而不自知；我現在已經了解信友的職責，我要天天早晨去領聖體，並使我周圍的人去愛天主。」

如此安德弟兄使好多基督教徒、猶太人、著名的馬松黨人皈依正途。他很少講到發生的奇蹟，只描繪協助聖寵進入人靈的技術。

以下便是千萬件皈依事件之一：聖母書院的一位校友，離開教會已廿多年，重病在床，所有勸言一概不聽，家人在絕望中來見安德弟兄，他設法用天主的愛網，撈起這個失落的靈魂。「他既然不願見神父向他提一提舊日的同窗、老師，和那個學院的守門人，問他願不願見我？」計劃成功，他讓安德弟兄來見我，弟兄低聲道：「你該準備死亡了。不要怕耶穌。右盜的罪不比你少，已經得到寬赦……。」他又解說天主的仁慈，耶穌的苦難……道：「現在還有時間，見一見神父吧……。我給你一個聖若瑟聖牌……。」

病人已灑灑落淚，並許下接納他所介紹的神父。安德弟兄為小心起見，還告訴這位聽告解的神父：「不可操之過急，也不必太嚴苛……。」

為征服人靈，安德弟兄常是有求必應，樂意奉獻自己僅留的風燭殘年。他能透視人心的隱秘，有時叮囑人在九日敬禮前要告解，但若遇到的是好教友，他便不講這些話。

一個陌生人來求他醫病，受到他訓斥：「你為何讓豬走進房內？回去先洗潔你的靈魂，妥當告解。」又有一個陌生人，大家都不認識，安德弟兄向他們說：「他不存好意，天主不會應允的。」

安德弟兄的一位好友，在底層聖堂旁邊的原始小室內，看見一個盲者嚎啕大哭，上前去對他說：「朋友，要信賴，哭沒有用。」「我雙目失明，從老遠的地方來，祈求治療。」「你有沒有去見安德弟兄？」「我去過了，他教我進堂念經，我也做了，毫無效果。」「再回去見他呀！」瞎子去了馬上就出來，毫無所獲。安德弟兄的友人隨後進入接待室問他：「那個瞎子又走了，怎樣還沒有好。」「你認識他嗎？」「不認識。是外來的。我見他哭，所以教他再來見你。」「放心，不會好的，他與別人的妻子同居。」「他告訴你的嗎？」「他不會的。」

如此安德弟兄無意中透露了他辦別人心的能力。一個青春少女來見院長神父道：「我的哥哥要結婚，我們五姊妹全靠他維持生活，父母都已去世。請為我求聖若瑟改變他的主意。」「你該去見安德弟兄。」她去了，但又不好意思說明原意。「我來請你為我們祈禱。」「有甚麼特殊意向？」「照我的意向。」她走後，安德弟兄自言自語道：「怪事，故作神秘。請我照她的意向祈禱。但這意向並不見得好，她哥哥不能為她而不自謀前途，他有權利去結婚呀！」安德弟兄有

時對一些訪客不太客氣，聖維亞內也有同樣的作風：罪人們受到他熱情款待，而一般村姫回去時反而心有餘怒，好多求恩者也批評安德弟缺乏忍耐。

關於這一點，有兩件小事可供大家參考：安德弟兄在接待室正同一位朋友談話，一位女客突然進來喋喋不休，解釋自己的困苦。安德弟兄三次想插口說幾句話都不成功，最後下定決心道：「你若不聽我講，你自己去找天主辦理吧！」女客退出，安德弟兄對朋友說：「如果她忍得下這口氣，她的祈禱就可得到應允…。」又有一位女客，多年來患著炎腫性風濕病來求治癒：「安德弟兄，我病得很厲害。」「不會，妳並沒有病。」「有啊！我來是求你治癒的。」安德重覆說：「我對妳說，妳沒有病。」那女人本來想要再辯，但不敢作聲就退下，說也奇怪，幾個星期不能起床，今後卻再也不痛了。

好像亞爾斯的本堂神父，安德弟兄常是極力反對不端的打扮和暴露的服裝。聖維亞內為一個年幼兒童的死亡而歡喜道：「有福的母親…有福的兒子，不需要長期作戰了…。」

安德弟兄則具有同樣的心情，有時治好兒童，有時卻好像硬起心腸對哭泣的父母道：「你們不曉得他將來的遭遇；他可能更使你們傷心。你們最好看到他早死而升入天堂…如果他獲得痊癒，我甚麼都不管了。」

安德弟兄也同聖維亞內一樣，對成千上萬訪客所發出的

勸言，都含有天上的智慧。他們對人靈的影響力很相似，而他們的內修工夫也很相同；他們都是長期默想救主的苦難，常常祈禱，在各種困擾、憂慮中，常能結合於主。

亞爾斯本堂神父常講天堂的幸福，有時含淚歡呼：我們要見到它，我們要見到它…。安德弟兄好像已經生活在天上，一講到它，就不禁流淚，他求天主賞給他與天堂聖人們同樣的精神。

兩位都深信，現世的生活不僅是準備來世，也不是以廉價買到升天享福的權利。他們都認為今生已是來生的前奏。他們自認是天國的子民，在現世都好像不適合水土的外方人一樣。依多瑪斯派的講法，他們仿效基督的精神，已習慣於天上的生活方式了。

他們同一步調，同一風度，我們不能一一盡述。兩人都有天賜的弱點：聖維亞內對聖人下的定義，也可以放在安德弟兄的口中：「一層皮包幾根骨頭」。他們好似弱不禁風，其貌不揚，體格短小，除掉被釘的基督外，甚麼也不知道。

天主妒愛自己的光榮，所以特選弱者去工作，使他們找回亡羊，包紮他們的傷口，醫治肉體，好使靈魂悔改而得安慰。自古以來，使徒的歷史常在重演，加利肋亞的貧賤漁夫，奉派去征服世界。

第十三章 生命的末期

大體說來，我們已簡略地看出他的生活和工作，十分相似亞爾斯的本堂神父。現在應該看看他生命的末期，最後幾個月的表現：枯瘦的面孔加上一對細小而有神的眼睛，與年輕時一樣的純潔，兩唇間露出他永恆的微笑，聲音微弱而尖銳，稍帶顫動。要用力伸直他的上身以校正他的駝背。

他已超過九十歲，已經一年多，不再經常接待訪客，不過還不斷到「經堂」去，他的健康已經一日不如一日；每星期三和主日，才到接客室去。他曾詼諧地說：

「我該到我的接待室—『劊子手』室（Bourreau）（法語改變一個音，意思就不同了）去。」在幾個鐘頭的見客之後，他又微笑地說：「又過了一天的煉獄。」

夏季他會到親友家休息幾天，在此安祥的寧靜中，常向招待他的人們描述天堂的幸福，但是他死而不已的獻身精神，促使他付出最後的精力。一次探病回來幾乎不能站立，幸有作伴的友人扶助他才不致倒在地上。心部的劇痛不時發作，但痛過後他又要出去勸人回頭或為人治病。修會的上司見到他衰弱的情形，深望他的夢境成真，在他死前完成大殿的工程；但是很難完成，只有信德才能除掉一切困難。

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大殿工程會議時安德弟兄提

議，把聖若瑟塑像安置在大殿未完成的牆壁上。當天午餐後，我們到原始小堂作一簡短的祈禱，大家一齊出發，一邊唸玫瑰經，一邊爬上崎嶇的山坡，方可到達大殿。安德弟兄也勉強跟著大隊，但體力不支半途中止。大家都為他擔心，只有信德鼓勵我們。大家在想：大殿快要告成，而它的開創人將不久人世了……經過水泥的階梯我們進入殿內，宏大的規模，巨大的柱石，確實驚人，內部滿是鷹架，只有幾處可看到天空。

好不容易走到來日祭台的地方，把聖若瑟像放在那裡。我們一邊唸經，一邊驚奇工程的浩大。事後看來，他老人家一定受到啟示，建議我們去這樣做，這正是四十年前歷史的翻版。那時他斬荆闢荒把聖若瑟像放置在凹凸的岩石上。

這樣由於同一的信賴，經堂的工程繼續進展，無法避免的難題一一化解。市府的准許證批下來了，借款也已簽約，已故的建築師也有新人繼任，且將所有的圖案加以改善。

我們的老人又堅決要求他每年的美國之行，一則為拜訪那裡多數的友人，二則也是為籌募建堂所需的經費。回來後好像健康轉好，心志爽快；當天晚間他乘無人在場，便把幾支拐杖與其他病人曾用過的支架送到底層聖堂的後邊，這是他的旅行時，所有病癒者的感恩紀念品。

不過，他已感到自己的終期不遠了。十月間，他對刻像的 Cartien 說：「大殿的工程可以繼續完成。我已無用，可

以去了。」一位同會修士在聖誕前幾天向他說：「大家都說你要見到大殿的落成。」「我從未講過：我要看到它落成。」

聖人們很少見到自己事業在現世的成功。安德弟兄會例外嗎？我們馨香祝禱，他能活下去見到大堂的開幕。聖誕子夜彌撒，他跪在祭台後邊的跪凳上，兩手抱著自己的頭，與上主交談。因為體力不支，第三台彌撒未完時，必須返回房間，面部仍帶著喜悅，他定會想到一兩年後的聖誕節將會在大殿慶祝。他口中唱：「上主，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吧。」

離開聖堂，他對送他回房間的同伴道：「我要做的都做了，事業已不需要我了。」晚飯時，在經堂開始時就協助他的一位朋友向他說：「又一次的聖誕節過去了。」「為我恐怕是最後一次了。」「但經堂還需要你哩！」「一個人在世上行善功，但比起他在天上要做的，就不算甚麼了。」

第二天一位朋友用車送他回家，經過聖洛倫醫院，他將在那裡去世，他無意中講道：「這裡真是一個安息的好地方，病人們在這裡可以妥備善終。」我們知道他從未住過這間醫院。

當天晚上，使他致命的胃炎再度發作。他自幼即患胃病，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待到卅一日，人們把他送到聖洛倫村的醫院中。離開會院時，面色蒼白，手足顫動，臥在擔架上，修女們細心地把他包裹起來不致受冷，他

還開玩笑道：「是否送我到北極去？」到了醫院，病勢又一次發作，他已疲倦不堪，對一位護士修女道：「全能的天主就快來了！」

不過還要再等三天才可到達終生所愛者的身邊。三天的病苦不停地打擊他，而他仍保持面部的微笑。有人問他：「為何不求聖若瑟醫好你？」這時醫療了好多病人的他卻答道：「為我沒有辦法了。」

如此一直到死保持清醒：快活、微笑。人們每次為他服務，他都滿心感謝，好像不覺自己的痛苦。對探訪的人常是快活地招呼，不得已要叫護士修女，修女來到他又說：「又是這個老討厭鬼來打鈴叫妳。」

一支手臂已經癱瘓，時時劇痛。他嘆息道：「我這支手是個共產黨，他恨我……很可惡，它跟我作對。」有人問他：「你很痛苦嗎？」「不錯，不過感謝好天主，賞賜痛苦的恩典，因為我很需要它。」以感恩的心接受苦難，這是他一生宣講的，現在他卻一一履行直到死時。幾年前他的妹妹病了向他說：「醫治我吧！你知道我痛得要命呀！你治好所有的人；為我，你甚麼都不肯做！」「那不是我治人，是聖若瑟做的。不過為好天主忍耐一些吧，死前這是最好的事！」

躺在床上，院長來看他，他說：「神父，我們很少想到死亡……我求你一件事……為我的回頭祈禱吧……」他所以

接受死亡是為補贖自己的罪；但他還有一個偉大的意向，因為他不斷問人，教宗病情如何。認為世界所需要的是教宗而不是自己。我們實在可以設想王山上的老頭子，是奉獻自己的生命是為保全「永城」老人的生命。他不時在問：「我們的教宗很痛苦嗎？」

幾天以前，有朋友對他說：經堂的工程還需要他的服務。他回答道：「世界更需要的不是安德弟兄，而是別的一個人－我們的教宗。他若去了，就真要出亂子，好多大事待他料理哩！」

他也為西班牙殘酷的內戰祈禱並奉獻自己的痛苦，他不斷詢問當時的戰情；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經堂」的工程，至死不能忘懷。可是信心永不動搖，人們通知他修會方面，為繼續工程所作的決定，他曾兩次清楚地說道：「可以成功，聖若瑟的大殿定會完工。」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晚間十一時，關於王山的事業，他說出以下的話：「你們不曉得好天主為「經堂」做了多少事……。世間的困難太多了……我在這個位置上知道，我需要三頭六臂，樣樣精通：律師、醫生、司鐸……幸虧好天主時相助佑，你們看祂有多大能力……。」

他如數家珍地告訴人，聖若瑟如何醫治病人，一個癱瘓人怎樣能跟隨他去參與聖體降福，又怎樣送一個人去告解。「天主太慈悲、太美妙、太大能了！我們的靈魂何等奇妙，

那只不過是天主奇妙的一線光芒。」最後在斷氣之前，他清楚地說出：「啊！瑪利亞，慈悲的母親，我可愛救主的母親，請可憐我助佑我…。」之後，又有氣無力地呼號：「聖若瑟…」其餘的話，因聲音太弱，無法聽到…昏迷前的彌留時間，足足三個鐘頭，不斷地悲嘆道：「我主，我痛得厲害，讓我痛吧！」以後便不再出聲達廿個小時……五日上午八時，他在好多朋友與會士陪伴之下，領了傅油聖事，老人一蹶不振。修女們也不再禁止人來探訪。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將他的消息傳了出去。整整一天絡繹不絕的人群走過他的床前，多大的敬慕之情。四十年來他接待病人，而今病了仍在招待他們。

大家低首不語，滿懷敬意地用聖物接觸他已毫無血色的枯手。這雙老手曾撫摩並治癒過多少的病患。同會修士們淚珠盈眶侍立在旁，把他胸前苦像拿起讓他親吻，但病人雙目微閉好似睡眠一樣。男女老少甚至幼童，口中念經，眼中滿懷虔敬之情，熱誠地默禱：「我的安德弟兄，升天後紀我一念！」

好多人家在這個主顯節前夕毫無慶祝氣氛，大家都在聽收音機報告老人在醫院的消息。有的家人跪地祈禱：「聖若瑟，留住我們的安德弟兄。他曾治好爸爸、媽媽、妹妹、兄弟、朋友……治好了我。」好像他們的親人在彌留時期一般，他是大家的朋友和恩人，所行的奇事豈止千萬！

病人房間，幾位友人與會士跪地祈禱……底層聖堂的後邊，工人們連夜鑿石，準備墳墓，鐵錘之聲由山壁折回，更感悲慘。希望似乎微乎其微，不過，大家仍是希望他不會死，他一定要見到大殿的竣工……但我們仍要準備一切工作，以防萬一。老人在醫院已奄奄一息，一有空暇我們便到聖洛倫醫院去探訪，可惜每況愈下，醫生們聲明只有幾小時的生命。

我們還記得四年前他患肺炎時，大家認為他快死了。醫生說：「我可以說還能有千分之一的生機。但話又說回來，這是安德弟兄，我可不敢預卜。」

那場病中，有一夜他一人在房內，一位好友留在隔壁房間以便隨時照應，忽聽到鈴響馬上趕來，病人神情驚慌，發音困難。「我應當是作夢，但又說不定是魔鬼掐住我的頸部，想把我窒死……我很不舒服，心部很疼……你可知道，我們有權要求死亡，好早見天主！」

在他的請求下，他的同伴用聖若瑟聖牌摩擦他胸部，又對他說：「我想可以要求死亡，但不必著急。安德弟兄，我們還需要你呀！我作夢見到天堂。」他於是照弟兄常講的一套，信口開河地說天主的光榮如何眩耀奪目，天使、聖人、聖女、聖母瑪利亞、聖若瑟，如何光彩四射……「聖若瑟旁邊有一個空寶座，我大膽上前問道：這個好座位是為誰保留的呀。」聖若瑟答道：「是為世間我最好的朋友。」「怕不

怕被別人佔去？」「不怕。我把他的名字寫到上邊去了。你走近來看看。」「你想我看到甚麼？」安德未想到他開玩笑，心平氣和地答道：「你說出來吧，我想不到。」「我看過那……寫的是安德弟兄。」「別這樣開玩笑。我惟一的希望是作聖若瑟的一隻小狗。」「是啊，聖若瑟的小狗叫得很響，全世界都可聽到。」提到這一件趣事，為維持我們一線的希望，或者天主還樂意留安德弟兄在世上，賞他一個長壽的奇蹟。

幾位朋友和經堂的同事仍徹夜守在床前，希望只是希望，而病人越來越弱，眼看就廿個鐘頭了，病勢不減。十一點半時，大限已到，呼吸好像停止了，大家共念送終經文、臨終禱文、聖若瑟誦等。

不一會兒，病人又恢復生機，又開始喘息。天主真的給我們留下可愛的安德弟兄嗎？一場虛望，呼吸又低落下去。半夜後十二點半，最後的掙扎，大家又開始誦經，誠心祈禱。十二點五十分已是一月六日星期三的凌晨，病人停止了呼吸。

禮儀的經文：「我自幽谷呼籲上主」，並不適合我們當時的心態，無意間大家唱出了「我的靈魂頌揚上主」。瞻仰他死後祥和的面孔，我們伴著天朝諸聖同唱「讚主詩」；我們相信聽到耶穌對忠僕的安慰：「我父所祝福的，來吧……因為我生病時你來看顧過我……。」「主，甚麼時候呀？」

「每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第十四章 凱旋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主顯節，上主選定的一天，為顯揚自己忠信的門徒，安德弟兄。同時，是當年的第一個星期三，第一個奉獻給聖若瑟的敬禮日。

「安德過去了！安德弟兄過去了！」這一悲痛的呼聲響遍了每家每戶，傳遍整個美洲。基督教徒和無信仰的人也都感到惋惜，這位善翁已死。在聖洛倫村的小醫院中舉喪用的銅像已鑄成，心臟切除的手術已做過。雖然要停放一個星期以供信友致敬，但由於尊敬並未施用防腐劑。馬上就有很多人擠進醫院來，當天下午運返「經堂」，當時天氣寒冷異常。同會的伙伴與朋友們靜默護送，只有聖洛倫村教堂與舊書院的哀鐘，告訴大家殯儀已經開始。行至王山附近，大批民眾跑下山來加入行列，形成一支盛大的凱旋隊伍，浩浩蕩蕩的進入「經堂」的底層教堂。安德弟兄的遺體便安置在他畢生所建的聖堂之內，對著正門口的側堂之中。

氣氛猶如天堂……群眾在遺體前高唱謝主曲，但聖堂的主任亞伯高希努（Albert Cousineau）神父，以激動的心情略述了天主忠僕的事業與最後病情的演變後，哀哭之聲才壓過大家的悲泣。……簡樸木棺包上一塊黑布，教友們滿懷敬意爭相前來，整個星期未曾中斷。

各主教及社會名流的致哀電訊，紛紛送來「經堂」；各修會也都有所表示。美洲各語言、各宗教的報紙也都用大張的篇幅登載安德弟兄逝世的消息，好像比國喪還重要得多。

雖然時值嚴冬，風雪齊作，加上冬雨薄冰，致哀者並不因之稍減；靈柩前大排長龍，個個爭先要目睹這位民眾的好友，用聖牌、念珠或苦像去接觸他的遺體。夜晚自然不會擁擠，不過堂門要整夜打開無法關閉。

一月九日星期六，天降冰雨好似傾盆倒瀉，街道上雪塊被水沖散非常難行，遺體送往蒙市主教座堂，致哀的群眾徒步跟隨，偌大的座堂亦感到擁擠不堪。雖是「亡者」彌撒其中也充滿了欣慰，簡直可以稱為復活節的歡慶。那是不必求而已蒙應允的祈禱，大家已經遙見死者的光榮與永福……。

最後禱詞剛剛唸完，群眾已爭上前去向靈柩或遺體致敬，外面烏雲也開始消散。由男女老幼組成的殯儀隊，雖被寒風所襲擊，縮頭縮腦，但還是毅然徒步出發，跟隨這位愛護大家的窮苦老人，不顧一切邁向上山的街道直達「經堂」；在那裡已經卅三年的時間，他吸引了無數的民眾。

上山之前在聖母書院稍作停留，靈柩打開停放在他四十年作守門人的工作地點，圍觀的盡是頭髮蒼白的老人，同會的同伴；有的曾幫過他開闢登山小徑，有的曾操聖若瑟的行業幫助他建造最初小堂，還有的在他困苦的時日在旁鼓勵過他。個個到場追憶往事，都為他們的伙伴感到驕傲。書院校

友一個個前來致敬，代表著幾代認識守門人的校友……。

現在是修士最後一次登山了，他以前豈止千次登上這個山坡。探病返回，醫病之後，勸人悔改，聽人訴苦……而今萬籟俱寂，永恆的安息，長期的休假，不過對人類的仁愛工作就此止息嗎？

遺體仍擺在側堂中央，周圍放滿感恩的紀念品，病者痊癒後所用過的拐杖或醫療工具，訪客愈來愈多。

主日，出現無法描述的人山人海，蒙市的車輛好像都朝著「經堂」開來；全加拿大和美國的火車，送來千千萬萬的教友，都想最後目睹一次這位聖若瑟的使徒。估計十萬多人，全集在聖堂附近，偌大的廣場上都是人頭，成為名符其實的人海，又像大塊吐穗的麥田，遠遠望去又似無數的花束聚在一起，簡直就成為一片花叢。

這種空前的場面日夜無間，直到星期二。有的等待四五、六個鐘頭不等；所求者只是一秒鐘，接觸到亡者的腳部。室外就像退潮前來的海水，雖在蠕動而毫不前進。不過在教堂內還是兩人一排地在棺前行禮，每分鐘一百至一百廿人的速度。病人、盲人、各種患者，甚至一位垂死的病者也用擔架抬來；大都高聲祈禱。遇有奇蹟式的痊癒更是興奮如狂。

這種感人的場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後代的人一定認為是稗史小說不會相信。連高棣（Gauthier）主教都不會想

到。法國一位貴賓向主教道：「人人都講安德弟兄，他是何許人物？」主教答說：「這是一位上主的人，到他死時蒙市一半的人要走過他的棺前去致敬哀悼。」

世上有過不少著名的聖人，但沒有一個在屍骨未寒時即得到這種凱旋式的公認。颶風式的崇拜，時時會有，但都比不上這位謙卑人的死亡所引起的激動。頓時間，整個城市好像被風吹起的海浪，一起衝向王山。大家公認是這位亡者的聖德，就像他已被列入了聖品而向他致敬。

多少人低頭悔改，未曾及時相信，良機不再而失之交臂。寶物在手不知器重，喪失之後才感到惋惜。

聖人的生平等於耶穌生活的副本，都該與他相似：有生之日大多不受人的認同。有時受民眾稱譽，但多次被一般清高人士－法利塞或撒杜塞人的徒弟－反對或輕視。我們知道，聖女小德蘭在自己的會院中無人看得起她，聖伯爾納德被村人認為是幻覺者，後來入了修會也未受到尊重，但死了以後，天主才打開人們的眼睛。

就像基督的時代，只有無知的小民才認出他的聖德。安德弟兄死了以後，在所謂知識階層中，由於民眾的輿論才開始被認同。一位記者自述道：「好多人自作聰明，不為安德弟兄所愚弄，我便是其中之一。如果連他的遺體都未參拜的話，我將遺憾終生。」

安德弟兄的言語榜樣像撒入人心的種籽，現在才開始萌

芽。他的祈禱和犧牲，並未落空，他推行的敬禮曾受人攻擊被人誤解。他曾視惡如仇毫不容忍民眾的假敬禮。他曾自願斷屍千段也不願見到自己的民族盲從殘酷的共產主義。這種勝利便是他使命的成功。加拿大的每一角落，甚至全美國，都見到他是天國的播種人。在他墳墓前棄邪歸正的人群，便說明了他事業的成功。

多少人只為好奇尋找刺激而來，在此深深感悟，發現自己的生活，不合乎基督信徒的名份，對上主關閉而倔強的心靈，因而回到上主的愛內。告解亭內的幽靜安祥，等於主愛的大網，網住一切悔過的心靈，不僅在「經堂」內，在全城各聖堂內，都有許多人因自新而重生於主。

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可以體會那種熱烈場面的偉大動人。生活在那種引人入勝的時代，耳聞民眾不休的喧噪，才可看出那種牢不可破的信仰力量，無數的人淚珠盈眶，泣不成聲。

這發自內心聖德的崇拜，並非無根的宗教狂熱所能維持，而是出自愛主的真情，為他而做出完全且絕對的奉獻。這種見賢思齊的高尚思想任何人都不例外，無信仰的人也是一樣，只是有時因仇恨或不滿能使之窒息。基督神國擴展的阻礙，是太多的冷淡信友給人們一種錯誤的觀念，好像毫無生氣的宗教。其實真正的天主教會，基於美德、正義和犧牲，應是惟一能征服人心的宗教。我們應以祂的效果，和那

些遵循祂福音生活的人，去審斷它，這樣的理論可使更多人走上得救之路。教會歷史中有成群的安德弟兄，由於他們的善表而歸化了許多的人。

一位知名的歸化者寫道：「如果說教會曾保有永久勝利的許諾，不如說歷代都有許多聖人使他戰勝。」誠心誠意的共產黨人日夜憧憬的美好遠景：現世短暫的享受，世界的大同等，尚能使他們為了這一高尚的目標而自我犧牲；為了永恆的幸福，無上的享受，豈不更能鼓舞人心嗎？安德弟兄日夜追求的：就是永恆而無限的幸福，惟有這一持久的幸福才可滿足我們的心願。」

星期二早晨，死後第七天，為使不能擠入教堂的人也能看得見，殯葬前，遺體由正門移至堂外的平台上。在堂內蒙洛力埃（Mont-Laurier）教區的利茂曰（Limoges）主教主持殯葬彌撒，但毫無致哀的氣氛。有人曾建議用白色祭服和花飾，好像慶祝聖人一樣，未被接納。古壁市的樞機主教維耳那夫（Villeneuve）在「告別禮」前對上主的僕人大加褒揚：「教會對自己的子女，不論有何聖德美名，都要我們為他們祈禱舉哀，求主赦免其生前一切人性免不了的過失；並禁止我們越權，聲明某人的英豪聖德，或直升天堂。我們尊重聖教會明智的措施，不過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我們在舉行服從的慶祝。」「在聖若瑟的使徒安德弟兄的墓石上有三句拉丁文：一『貧窮』：你們來此，多次見到一位微小的修

士；二『僕人』助理修士：在修會中最低的等級；三『謙遜』；他自視不高，從未妄想自己事業的偉大，他作夢也想不到他能吸引這麼多的人來。」

「講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想起還有一位隱蔽謙下的窮人—即瑪利亞的淨配聖若瑟，上主選他保衛自己母親的童貞，並庇護自己聖子的天主性。請看聖若瑟所選的人，不但為建造這座大殿，尤其為近卅年來，向我們信友宣傳他的敬禮。」

「自安德弟兄到聖若瑟，我們更可直升到基督那裡；祂自卑自賤，自天降下，誕生在馬槽內，為救贖世界。這就是我們基督信仰的真義，謙德的實踐。謙德實在就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正是我們這幾天所慶祝的奧蹟，為容納幾十萬人這座大殿也嫌太小了。」

「你們世上謙卑的人，勞苦工作的群眾：回到你們的工作崗位，回到你們的家園要記住基督謙遜的教訓。你們可以將這道理和其他一種許下烏托邦地堂的學說比較一下。由於追念今天的亡者，你們可以學會愛德，並加強你們的信仰，和對永福的希望。今天我們為主的忠僕祈禱，我們心中應注意他遺留下的教訓。」

「你們就要返回每日的工作，舊日的痛苦與辛勞。請深思一下上主對貧苦人的獎賞，有那一位教會中或社會上的名流，得到今天深切感人的殯葬禮？希望天主忠僕的話，常留

在你的耳內：「你們去找若瑟吧！」

「告別禮」後，本來微不足道的一個細節，也含有它的寓意，即是不知何故大家忘掉了「請眾天使前來迎接他」的歌詠，或者是因為這已成事實，不再需要了吧！最後遺體移回原來的小堂，放進水泥的棺槨內。

民眾依依不捨，因為他是大家敬愛的恩人。兩位青年由五十哩外步行趕來，可惜為時已晚，不得一見。下午高棣（Gauthier）主教主持下葬禮，只有少數的人才得最後一睹亡者的遺容……。

密封的墳墓，隱藏了天主特選在新大陸來推展聖若瑟敬禮的鄉下人，連帶著引起我們懷念一位法國小女牧童，他也有過相似的夢境和相似的使命。伯納德·蘇比露（Soubirous）也葬在她修會的墓園中，奉獻於聖若瑟的小堂內。

上主的計劃以不同的途徑領導他們，不過仍有許多相同的過程。瑪撒畢耶（Massabielle）石洞下的窮女孩，一字不識，在這條宣佈候選中，推展無染原罪聖母的敬禮。而聖若瑟被奉為全世教會主保之後不久，聖十字會的一位卑微的輔理修士，被選為推展聖若瑟敬禮的使徒。他們的生平雖不配承擔這樣偉大的使命，畢竟他們都身體力行了，現在受到世人的景仰！

第十五章 雖死猶生

這一打破記錄的凱旋，在安德弟兄死後，仍在進行；每天絡繹不絕的朝聖者跪在他的墓旁，主之忠僕仍在接待他們，將其請求轉給聖若瑟。

他在牆壁的後邊長眠，猶如羅馬地窟牆壁中的墓穴。若是一座金玉寶石，富麗堂皇的墓室，反而與這位自謙自卑，甘貧樂道的修士不相配了。簡樸的壯觀，黑色光滑的花崗石廊上只寫著：「聖十字會安德弟兄」。

病者、貧者、絕症者，在他們友人墓前表現的信心仍在感人。不論多少人在場，他們都會跪下，前額接觸石廓虔誠默禱；有時母親抱起嬰兒放在墓上，她們的禱聲上升主前，請為我醫治疾苦，使孩子歸正，使我們找到工作……這是一般的請求。

之後，人們可乘輪滾的電梯上到安德弟兄的陳列室，其中存有他生前與死後的蠟像，並有一玻璃盒嵌入雲石柱上，保存著安德弟兄的心臟，供人致敬。

「追思安德弟兄」－在安德出殯後，一位曾與安德共事十五年，負責會客室秩序的同伴，請求「經堂」准許他和幾位較熟的友人，每月第一個星期三，來到安德墓室守墓，一小時的時間，追念大眾的友人。他預計不會有多少人；豈不

知首次集會已有千餘人到場。此後每月守墓時，大殿中水洩不通，可說他在人間的友誼永存不替。

信友們對他友誼的第二個證明，便是他們的慷慨捐獻使得「經堂」得以竣工。朝聖者有增無減，好弟兄的夢境已成為事實。「經堂」創始人死去只十個月，大家公認多年無法實現的夢想已經成功，大殿上雄偉的圓頂已屹立在王山頂上。那時修士們再次重發信德，如一年前安德弟兄所建議的一樣：「你們希望為大殿加上頂，把聖若瑟像放在敞開的牆上，他自會有辦法蓋上頂的……。」

一個寒冷的秋季下午，我們結隊進入大殿已加上了圓蓋的前方，約二百位工人，大家跪在聖若瑟像前公誦玫瑰經及聖若瑟禱文，為安德弟兄的列品而祈禱，需時多年才能完成的最艱鉅的工程，竟然出人意料之外，一年內已經完工了。

依照修士的希望，在山上的苦路業已做成。安德弟兄死前不久曾因一時的開心對一位友人說：「山上的苦路將使多人歸化，我想比在聖殿內歸化的還要多哩。」

一位藝術家就地施工，使行路曲折，以便使人觸景生情，憶起救主的登山之路；一片不規則的山地滿佈荊棘野樹在保護野生的原則下，開闢一條迂迴的路徑好似一座不同樹木的林園，秩序井然一簇簇地分開。

彎曲的路旁滿是橡木、楓樹、樺樹，好像故意種在那裡的一般，偶而夾雜著幾級石階，使人不覺太陡的路面。有時

也有山石出現作為點綴。一條窄路盤旋而上，終點高聳著三座白色的十字架。隨著雕刻家的進度，每年都有幾座巨型的石刻代替了木製的十字。物質方面的進展很快，比較之下，反而使精神方面的成就感到遜色。

現在人們開始領悟這位輔理修士的生平，又漸漸了解他是如何全身奉獻給自己貧病的弟兄們，死亡消毀了他輕微的弱點，反而顯明了他正常的面孔。大家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他因內心喜悅而外露的微笑，和他提到救主受難時面容歪曲苦痛的表情，和他提到聖若瑟或天堂時的笑逐顏開。

任何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奇人，廉潔無私，一視同仁，社會的福利家，開創一座雄偉的建築，吸引了千百萬人前來參觀。但是骨子裡只有以活潑信仰的眼光方可透視到，那是聖神在他身上的妙工，也就是基督徒理想的實現。他永不會了解我們的敷衍或將師傅的道理變質的伎倆。他是一位忠實的信徒，不走同流合污的大眾路線或潦草塞責。他正式接受福音，一字不苟，不理會隨波逐流的群眾。

他的一生忠直單純，以上主為重心。我們如要實行主的整套教訓，可拿他的作風作模範，尤其在我們的世代崇尚恣肆、沈溺現世、追求錢財、盡情享樂、貪求快速、只求物質的佔有和表面的信仰，實際上已忘記了上主。

我們在製造一位時尚的基督，就像猶太人等待他們夢想中的默西亞一樣：這是安德弟兄生平所最反對的。我們將財

富、娛樂、運動、戲院、食品、飲料，視為標準的朋友，卻忘記了真正的救主，是飽受譏笑鞭打而被釘死的。希望升天國的人，應依照這個模型塑造自己的人生。

福音結出的鮮花已放在我們的眼前，為我們是何等的幸福；我們卻往往把幸福視同不可一讀的書，和毫無意義的教訓。安德弟兄則是一個活生生的模型，正如伯給（Peguy）所寫：聖人的工作就是：

「少數的聖人在前邊走，一隊罪人跟在後邊，這便是基督徒的團體。幾位牧人在前走，大批羊群跟在後面，這便是基督徒在現世的遊行。」

安德弟兄的生活與工程喚醒了這一精神的需求—超越的聖德。同一需求促使巴勒斯坦（Palestine）的民眾追隨耶穌，同樣在每個世紀中，它使信友們走近上主的忠僕們好像磁石一樣，吸引無數的追隨者。固然，耶穌也曾叱責當時的人一只知追求物質的食糧；同樣安德弟兄也抗議人們一味追求形體的福利，不斷更正他們的目標，轉向天上的主。

參觀了他走過的紀念地，回憶他生活的環境，信友們彷彿發現了聖經高峰的峭壁可以拾級而登；與這楷模的接觸，可使人們獲益良多。在他們眼中，聖德已不再是一些空洞的名詞。因為看到現代的人和昔日的他一樣。他曾經奮鬥，堅忍地度過了同樣的一生。

死亡反把安德弟兄的身份提高，愈加使人敬仰，是否會

在信友前喧賓奪主，僕人取代了主人，死後反而盜走了聖若瑟的光榮嗎？不必杞人憂天，納匝肋的木匠對此無需有的恐懼毫不介意，因為這正是他準備了與自己忠僕的凱旋，這也是只有上主才可實現的工程。

此外，最無知的信友，也會分別他們敬禮的層次。安德弟兄墳墓上的字條，都是求他轉請聖若瑟代禱上主，俯允他們的請求……。

世人對這位小輔理修士的情感，也好像已獲得上天的默契。在這工人階級被人剝削而引起仇恨，受到一種飲酈止渴的理論所引誘的時代，耶穌喚起民眾敬禮自己的養父，工人的模範。祂有計劃地為在美洲宣揚這一敬禮，特選了一位聖若瑟的生活副本。這位沒沒無名的工人，一生交接的無非基督受苦的肢體，這與他的主保納匝肋的工人，一生照顧小耶穌有何區別？安德弟兄的使命，不但是引導工人敬禮聖若瑟，而且是以聖若瑟的模型塑造工人，實際向民眾講授勞工，謙遜、服從、愛主愛人等美德。

大家都感受到自安德弟兄死後，上天的恩寵已沛然降下，信友當中興起更新的熱潮。為解釋這種悔改的運動，就需親身渡過那些安德死後的紀念日，目睹那些每次都有十幾萬人湧上王山的偉大場面。不少人先去告罪，才去參拜天主之人的墳墓，自以為：「我本來不堪去接近他。」

有人為一生的罪過而痛哭，神父問：「誰教你回頭歸

主？」「安德弟兄死時，我不知道為甚麼要來「經堂」，我大為感動，那只有他教我離開罪惡。安德弟兄為我求得了回頭。」

如此這位卑微的修士，死而不已，仍繼續上主託於他的使命，引領教友到聖若瑟前，接近耶穌。靈魂的悔改才正是這位使徒的主要使命。在工程開始時期，他曾向一位同會的輔理修士道：「巴不得我有一位司鐸在旁，隨時洗淨來人的靈魂。他們見我後已準備妥當，但不知他們是否真的去告解？」

上主並未中止祂為忠僕所保留吸引人靈的魚餌，即因聖若瑟的轉求，而獲得的各種恩祐。安德弟兄接客室所見的奇事，也往往在他的墓室內發生。見到那麼多的人回頭改過，求得的恩典成千上萬，包括一切未曾宣佈的神恩。我們真的可以正式宣佈，人們心中早已接受的頭銜—加拿大主保聖若瑟前的聖門徒，專責領導加拿大國運的便是安德弟兄。

現在我們的簡史已近尾聲。以上所描述的真像一幅嵌石畫，由他九十餘年的經歷組合而成。我們並未依照一般聖人傳記的模型，以聖德為綱領，分別插入他的一生經歷；我們寧願跟隨他生命的曲折途徑，依照他的個性、教育程度據實報告出來。很明顯的自孩提未定性時期開始，直到老年的堅決作風，他是依照救主的肖像塑造成的。

由於文字紀錄的缺乏，又基於他的謙德一緘默，使我們

無法探尋他內心的感受與啟示。惟有基於愛德的情況下，有時他曾洩露一些超性的恩賜。為縮短篇幅，我們刪掉好多不重要的人名日期，也未加以嚴格的分析和科學的調查，只是蜻蜓點水式的擇其重點，把主題烘托出來。人像畫家最注意的是傳神，攝影師的人像是在不注意時取得的自然人像；而畫家則必須把人內心的神情描繪出來。同樣，我們也無意用電影方式按日按月寫出他的世間生活，而是揀出幾枝花果以查尋他內蘊的神修生活……。

只為我們敬愛的亡者留下一個忠實的紀念，在他墳墓上無名氏放有好多半枯的花朵，我們也以敬愛的心情，將此書放在他的墓上。

敬愛的安德弟兄，現在我們對你已有一較深的認識，我們進入你低矮的墓室中，花窗雖大而光線微弱；我們加入朝聖者群中，跪在你的墓前，你仍是「經堂」的領導人。慈祥的老人，你和藹可親的鬚髮，面色蒼白而帶微笑，體力虛弱而目光炯炯，牽引著我們民眾的心靈。好像你有生之年，人們來到「王山」就問：「安德弟兄在哪裡？」你的接客室在老年時你稱之為「劊子手」室，今天就是你的墓室。接觸那冰冷的墓石，就像觸到你枯萎的手，你仍在繼續做著驚人的工作。你自天庭施下神恩的雨露，依然作為我們與聖若瑟之間的中保。你親口說過：「人在地上做的善功，比起他在天上要做的就不算甚麼了。」這是重複聖女小德蘭的願望：

「我願在永恆的生活，就是施惠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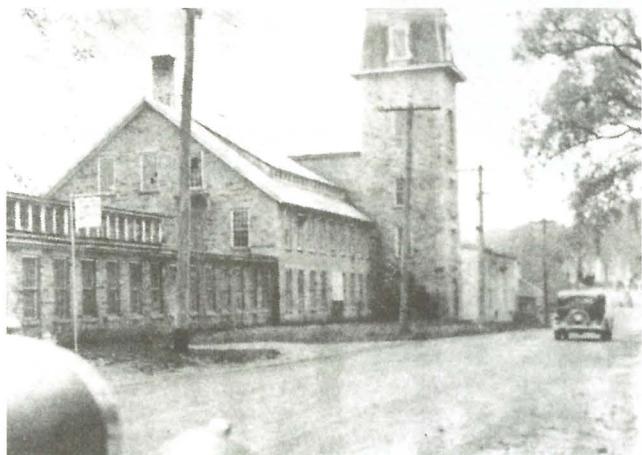
我們以熱誠的心唸出以下的經文，它是你生前死後的綜合：「吁耶穌！祢願藉著卑微的安德弟兄推廣對祢養父—聖若瑟的敬禮。求祢賞賜聖教會能早日光榮祢的僕人—貧病受苦者的好友。」

註：（一）可敬的安德弟兄已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三日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聖伯鐸大殿列入真福品，現在等待合法的奇蹟，進行宣聖的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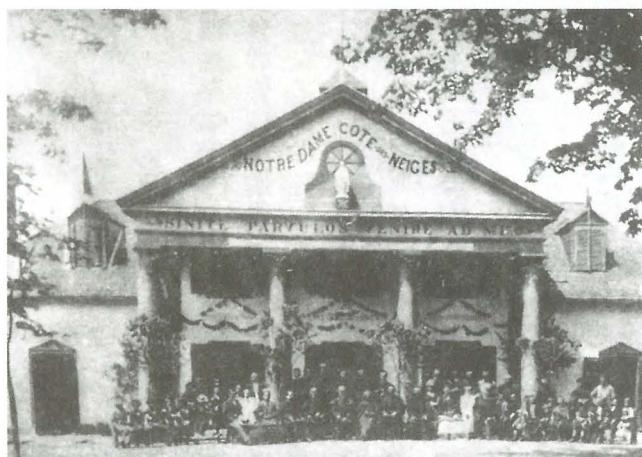
（二）法裔教徒的習慣，人們在安德弟兄死後，將他的心膽割除，用金框玻璃杯加防腐劑存放，供人瞻仰，一九七四年春，金杯被人盜走，要求贖金，聖十字會當局做出公開聲明：這只是紀念品，毫無商業價值，且一旦贖回，還會再次被竊，紀念品失蹤，並不影響敬禮，絕對不會贖回。當日民眾都認為：好安德弟兄，生前做出那麼多奇蹟，他的「心」自會走回來，不必擔心。果然幾個月後警察接獲無名氏電話：在柏街（Park Ave.）某號，有重要贓物，請自行提取，這是一座被棄的建築物，在地下室一個垃圾袋內，找到了安德弟兄的心！今日仍供奉在原處。



百塞特家族的獨居，
簡樸而親切的民房。



阿爾福少年時在美國
工作的紡織工廠，康
乃狄克州的莫沙鎮。



聖母書院的前身『美
景旅店』。一八七〇
年，安德進入聖十字
架會。同年，碧岳九
世聲明聖若瑟為普世
教會主保。



廿六歲的勤勞工人安德弟兄，也是一位祈禱的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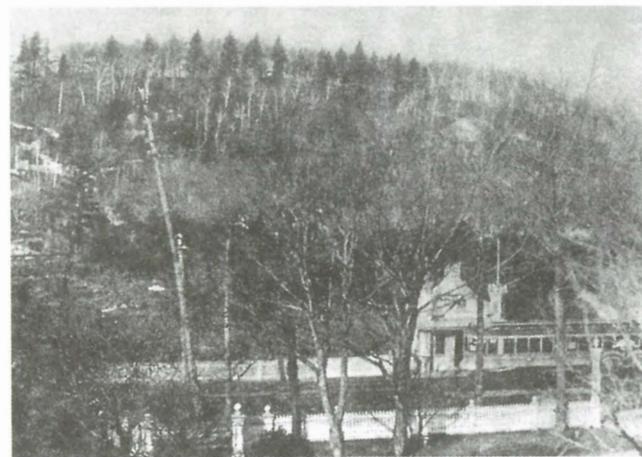
安德弟兄卅歲後開始行奇蹟。一八七八年五月九日，法文報紙曾公佈其第一個奇蹟。



安德弟兄曾為聖母院的學生理髮、醫病，並教他們熱愛聖若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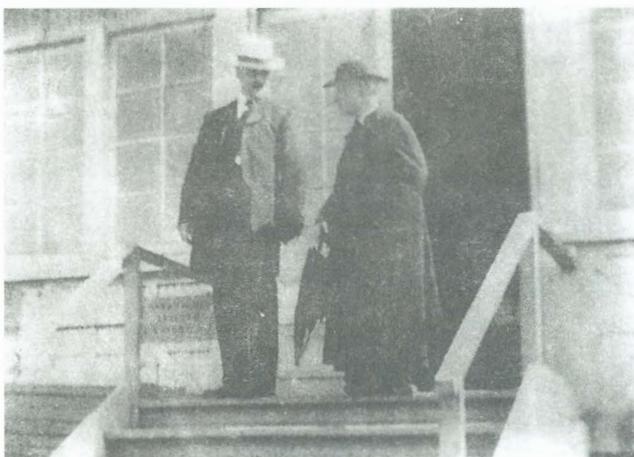
書院前的電車站，訪客在此等候安德弟兄。



書院前馬路後的荒山。



右邊站立的白髮修士便是安德弟兄。一九〇四年，他六十歲時，祝聖第一間王山的聖堂。



安德弟兄每週四次到蒙城探訪病人，大家都樂意接送他。安德弟兄的勸言常是「安心忍受痛苦，天主會賞賜你，永恆的安慰」。



經堂工程於一九〇四年開始。聖十字架修院與建築商簽約，建築一座冬天可用的小堂。



患者痊癒後將他們的拐杖等留在
「經堂」作為謝恩的標記。



安德弟兄的房間，簡陋清貧，充
滿福音中的真福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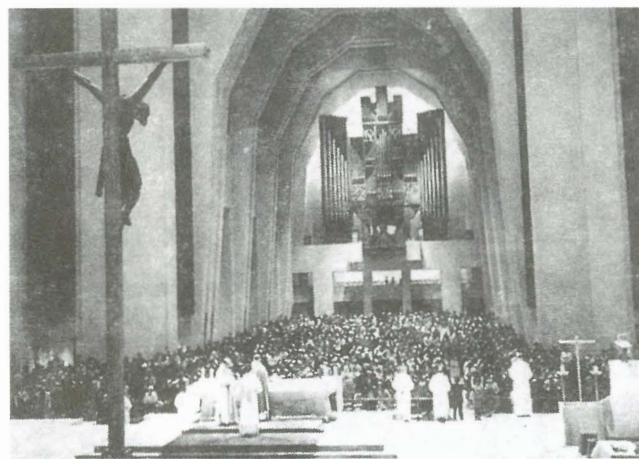
安德弟兄六十七歲時留影。他拖
著一個多病的身體，日夜為人服
務。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竣工的底層聖堂，容有一千個座位。安德弟兄常在祭台的後面，靜默祈禱。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安德弟兄逝世。群眾的朋友不見了，上百萬的民眾走上王山哀悼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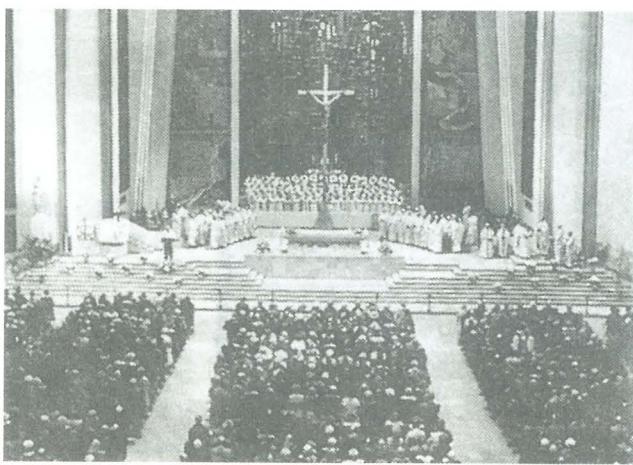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蒙城總主教開始申請列品案。一九七八年六月，教宗保祿六世正式聲明為「可敬者」。圖為教友們在聖若瑟大殿參與感恩祭的盛況。



雄偉的聖若瑟大殿屹立在王山之上。



不分冬夏，每天都有參觀的教友和非教友的人群。



山頂大殿內景。

訂閱辦法

聞道叢書，每逢單月出版一書，全年固定六本書，並贈送月曆與聖經記事日曆；此外，並依特殊需要不定期出版專書如：小品散文、靈修信仰及教育等專書。

(一) 自2001年起，調整年度訂費：

國內內：全年壹仟元。（N.T 1000元）

港澳地區：全年港幣參佰零伍元（H.K 305元），
或以等值美金計算。

其他地區：全年水路美金肆拾伍元(U.S 45元)，
航空美金玖拾元（U.S 90元）

附記：長期訂戶購買聞道書籍可享七五折特惠優待。

(二) 海外地區匯款，請註明訂戶姓名，

國內電匯帳號：彰化銀行延平分行 6419013-35849-300

國外TELEX:CCBCTWTP6402-22-62904-900

戶名：聞道出版社

或使用支票寄款時，祈勿指定固定銀行，請書寫

聞道出版社 收 Catholic Window press

(三)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名：聞道出版社

電話：(06) 214-4037

傳真：(06) 214-1148

(四) 貴訂戶如更改地址，懇請告知舊址與新址，以便檢查並 如期寄上新書。多謝支持，如有延誤，敬請包含並稍待 些。

(五) 懇請批評、指教、介紹，以推廣教會書籍，收到福傳效 果。



聞道
專書

Window Selections

跟隨羔羊

作者／費道明

譯者／

聖若望修會

定價／180元



聖女小德蘭的 神嬰小道

編作者／義大利米
蘭城聖衣會隱修院

譯者／馬永定神父

定價／350元



渴慕上主

作者／鞏德謙

定價／330元



感恩與奉獻

作者／蕭彩美

讀者翻開《跟隨羔羊》書頁，細讀篇章，必定發現全書充滿愛與真理的光輝。作者在避靜的過程中以若望福音為依據，以清晰條理的概念逐步闡明若望福音的美妙，並本著對童貞聖母的孺慕和孝愛之情，鼓勵我們效法聖母聖心的芳表，把我們的內心耕耘成為一塊“好地”；並接受天主的話，將之默存在心。本書中所流露的深摯、愛慕之情，如同曠野裡洗者若翰的呼聲，為我們指出一條康莊大道。

聖女小德蘭純樸自然如嬰孩般走向天主的成聖之道，由廿世紀著名的聖像畫家格郎弟，以十六幅壁畫，生動的記錄下來。義大利米蘭城聖衣會的修女們，在慶祝聖女小德蘭逝世百年週年紀念時，將這十六幅位於一座敬禮聖女小德蘭聖殿中極具意義的畫作出版，並由馬永定神父翻譯成中文，與讀者分享。讓我們欣賞畫作內容時自然地跟著小德蘭一起走向成聖之路。

《渴慕上主》完成於作者退休後安養於頤福園期間，所整理出一生的神修理論、生活經驗、及沈醉於天主愛的奧蹟中的見證，編著成為可供讀者神修成長的陪伴書籍。正如其會祖聖依納爵在病房中的修為，深切表達對上主的渴慕。誠摯的邀請讀者共同享有這份經驗，共同體會，這樣一位在愛主的一生中，不畏艱難始終如一的好牧人。

這部文集《感恩與奉獻》，是一位修女的自述，是一本純真率性的「自述」，完全感恩與奉獻的自述。讓我們細心感受文中作者全心將自己交付給主耶穌基督，在自己的全部生活過程中，每個細節內愛祂、依恃祂，由祂作自己生命之主宰的奉獻精神。並期望藉這些文字光榮、感謝、讚美耶穌基督的偉大，希望能激勵人向善、行善，真正活出信仰，體驗主耶穌基督的奇異恩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山奇人＝Brother Andre／白日隆著；杜寶
田譯。--三版。--臺南市：聞道，2002〔民91〕
面： 公分

ISBN 986-80123-9-2 (平裝)

1. 安德 - 傳記 2. 天主教 - 加拿大 - 傳記

249,953

91021545

王山奇人

譯 者：杜寶田
准 印 者：台南教區主教 鄭再發
出版總號：第358號
出版分號：傳記類第025號
發 行 人：鄭再發
出 版 者：聞道出版社
社 長：費格德
校 對：羅建屏/楊君婷
美術編輯：方淑莉
封面設計：郭玲吟

地 址：(700)臺南市開山路197號
電 話：(06)214-4037
傳 真：(06)214-1148
E-MAIL：[windowwp@pchome.com.tw](mailto>windowwp@pchome.com.tw)
電匯帳號：彰化銀行延平分行6419013-35849-300
TELEX：CCBCTWTP6402-22-62904-900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 名：聞道出版社

印 刷 者：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立德街26巷18弄5號4樓
電 話：(02)2225-5977
定 價：新台幣壹佰伍拾元整（NT150元）

本出版社經行政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
出版事業登記局版台業字第伍捌柒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6-80123-9-2 （平裝）

請貼3.5
元的郵票

印刷品

TO:700 台南市中區開山路197號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

請沿虛線折妥黏貼寄回，謝謝！

可以傾心於閱讀，就別輕易讓光陰虛度；

沈浸於福音的書香中，使您與天主更靠近！



聞道出版社 交心回函卡

謝謝您訂購我們出版的這本書，為使往後出版的書籍能夠製作得更好，並提高對您的服務品質，煩請將閱讀本書後的心得寄回與我們分享，落實文字福傳工作，讓基督福音能直達您的心！

【姓名】 _____ 【性別】 男 女

【電話】 _____ 【生日】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聯絡地址】 _____

【職業】 軍警 公教 學生 家管 服務業 傳播業 金融業
 資訊業 退休 其他 _____

【教育程度】 碩士及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 國中及以下

【購買方式】 郵購劃撥 現金購買 基本訂戶 其他 _____

【喜歡閱讀的種類】 (可重複勾選)

聖經、傳記 宗教、福傳 思想 靈修 社會 禮儀
 教育、心理 生活、勵志 兒童青年文學 藝術 科學
 教史、遊記 商業 其他 _____

【購買本書名】 _____

【購買此書的動機】

教科用書 題材適合 內容清楚有深度
 資料豐富有利於靈修 價格可以接受 贈送親友
 整本書看起來有質感 其他 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出版的消息？】 (可重複勾選)

基本訂戶 神父、教友推薦宣傳 教內會刊廣告 其他 _____

【您對本書的評價】 (請填代號 1. 非常滿意 2. 滿意 3. 尚可 4. 待改進)

書名 ____ 封面設計 ____ 版面編排 ____ 插畫設計 ____ 內容 ____
 印刷 ____ 價格 ____ 整體評價 ____ 其他 _____

【填寫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再次感謝您撥冗填寫的寶貴意見，歡迎使用電子郵件信箱

windowp@pchome.com.tw 與我們聯絡，謝謝！



王山奇人

安德修士 Brother And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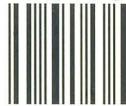
- 神修生活猶如自然界的生命，種籽需經過腐朽、折磨，才可使生命進展；還要農人的操勞，賦與水分與陽光，否則它不會自己生長的。這一生長的定律，在靈修方面並不例外；神慰只不過是偶然的機遇，犧牲本性的一切，為能在現世與天主結合，來世得享永福，這就是神修生活進展的動力。安德弟兄德行的修成也是基於這一點：他終身的痛苦之外，尚要忍受各方面的攻擊，和耶穌一樣受到他人的折磨。

ISBN 986-80123-9-2



9 789868 012394

00150



定價150元

